

No.

馬華新文藝創作選刊
筆 農 編

征 屆 劇 作 集	H. K. \$ 5.00
苗 秀 小 說 集	即 出
丘 絮 絮 小 說 集	即 出
馬 華 創 作 集	即 出

本叢書每出齊六種為一輯，
凡有成就作家，歡迎惠示稿案。



28/949, Boon Kong Rd., Singapore
TEL: 314469, 441397.

封面：
版名：王世榮
版名：征屆手稿



(171)

H. K. \$ 5.00

馬華新文藝創作選刊

征 屆 劇 作 集

新加坡文化事業公司印行

世界書局

這件受命而作之書，在當時，確是一種罕見的、新的知識的貢獻。但是，手稿的編寫與整理，也費時、費力與費錢，寫稿的人與校對的人，都是些失業的知識青年，所以原稿本上都有相當的刪改。在當時，這件書的官制，對那些持異說者，有時可能起點點的作用。在蘇聯時代，這件書的出版，對那些不承認史達林的人，同樣是起了一種反作用。但是，這件書的出版，對那些不承認史達林的人，同樣是起了一種反作用。但是，這件書的出版，對那些不承認史達林的人，同樣是起了一種反作用。

[illegible]

文藝通訊

[illegible]

展開文藝通訊運動

戰形勢，我們應當

[illegible][illegible]

馬華新文藝創作選刊

第 一 輯

征 雁 著

新加坡文化事業公司

1965

目次

米然序	一
雨夜	一
潮來的時候	二三
夜渡	五五
父與子	八五
新的課程	一一一
別後	一三九
樓上人家	一六
封鎖線	一九三
青年作家	二二九
後記	二六一

馬華新文藝創作選刊之一

第一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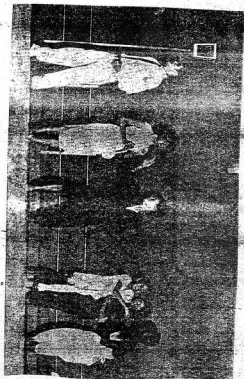
征雁劇作集

征雁著
陳哲力督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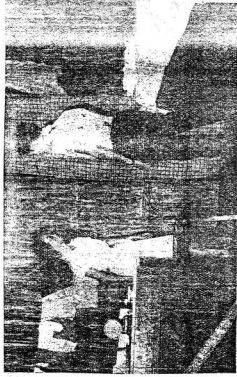
Sima Cultural Enterprises Co.,
03-A, Kallang Road, Singapore-8.
Tel: 26097

新華印刷股份有限公司承印
香港西營盤新安里十五號



「潮來的時候」劇照

1981年新加坡文化節，南洋大學戲劇會在維多利亞劇院演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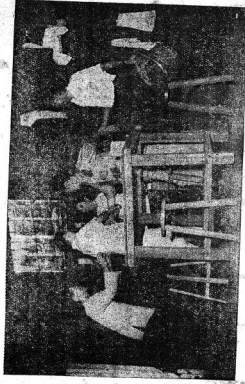
「雨夜」劇照

1957年堪樂音樂研究會演出。



「雨夜」劇照

1960年舊報印務業職工聯合會在文化館演出。



「兩夜」劇照

1960年書報印務業勞工聯合會在維多利亞劇院客串演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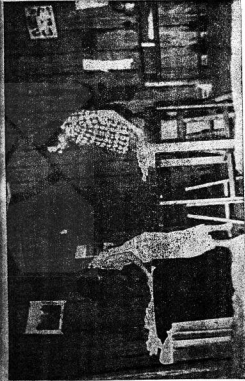
「兩夜」劇照

1961年新加坡效忠週期間在四層地區巡迴演出。



「雨夜」劇照

1966年義舉劇社住民聯合會演出



「雨夜」劇照

1961年理電製工友聯合會演出。

序

朱光潛

在馬華文壇中，征雁的名字是在近幾年來才響亮起來的，他雖是個年青的寫作者，寫作時間也不算長，可是他寫得勤，寫作面也廣，先後出版了小說集「窮途」、散文集「後方的詩篇」與戲劇集「夜渡」、「封鎖線」等。在他的作品裏，不難從其字裏行間發現一股年青人的熱情和勇敢，就憑着這股熱情和勇敢，征雁曾許下這麼一個心願：「我希望自己能在暮色蒼茫的窮途中找到一條新路。」（見征雁著小說集「窮途」題記。）我們因此對他懷着不少希望。

本集所收的幾個獨幕劇有一個共通性，就是很少為效果而追求效果，而是讓生活本身在舞臺上發言，抹着明朗的生活色彩，依曹禺的說法，便是「用多少人生的零碎來闡明一個概念。」

但是，有着豐富而現實的題材，但技巧無法完全容納和表現它們，實是美中不足的。征雁在處理這幾個獨幕劇時，總希望能提出很多生活現實，於是帶出了很多人物，

例如「潮來的時候」、「夜渡」和「樓上人家」便是如此，要在那麼短的獨幕劇裏，讓那麼多人物登場，敘述那麼多個故事，是很不容易動人心坎的，因為讀者（或觀眾）還沒有對各個人物的性格深入了解時，幕就下了，於是人物形象所要引導出來的主導思想不免隨之淡薄了。

無論如何，這是一部很帶感情的集子，濃烈的哀傷，鉅痛的淚水，雨夜的呼喊，一切的生活語錄和動人的結尾，都使人多少能理解作者所要闡述的「一個概念」。

在馬華文壇的全部劇作者中，有相當部份是文藝工作者，他們多缺乏舞臺知識，而這又恰恰是一個成功的劇作者所必須具有的先決條件之一，當然這不等於說文藝工作者就不能成為卓越的劇作者，問題的關鍵是在於文藝工作者如何進一步和戲劇或劇藝組織搞在一起甚至參加工作。日前，征雁已遠赴日本從事戲劇方面的深造，筆者謹此衷心遙祝他學習得好，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他日為馬華劇壇放一異彩。

一九六三，十，廿五。

雨夜

時間 此時。

地點 馬來亞的一個小甘榜。

人物

王山叔 五十歲，肺癆病人。

王山嫂 四十五歲，洗衣婦。

王大海 二十五歲，山叔之長子，失業者。

王大智 二十歲，山叔之次子，高中生。

王秀蘭 十八歲，山叔之女，初中生。

李又來 三十五歲，屋主。

鍾得民 二十歲，流氓。

其他 巫醫，華探各一名。

佈景 一個貧苦人家的小廳，佈置非常簡陋。

正壁有個窗，窗外樹枝低垂。窗邊的竹竿掛着一些未乾的衣服。窗下置茶几、鞋架等。

左壁臺裏有道門通外，臺前一張幾衣桌，壁上有個小窗。
右壁是一間房。臺裏有條過道通廚房，房門接近過道，門簾低垂着。
舞臺中有張木桌和幾張木凳。

幕啓 近晚時分，大雨將臨，屋子裏一片陰暗。晚風吹起了窗簾，只見窗外的樹木在

迎風搖擺。大智伏在桌上趕作功課，秀蘭則忙着熨衣……

蘭（抬頭過來）二哥，你還是休息吧！光線不足，會弄壞眼睛的。

智（剩下最後一題了！）（伸個懶腰）唉！這些大代數實在不容易，搞得我頭昏腦漲。

蘭（很難開口似的）二哥，你還有錢嗎？

智 只有幾毛錢，你要幹嗎？

蘭 我要交會考報名費。

智 遲幾天可以嗎？

蘭 明天就是最後一天了。校長說沒有交費，就不能參加考試。

智 哦！（房內傳來劇烈的咳嗽聲）妹妹，你進去看一看爸爸吧！

蘭（放下熨斗，嘆氣）唉！爸爸這幾天咳得更厲害了。（隨後轉身入房）

女聲 爸爸，你要喝點水嗎？

男聲 哦！不必，不必，我不要緊的。你快去熨衣服吧！（劇烈的咳嗽聲）

（過了一會兒，秀蘭走出來。）

蘭 (語氣沉重) 我看爸爸這種病，呆在家裏是醫不好的！

(大智沉默不語)

蘭 二哥，我看最好把他送進醫院去。

智 爸爸一定不肯去。你忘了嗎？上次他到醫院住了幾天，那些護士待他真可惡；大便也瀉，小便也瀉，就連想喝點水都罵。這還不要緊，病才好了一點，就給他們趕了出來。

蘭 要不然，我們也得找一位醫生跟他看一看。這幾天他咳得更——

智 (打斷) 這只好等有了錢才帶他去！

(王山嫂從廚房出，她把一些尚未曬乾的衣服，披在竹桿上，然後拿了乾的衣服，放在餐桌桌上，抽出一條舊衣交給秀蘭。)

秀蘭 這條是那個姓鍾的流氓的，你趕快賣好它，等會兒他就要來拿。

蘭 這條伙的錢，最好別賺他，每次來拿衣服，總說些不三不四的話，真討厭。

嫂 我也這麼想，等這個月完了，叫他拿給別人洗吧！

(大智站起來，把書本整理好，從壁上取下一塊布巾，披在肩頭，走向右門。)

智 媽！婆婆有咳嗽嗎？我要神涼。

嫂 我已經盛滿了，你去吧！

(大智進廚房，王山嫂把衣服移到木桌上噴水。)

嫂 現在幾點了？

蘭 快六點鐘了。

嫂 就要下雨了，你大哥怎麼還不回來？

蘭 我看他就快回來了。

嫂 做這門生意，我總是替他提心吊膽。

蘭 大哥每天在「甘榜」裏東跑西闖，也怪辛苦，你看他最近賺得多黑呀。

嫂 唉！有什麼辦法呢？爲了吃飯，什麼都得做。(暫停) 你大哥就是骨頭硬，年紀輕，火氣大，老是喜歡去跟人家鬧，我就怕他去鬧。你看，上次工人要求加工錢的時候，他整天做代表去跟頭家吵架，結果……

蘭 媽，大哥這樣做是爲了工人的利益着想，他們做牛做馬，還養不活一家老少，所以向老板要求加點工錢，這是很合理的。

嫂 其實，有誰不想多加一點工錢？但是，人家不跟你講理，給頭家辭退了，吃虧的，還是我們自己。

（壓過一會，秀蘭走近木桌，取噴過水的衣去熨。）

蘭 這些噴好了嗎？

嫂 好了，你拿去罷！

蘭 （走回原位）前幾天，有人告訴我說，那個樹膠店的老板曉得大哥到「甘榜」去收買膠絲，正在大發脾氣，說什麼大哥搶了他的生意。

嫂 本來嘛，我就叫他別做這種生意，萬一給人抓到了，沒有一千八百是逃不脫的。但是，你大哥總是說不會的。

蘭 他失業這麼久，整天守在家裏，沒有一點入息也不行。再說大哥下個月就要結婚了，假如現在不想法子找一筆錢，怎麼行呢？

嫂 我就是想到這一層，才硬着頭皮讓他去做，可是萬一有人眼紅，跑去告密，那不就糟了？

蘭 大哥沒有「禮申」去買膠絲，雖然犯法，但這種錢，是要用勞力、用血汗去換回來

的。每天受到風吹雨打，才賺它五六塊錢，難道是不應該的嗎？

嫂 雖然我們賺這種錢是對的，可是人家不和你談這些呀！（將噴好的衣服拿到熨衣桌上）

製好了趕快送出去吧！我要去煮飯了！

（山嫂進廚房，秀蘭繼續熨衣。得民掀起了窗簾向屋裏偷看一陣，然後偷偷摸摸地從大門上。他先望望廚房，然後走到桌邊坐下，洋洋自得地把秀蘭端詳了一番。）

民 嘻嘻！王小姐，我的衣服好了嗎？（秀蘭吃了一驚，沒回答，從一堆製好的衣服中，取出二

件襯衣，走前交給她。得民提高嗓子）喲！連一張紙都省得包？這叫我怎麼拿出去？（秀蘭還是不理，走回原位，彎腰從桌下抽出草蓆和紙把衣服包好，走前交給得民，但得民嘴角笑臉不拿，秀蘭索性把它扔在桌上，轉身去熨衣。）王小姐，我就不明白你在擺什麼架子？每次，我好心好意的跟你談話，你總是不理也不睬，不懂我什麼時候得罪了你，還是

你對我有什麼誤會？（看秀蘭還是低着頭在熨衣，便走近一步）喲！好大的架子。（伸出手指她的下顎抬起）為什麼不說話，怕難為情嗎？嘻嘻。（毛手毛腳地，秀蘭氣極，把他推開，自己向後退幾步。）

蘭 （壓低）請你尊重一點。

(房內傳來一陣咳嗽聲。)

男聲

(沉重地)誰呀？秀蘭。

蘭

(急)爸爸你快來，快來……

蘭

(恰巧大智冷好涼，從廚房出，一見之下，怒火中燒。)

智

混賬，你還不放手！(追上前去，揪住他的衣袖，得民有點慌張。)

民

你，你，你要怎樣？看，看人才動手。

智

妹妹你說，他想怎麼樣？

蘭

他……他想侮辱我。

叔

(大智正想一把掌掴過去的時候，王山叔從右房門隔牆地出。)

叔

大智，大智！

智

混賬的東西，跟我滾出去！

民

(拾起衣服)好！好！有膽量的你等着瞧吧。(從大門驚出去。)

叔

算了，算了，這條伙有他的靠山，別去惹他！

蘭

這條伙實在豈有此理！

智

這狗東西沒有教訓他一頓是不行的。

叔

你整天在街上跑，還是少去惹他，免得麻煩！

蘭

我才不怕他，難道他敢怎樣？

叔

你忘了嗎？上次他們向你勒索時，你不給，他們已經懷恨在心了！

智

哼！他們有什麼理由向我要錢？

蘭

二哥！你以後當心點就是了。

智

你們別怕。

蘭

(王山叔坐下，在捲紅煙。大智把布褂個個上，戴上破帽，然後從小架上取出破鞋穿上。

蘭

秀蘭把製好的衣服用一塊白布包起來。遠遠地傳來雷聲。)

蘭

二哥，就要下雨了，你還要出車？

智

(回轉身來)不出車怎麼行？(秀蘭)屋租欠了這麼久沒錢還，爸爸等着錢看病，你明天要交報名費，家裏的米又沒了了。你想想看，不出車，這些怎麼解決？

蘭 你明天就要考試了。這次的大考是最重要的。一關，萬一今年考不上，那怎麼辦呢？

智 考不上還有什麼辦法？生活要緊呀！

蘭 （沉默片刻）二哥！我想，我還是出去找事做，爸爸你說好嗎？

叔 （長吁）嘆！（把紅烟盤上）

蘭 我想，今年我初中畢業了，明年就出來教書，賺點錢來幫忙家計。

智 妹妹，我們雖然窮，但是我每天辛苦一點，多踏幾回車，總可以供給你讀完高中的。你現在才初中畢業，還不是合格的教師。

蘭 我可以一邊教書，一邊讀師訓班。你看今年的學童，增加了很多，到處都在鬧教師荒。我想，在小地方找個教師的職位是不難的。

智 話雖然是這麼說，但多讀一兩年書，以後可以省一些麻煩。

蘭 （感動地）我看你跟大哥每天都這樣勞苦地到處奔波，心裏老是很難受。媽媽又要替人家洗衣，多辛苦。

智 窮人家總是這樣的，要生活就得苦幹下去。

叔 （沉痛地）這都是我不好，害了這個病，累得你們夠辛苦。

智 爸爸，你別難過，大哥和我都還年青。俗語說：「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只要我們肯吃苦，一切困難都可以慢慢克服的。

叔 你早上要讀書，下午，晚上又得出去踏三輪車，也實在太辛苦了。

智 （喜伴）爸爸，那個屋主假如再來，你就等大哥回來，看他有沒有錢，先給他一點，要不然，就等我回來再說。

叔 好，你去吧！

（大智轉身欲出門，雷聲，風聲响。）

蘭 二哥，就要下雨了，你把雨衣帶出去吧！（取下壁上的雨衣，交給他。）

智 （接過雨衣）妹妹，你別再胡思亂想，明天的報名費，我今晚有辦法解決，你還是好好地準備功課吧。

（大智出，風又起。秀蘭送到門口，細雨飄上）

叔 秀蘭，大海怎麼還不回來呢？

蘭 是呵！大哥今天很奇怪，天都黑了還不回來。

叔 會不會發生什麼意外？

蘭 我看不會吧！(將製衣車上那包衣服背起，將熨斗拿進過道，然後走向左門。)爸爸，我出去一趟。

叔 送完了趕快回來，等一下怕會下雨。把雨傘帶去吧。

蘭 好的。(拿了雨傘，正欲出門，剛巧李父又一腳跨進了門，兩人面面相覷了一番，便各走各的路。)

來 怎樣？這一趟總不該讓我白跑了吧！

叔 (勉強地露出笑容)你坐吧！說真的，不是我給，實在是手頭太緊……(一陣咳嗽)

來 (有點冒火)這年頭誰的手頭不緊？沒辦法總得想辦法呀！

叔 是的，是的，可是你不是不懂，我現在不能工作，我的病……

來 好了，好了，這些話我已經聽得厭了。你也該明白，我是靠這些屋子過活的。現在，你一把再拖地拖了幾個月，這……這叫我吃什麼呢？(一腳踏在桌旁的檯上，從袋裏摸出一包香煙來，點上一枝，望著山嵐，在等著他的回答。)

叔 明天吧！明天你來，我一定想辦法！

來 哼！你又在開空頭支票了。前天我來，你說昨天要給，昨天我來，你推說今天，今

叔 天又推明天，明天還有明天，你這簡直是跟我開玩笑嘛！

來 又來呀！假如你不健忘的話，你總該記得，十五年前的今天，當日本鬼子打進馬來亞的時候，你們一家人逃難到山芭去，在我們那邊住了一年多。那時候我不但沒有收你的房租，而且還時常拿金錢和物品來接濟你們，幫助你們，誰想到十五年後的今天，我窮，我欠了你的房租！又來呀！難道你就不能幫幫忙，多寬限幾天嗎？

叔 好了，好了，俗語說：「好漢不提當年勇」，你又不想想，現在是什麼時候了，何必老提起過去的事呢？

來 (聲音有點抖)好吧，算了，不提就不提，總算我做了一次傻瓜，看錯了人！今晚遲一點你來，等大海回來我一定叫他想辦法。

叔 幾點？

來 九……九點你來。

叔 好，到時候要是沒有，你別怪我不幫忙。你要知道，現在的地皮起價，到處都鬧屋荒，這屋子你不住，別人在等著住呢！

叔 好的，你放心，我一定想辦法。

來 咱們就這樣一言爲定吧！(轉身欲出，忽然想起一件事，又回來。)喂，老王，那天我告訴你的那個，你到底想不想幹？

叔 (裝着不明白)你是說……

(又來走上前假性咬耳朵。)

來 ……怎麼，不成問題吧？

叔 哦，這個我辦不到。我雖然窮，但是我一生清白，要我的兒女去幹這個，我辦不到，絕對辦不到。

來 其實，你的大智踏三輪車，他可以藉口說是載客，很容易就把東西運過關的。只要事情順手，咱們平分秋色。這樣，你不是可以享受一輩子了嗎？

叔 老實說，這種犯法的事，我不幹！

來 其實，在這個社會上賺錢，都是看你怎樣耍手段，舞正經是會餓死的。(曼婷)再說，你的大兒子每天去「甘榜」裏偷買膠絲，這也是犯法的呀！

叔 他沒有「禮車」去買膠絲是犯法。但是，他靠自己的努力賺幾塊錢，又不偷人家的，也不搶人家的，這跟走私差得遠呢！

來 (聲大截氣)我是看你窮，開一條路給你走，沒想你不識抬舉。算了，咱們不談這個。(加重語氣)別忘了，今晚九點，我來拿錢！(將煙頭丟下，憤然下場。)

曼 (從過道上)又來要錢了嗎？

叔 我叫他今晚九點來拿。

曼 今晚，今晚怎麼行呢？

叔 祇好等大海回來叫他想辦法。

曼 有什麼辦法可想？

叔 他說過了，今晚交不出，別怪他不幫忙，這屋子別人等着要住。(又一陣咳嗽，山嫂走過去，倒杯茶給他)

曼 喝了吧！(曼婷)家裏甚麼都沒有了！賣的賣，當的當，就只剩下這付老骨頭了。

(門外傳來一陣急促的腳步聲。大海推了一輛腳車，車架上綁着一個竹籠，非常慌張地衝了進來。外面風聲呼呼响，雷聲響得較前更大了。)

海 快，快點，快把門關上，後面有人追我。

叔 什麼事？什麼事？

壞 不好了，快！

（山嫂慌忙去開門，山叔幫大海把竹籬抬下來，但是門尚未開好，外面即傳來響响）

外聲 開門，開門！

（一個華探和一名至警敲門而入。）

探 哼！你還想逃？（對至警）查看看。（至警去竹籬，拿出幾根木薯來，丟在一旁，又往下挖，結果在籬底抓出一把膠絲來，對華探得意地一望。）

探 （對大海）這是什麼？拿「禮申」來。

海 我沒有「禮申」。

探 你知道沒有「禮申」偷買膠絲是犯法的嗎？

叔 （插入）他，他是在「甘榜」收買木薯的，這批膠絲是人家寄他帶出來賣的。

探 笑話，你還想騙人？告訴你，老早就有人密告他了，偷買膠絲的，別裝傻吧。

警 （對大海）居民證拿來。

（大海將居民證交給他，警取出一小冊在記錄。）

壞 （對華探）先生，你就看我們窮人面上，做做好事吧！他失業沒有工作，這幾天才到

「甘榜」去……

探 （不耐煩，對至警）將這些帶到局裏去。

（至警將木薯放回竹籬，把竹籬搬上車架，推出。華探取手銬套在大海手上。）

探 跟我到警局去。

海 （急起來，反問）我為什麼要到警局去？

探 有話到警局再說！（拉走大海）

叔 （拉住華探的手哀求）你，你請幫幫忙吧，原諒他一次，放了他吧！

探 別囉嗦了，什麼原諒不原諒。

（至警推開車出左門，華探推大海跟着出去。山叔失神地望着，山嫂慌張地衝出門外）

（這時風聲呼呼的吹着，夾着轟轟的雷响，閃閃的電光從窗門射了進來。）

壞 （凄慘地）大海，大海。（山嫂進來，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快想個法子呀，你說怎麼辦？人都被抓了，還有什麼法子？

壞 這一下什麼都完了！

叔 要做這門生意，眼睛也得亮一點。

嫂 我早就說過了，只要一次失手，就糟了。

叔 唉！要把他保出來，至少也得三五百塊，那兒來的錢呢？（一陣咳嗽）

嫂 他早上只吃一點點粥就出門，現在一定餓得很，我看還是先帶點飯給他吃。

叔 恐怕他們不會准你進去的。

嫂 我去試一試。

叔 好吧，順便帶一件衣服給他。（暫停）你還是從後面朝小路去，快一點。

（山嫂慌忙進廚房）

（這時舞台比幕降時暗了許多，山叔把木桌上的煤油燈燃上。忽聽見門外傳來時時聲，一剎

那，秀蘭扶着火簷從左門上。大智頭上纏着一條布巾）

智 哎，哎！我疼，我的眼睛疼呀！

蘭 爸爸！爸爸！你快來，二哥給人家打了。

叔 （趕快上前）啊！是誰，是誰打的？

蘭 我沒有看見，二哥說是剛才來拿衣服那個流氓，跟另外兩個人打他。

叔 啊，下巴給打傷了！趕快拿紅藥水來。（山叔扶大智坐下，急）你是怎麼搞的？

（秀蘭急忙進右門，拿紅藥水出來，替大智敷藥。）

（風聲，雷聲，雨聲齊鳴）

智 我……我瞎了……三……三輪車……到了街上……他們……把一大堆沙，撒……撒

到我的眼睛上來，三個人……一共三個人……一個是來摩……摩衣服的那個流氓……

……哎哟……我的眼睛疼……疼……疼……

蘭 （從壁上取下一條面巾）二哥，我跟你擦一擦傷口！

叔 秀蘭，那個流氓現在在那兒？

蘭 剛才，我送了衣服，走到路口，看見二哥騎在路邊，很多人圍在一起，但那個流氓

已經逃了。

叔 哦，這，這還成什麼世界啊，我的兩個兒子，一個被抓去了，一個被人家打了，這

叫我怎麼活下去呢？這還是我活下去的地方嗎？（從木架旁取出一把短斧頭）哼！看他

跑到那裏去，今天，我這條老命要跟他們拚了！（奔出門口去，秀蘭見狀追去拉他回

來。）

蘭 爸爸……你不能這樣做呀！（山叔在劇烈痛苦的咳嗽聲中吐出一口鮮血，染紅了衣服。）爸

爸，血，你看，爸爸，（大聲）爸爸！（痛苦難忍地哭泣）

（掙扎，痛苦地）爸爸……。

叔（山叔一手抹去嘴上的血，一手撥開秀蘭的手）我要找他們算賬去！（憤然衝出，秀蘭尾追）

蘭（外聲）爸爸，（大聲）爸爸，你千萬不能動手呀！（山叔緊噙聲漸遠去）爸爸，你回來

呀，二哥的傷勢要緊呀！爸爸，爸爸……。（聲音漸漸隱去）

（呼呼的風聲大作）

（轟轟的雷聲大作）

（沙沙的雨聲連續不斷）

（舞台面漸漸轉黑，只剩下盞油燈的微光，在狂風中顫抖）

（偶而一兩次閃電，照亮了舞台，只見大智喊著爸爸站了起來，在摸索着）

（狂風捲起窗簾，大智面向窗外，高聲地呼喊）

天呀！你讓我們窮人活下去吧！天呀！讓我們窮人活下去吧！

——幕下。

（完稿於一九五七年。吧生。）

潮來的時候

地點 星加坡南部，一個風景優雅的海邊。

時間 一個夕陽無限好的熱帶黃昏。

人物

李高明 男，四十歲，一個白領階級的人物。

楊露絲 女，三十歲，高明的「連令」，一個打扮入時的摩登小姐。

周珍萍 女，三十八歲，女傭出身，被高明遺棄了的病婦。

李小特 男，十二歲，珍萍的兒子，一個街頭流浪兒。

林頭春 男，五十歲，網蝦為生的漁夫。

馬末 男，十八歲，遊覽勝地常見的馬來看車黨。

文連第 男，四十五歲，印度人，海邊咖啡攤主。

朱健 男，二十歲，青年學生。

其他 一個小流氓，散步者男女數人，警察兩名。

佈景

海濱的入口處。

左邊一道低矮的，褪了色的圍牆。由於久經風雨，牆角已長滿了青苔。幾處土

敏士從牆頭崩了下來，像一件破了的衣服一樣，裏頭堆砌的磚頭分明可見。牆內的長青樹伸出牆頭來，樹枝婀娜無力地低垂在牆外。印度人的咖啡攤就設在牆角。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到水喉、椅子和堆在牆下的水桶、木箱等。牆的裏邊向左因為是一個停車場，所以有一道相當寬闊的走道。走道的旁邊有一枝路牌。

正面是海的背景。我們只能看到彩霞飄浮在海面上，蒼茫的遠山橫在天腳。一道長長的欄杆從左到右貫通整個天幕。中間偏左有兩支路燈並立。路燈之間有一條欄杆圍起來的，突出海灘的過道，向左可通沙灘。中間偏右也有一枝路燈，但被右邊的大樹遮住。風來的時候，在樹影飄搖中，我們可以閃閃爍爍地看到它的銀光。路燈的後頭緊接着是餐室的屋角，由於它設在海灘上，我們只能看到它的模糊的輪廓。

右邊的一道矮牆，比左邊的更陳舊。除了青苔和破洞外，向海的一邊整個塌了下來，石柱和磚礫橫陳在牆角，看來是間無人管理的家園。一棵粗大的熱帶樹矗立在牆角，由於它的密葉濃蔭，使這道牆外顯得格外幽黯。一張長石椅靠在牆下，經常是作為馬來看車重的指揮站。牆裏邊向右還有一樣，有一條相當顯著的走道。牆內一間無人居住的屋宇，窗戶破舊，板壁失修，它裏路燈亮起之後，窗內一片漆黑，陰森恐怖。

幕起

暮色蒼茫，天邊留下最後一抹餘暉，只見晚霞密聚在遠遠的山頭。潮水拍岸的聲音時隱時現。晚風從海上拂來，鹽頭的長青樹，熬過了一天的暑氣後，開始以一種輕飄飄的姿態出現。即藉咖啡攤主獨坐無聊，連打幾個呵欠後，索性伏在攤上打盹。馬來看車黨因為時間還早，顧客未到，就仰臥在樹下石凳上抽煙。散步的閒人三三兩兩，有的憑欄小立，望風懷想，有的並肩暢談，悠然而過。漁夫滿身潮濕，捫着網蝦用具和一罐蝦，從左邊上。一道鮮紅的血從他的右腳流下來，走起路來，有點跛。他把漁具放在咖啡攤邊，坐下。

漁 茶一杯來。

（文連帶煎茶。看見漁夫伏下身子，抹去小腿上的血）

文 怎麼啦！傷了腳？

漁 哎！在海裏摔了一交，給一塊石頭——哎！

（文連第端上茶後拉開抽屜，拿出一塊帆布，撕成兩段，遞給漁夫。）

文 哪，給你綁一綁。

漁 （接過）哦，謝謝你。（開始綁傷口。）

文 馬，老伯，我以前怎麼沒見過你在這裏網蝦？

漁 哎，說來話長，我的屋子給大火燒了，最近才搬來的。

（流浪兒小特從右邊上。他一身髒衣服，頭髮也不梳，吹着口哨，一輛小流氓相，洋洋得意地走過馬來的跟前。）

馬 （喚住）喂，小特，來。

小 （轉身）幹嗎？要請喝咖啡？

馬 哼，亞清找你，要請你吃拳頭！

小 亞清？他找我幹嗎？

馬 他說你偷了他一個手錶！

小 我？（有點尷尬）我那裏有偷他的手錶？（轉身向咖啡攤）咖啡馬。五分！

文 （帶着懷疑）有錢嗎？

小 有呀！（拍拍衣袋）

文 拿來看看。

小 「密」，你看我？（從袋裏掏出幾個銀角，攤在桌上。文連第手快，要拾錢。小特手更

快，馬上救回，做個鬼臉。）

文（含笑泡茶）你上次還欠我兩毛！

小 等我有錢就還你！

文 喂，你現在不是有錢了嗎？

小 這個？不夠，我要吃飯。

（文連帶端上咖啡）

（舞臺陰暗，路燈亮起。）

漁 天黑了，你還不回去？

小 回去那裏？

漁 回你的家呀！

小 我沒有家！

漁 沒有家？那你的父母親呢？

文 他的父母，統統「馬地」了！

小 呸，「密密」，你不要把我講衰！

漁 你父親是做什麼工的？

小 我的父親？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的父親是誰？

文 那，我就是你的父親。

小 「密密」，我是你的公公。

漁 你的母親呢？

小 在醫院裏！

漁 生病呀？

小 唔，很多年了！

漁 什麼病？

小 我不知道，醫生說她的肺生了蟲，醫不好的。

漁 你沒有去看她？

小 很少，醫院的那些穿白衣的女人很兇，看到我，就把我趕出來。

漁 那你有讀書嗎？

小 沒有啦，飯都沒得吃！還有錢讀書？（喝咖啡，立刻嘔了出來。）

小 哟！這樣燒！

文 燒？那裏會燒？來來來，我弄給它冷。（接過茶杯，一邊用離劍來劍去。一邊忍俊不住。）
「寄密」，你想要把你公公燒死？

漁 （在一邊也覺得好笑）現在，誰給你錢吃飯？

小 我自己去賺。我天天在街上拾牛奶罐去賣，沒錢的時候，走過「羅地」店，拿一粒就走。（頑皮地作一作偷的手勢）

漁 你是說去偷？那給人家抓到了怎麼辦？

小 那天，我才給「羅地」店的大肥拉到，他罰我一下。（拉起褲色）你看，害我三天不能走路。

漁 你為什麼不知道你的父親是誰？

小 我不知道，我問我的母親，她就流淚。

（左邊傳來汽車聲，汽笛聲。）

（馬末走了起來，走到左邊。）

馬 來，來，這邊可以放車。（作手勢）轉過來，轉過來，吼！吼！

（馬末走出。開關車門的聲音。）

小 （吸完了煙，丟了五分錢）耶！拿去，給你買棺材。（文連窮帶笑，順手就往他的頭上輕輕擲過去。）

漁 你也會抽煙？（取紅煙盒給小特，小特撿了，燃上走開。）

文 這孩子很頑皮，但也怪可憐，沒有父母親，在外頭常給人家欺侮。有一次沒東西

吃，在餐室（指餐室）偷了一塊熟豬肉才給老板罰了幾腳。

（李高明西裝革履挺胸揚露絲上。露絲手上帶個手提包，一邊走，一邊拿着銀子在整理秀髮。

馬末走回原位。）

高 （看到漁夫的竹籃），露絲我們買一些新鮮的蝦，回去煮咖哩，好嗎？

露 煮咖哩？吃到我都厭了，還是買點回去，今晚炒麵吃吧！

高 好，好。（對漁夫，一副上流人物的氣派）喂！有蝦賣嗎？

漁 有有，（打開竹籃）這些你都拿去吧！

高 多少錢？

漁 隨便啦，算你兩塊錢。

露 哼，這麼貴！

漁 不貴了，這些都是剛才潮水退的時候撈的。你看，現在潮水漲得這麼高，要撈也沒有了，太太，兩塊錢不會貴的。

露 誰說我是太太？你沒長眼睛呀？

漁 暖，不好意思，我不知道。

（小特望着露絲在傻笑。）

高 （感到難堪，馬上插入）一塊錢，要，就跟你買。

漁 一塊錢不能呀！

露 不能就算了，我們走吧！（拉走高明）

（小特站起來，故意學露絲走路姿勢，搖搖晃晃，哼着小調：「你可願意嫁給我做老婆，嫁給我做老婆。」走向欄杆。）

（露絲聽見，轉過身。）

露 （指着小特）你，你唱什麼？

小 我，我唱什麼？唱歌呀！（拍腿）

露 你這小雜種，你說什麼嫁給我做老婆？

小 嘻嘻，我又不是說你。

（高明一巴掌猛力地揮過去，小特兩手一擋，跑到馬末身邊，又哼起小調：「呵，女人呀，女人呀，天生沒用，絲毫聽作態，把腦筋亂用！」轉向馬末。）

小 暖，馬末，今晚不去跳「弄迎」？

馬 靜靜啦！

高 （對露絲）走，別跟這小三星計較。（兩人憤憤地走進餐室）

小 暖，馬末，今天好賺嗎？

馬 不好啦，你看，很少車來！

小 暖，你吃飯了嗎？（掏衣袋）

馬 （會意）暖，不必，不必，我有辦法的。

（小特似有所見，他驚慌地，對馬末說）

小 暖，馬末，亞清來了，你不要告訴他我在這！（連忙從牆角的破洞鑽了進去）

（亞清，一個小流氓上。他在欄杆邊站了一會，東張西望，然後走向馬末。）

清 暖，馬末，小特有沒有來過？

馬 沒有啊，你找他幹嗎？

清 哼，他偷了我一個手錶，我要找他算賬！

馬 要算賬你去找他，你來找我幹什麼？

清 （自討沒趣，對自己說似的）哼，不要給我碰到。（從右邊緩步，神氣地出）

（馬珍珍從右邊上。她穿着破衣，形容憔悴，披著蓬鬆的長髮，緩步而來，站在欄邊望著海，接著沉思，想泣，然後像不勝留戀地向四面張望一下，向左邊緩步而去。）

漁 （對文連第）怎麼，這孩子沒有父親？

文 我是聽人家說的，這孩子是個私生子。他的母親從前做人家的傭人時，給頭家的兒子騙了，生下小特，就把他們母子倆丟了不管，後來，他的母親勞作過度，終於病起來了……！

（小特伸出頭來張望一下，走了出來。）

小 （對馬末）走了？

馬 有沒有聽到？你給他碰到時，你就知道。

小 我才不怕他。

馬 不怕？不怕為什麼要像狗一樣溜進洞裏去？

小 （無言以對）哼，他假如去弄籠給我看到，我才不放過他。

（左邊忽然傳來聲響，有人在喊：「哎呀，有人跳海，跳海呀！快來救呀！快呀！」舞臺上一陣騷亂，大家紛紛走到欄杆張望。）

（風聲驟吹得緊）

漁 哎呀！是呵！你看那水面上有東西在浮着！（指著海上）來我去救！（欲下）

（文連第把他拉住）

文 你傷了腳，不能去呀。（望海）哦！沉下去了，沉下去囉！

（馬末急忙脫了上衣和褲子，穿著短褲，走向通沙灘的走道。）

馬 來，我去救！（往左邊奔去）

小 馬末等一下，我也去！（跟著跑）

漁 快呀！你們快點呀！

（高明與露絲走出來看熱鬧）

露 哼，小雜種也要跟人家去救，淹死了真快！

高 這種三星死了也不會有有人來哭的！
露 哎，你看那人是誰呀？

高 哼，管他是誰，要自殺跑來這邊跳海，那裏會死？哼！S.N. 假如有心找死的話就應該到中國銀行或是亞洲保險大廈去！

露 是呀！我看這個人一定是裝死的。

高 Come on, we better mind our own business! 走吧！我們喝茶去！（向右邊去）

文 啊！馬末游過去了，你看！

漁 噢，你看那小鬼也跳下去了。

文 抓到了，抓到了！

漁 你看！浪這麼大。

文 扶起來了！來了！來了！

（朱健忽忽跑到欄杆。）

朱 什麼事？什麼事？

漁 有人跳海，你看救起來了！

（小孩與女人的哭聲由遠而近。）

（馬末與小特扶著周珍萍上，三人都成了落湯雞。）

小 （哭哭啼啼）媽，媽，爲什麼你要跳海？媽。

漁 啊？他就是你的母親？

小 （抹著眼淚）唔！

（珍萍在欄杆邊坐下。）

珍 哦！孩子呀！（緊緊地擁抱著小特）媽再也活不下去了。你們讓我死吧！讓我死吧！（淒慘的哭著，掙扎著要站起來，衆人把她壓下。）

小 媽，你不是在醫院嗎？爲什麼你又出來啦？

珍 媽的病是不會好了！再住下去也是等死，孩子！你要乖！你還小，媽是沒有希望了……（哭泣顫抖）

（馬末連忙過去，拾起剛才扔在地上的衣，披在珍萍的身上。）

朱 對，對，蓋在她的背上，她冷得發抖了。

漁 喂！燒茶，燒茶去泡一杯茶。

文 哦！好，好，我泡，我去泡。（急忙走去咖啡廳泡茶）

馬 亞嫂，你，你還會冷嗎？

朱 手，手跟她擦幾下。

（小特與馬來拉着她的兩手，出力地擦。）

文 （上前）來，來，哦，茶，熱茶。

（漁夫擦過，送到珍珠的嘴邊。）

漁 你先喝口熱茶，就不會冷！

（珍珠顫抖地接過茶。）

珍 啊，阿叔，你們，你們對我真好！

朱 亞嫂，你，你爲什麼看不開，要跳海呢？你的丈夫呢？

萍 （啜泣）我，我沒有丈夫，他……他是個沒有良心的人。（哭得傷心）

小 媽，你不要哭了，媽！

朱 他現在在那兒？我們可以叫他來帶你回去。

珍 哦，不必了，我，我也不知道他現在在那兒？（咳嗽）

漁 亞嫂，我們叫一輛德士，送你回去好嗎？

珍 哦，我又沒有家，要回那兒去呢？

朱 你本來是住在那裏的？

珍 我本來住在樟宜，這幾年我進了醫院，屋子人家已經收回去了。（嘆息）啊，我，

我，我活下去有什麼用處呢？人家有錢有補品吃，我們沒有錢，只有等死呀！留在

醫院裏給「迷西」罷，我，我受不了！（又緊抱着小特）小特呀，你要乖，你要好好地做人。

（小特流着眼淚叫媽媽。）

（潮聲響亮。）

（一陣陣風吹過，樹葉在瑟瑟作響，黃葉片片飄落。）

（珍珠縮成一團，又顫抖起來。）

馬 啊？你又冷了嗎？（擦手）

（文連帶脫下上衣，交給漁夫。）

文 給她穿上，快！

(漁夫又把衣放在露絲的身上。)

朱 怎麼辦？要不要叫警察來，先把她送到警察局去？

文 不能，不能，跳海的人被抓到了，有罪，你知道嗎？

(李高明與楊露絲也出來看熱鬧。他們站在人羣的外圍，因為看不到，所以望來望去。)

露 誰呀！有沒有死？

高 沒有死！I got you already！這海這麼淺，那裏會死呢？

露 你看，他還會講話呢？

高 哎，這那裏是自殺？她是下去澇水呀！

馬 (站起來) 你說什麼？

高 我說什麼？我不能講話？

馬 「峇密」，人家跳海，你還說這種話？

朱 你看到人家跳海，又何必講這些風涼話呢？

(無可奈何) 哼！(拉拉自己的領子)

(小特已從人羣中鑽了出來，他是到露絲的身邊，望着她的手提包，再望望四周，忽然地，

用力把手提包一奪，奔向右邊去。)

露 哎呀！打搶呀！我的手提包，給那小流氓搶去了！

高 啊？跑了！(追出去)

露 快呀！快呀！你們快點把他抓住呀！

(衆人帶着驚奇的眼光，向右邊望去。)

珍 誰呀？誰打搶呀！(掙扎着要站起來)

馬 (接着她) 你坐下來，坐下來！

(高明一手拿着手提包，一手拉着小特上。高明把小提包交給露絲，小特拼命地掙扎。走到

臺中時，小特忽然掙脫，正想再跑，高明立刻一腳踢過去，小特咳嗽一聲，伏側在地上。高明連

忙過去，抓住他的後領拉了起來，一道鮮紅的血從小特的嘴邊流了出來……)

露 打，打，打死他！

高 哼！你人小鬼大，敢搶東西！(順手就是霹靂地兩巴掌送過去)

馬 小特，你跑呀！趕快跑！

珍 (珍萍看到是小特又掙扎着站起，慢慢的呼喚) 小特，小特呀！

(小特正準備溜，高明又上前揪住他。)

邊 頭家，你做做好事，他小孩子不懂事，放了他吧！你看，他母親病得很重，剛才她跳海才給人家救了起來。頭家，好心必有好報，你放了他吧！

高 哼，他跳海，他想找死路，那是他的事，為什麼她的孩子搶人家的東西？

(珍萍攔住人羣，掙脫出來，扶住高明的手。這時高明背向着她。)

珍 (哭泣着) 叔叔，你做做好事，放了他吧！他，他是我的，我的兒子。(哭泣)

朱 是呀，東西拿回來了，也就算了。

高 (回頭望了她一眼，順手把槍撥開) 哼！沒這麼容易！

高 走，到警察局去！
(珍萍被他一撥，倒向人羣中去。漁夫、文連弟與朱健連忙上前扶住。)

高 (爲了報復，上前揪住小特的耳朵) 走，(對高明) 把他拉走，高明！

(馬末從後頭殺氣汹汹地上前，雙手出力把高明一推，三人散開來，露絲大吃一驚，高明竄了幾步，小特發瘋掙扎，奔向左邊去。)

珍 小特呀！小特……(哭泣)

高 (朝左邊望) 好，警察來了。(提高嗓子) 把他抓住，把他抓住！

(警笛聲響。)

(高明上前準備揪住馬末，馬末站穩腳步，準備一鬥。)

(珍萍驚奇地望着高明。)

高 (有點怕) 高明，走，走，不要跟這些三星打架！

(珍萍上前，拉着高明)

珍 你，你不是高明嗎？

高 (望她一陣，良久說不出話來) 你是誰？

高 (對珍萍) 呀！你認識他？

(衆人驚奇地面面相覷。)

珍 高明，你，你忘了！(啜泣) 十二年前你拋棄了我……我，我就是珍萍呀！(哭泣)

高 哦？剛才你說的就是他？

珍 是呀！

高 (上前拉住高明) 你爲什麼會認識她？

高 你別聽她瞎說，我不認識她，走，我們走……

露 （氣憤）不，我要你說個明白。

高 你別聽她的鬼話呀！

珍 （哭泣）高明，你拋棄了我不要緊，可是，可是剛才你打的，就是你的兒子呀！

露 呀！（對高明）原來他就是你的兒子？哼！（氣憤，轉身就走）

高 （上前拉住她）你別誤會，我不認識她！

露 （一把掌送到高明臉上）哼！你騙我。

（露絲正想從左邊出，兩個警察攔攔着小特上。）

甲 什麼事？什麼事？

露 他搶我的手提包！

（警察乙開始紀錄。）

甲 阿！誰看到？

露 這裏每個人都看到。

甲 （指着朱健）你有看到嗎？

（朱健咬咬說不出。）

甲 請你跟我們到警察局去，一下子就可以回來的。

乙 （對露絲）你也跟我們去一趟。

甲 （看到珍萍和馬末衣服潮濕，指着珍萍）什麼事情呀？

乙 （怕惹麻煩，連忙插入）哦，沒什麼，她剛才不小心，跌下海去。

乙 不要緊吧？

文 哎！不要緊的，不要緊的。

（警察欲走。）

珍 小特，小特呀！（指着高明）他，他就是你的爸爸！（泣不成聲）

（小特驚奇，望了很久，走上前幾步又驚慌地退了回來。他抹去嘴邊的血，瞪着高明。）

朱 （上前對高明）這小孩子是你的兒子？你爲什麼把他打成這樣呢？我看你還是請警察放了他算了！

（高明非常尷尬。）

露 不能放！沒這麼容易！

漁 (走向警察，求情懇) 哎，你們，你們——

甲 (知道他的意思) 不能夠，我們是執行任務的！

乙 走吧！

(警察拉着小特出，露絲氣憤地哭着跟去。朱健回頭來望珍萍，然後跟着出。)

珍 小特，小特呀…… (哭不成聲)

漁 哎！你別難過了，等一下再想辦法吧！

(高明無地自容，也準備溜出。)

(文連弟與馬米上前攔住高明)

文 你不能走！

馬 哼，你拋棄了你的妻子，你把你自己的兒子打得這樣，你這個沒有良心的「畜畜」，

我問你，你現在要怎樣？

文 (提高嗓子) 說呀！

(高明停頓)

高 (盛怒) 告訴你，我不認識她，這不關你們的事！(攔開兩人匆匆出左邊)

珍 高明，高明……

(文連弟急忙回到咖啡廳，抓起小凳就朝向左邊扔出去。)

文 狗生的！

(馬米跑到左邊，拾起石頭就扔。)

漁 好了，讓他去吧，這種沒有良心的人！

(珍萍哭聲揚起。)

(車門聲，機聲響。)

(一道燈光了進來，車聲由近而遠。)

(潮水拍岸的澎湃聲。)

(風聲又起，樹葉隨風起舞。)

(珍萍在衆人朝左邊望丟時，扶着欄杆，走向石階。)

珍 (哭) 我要死，我要去死呀！

(衆人奔上攔住她。)

漁 哎！這怎麼辦呢？要送她上那裏去？

文 是啊，她又沒有家，這怎麼辦？

漁 亞嫂，你有什麼親戚朋友嗎？我們送你去，好嗎？

珍 呵，不必了，我沒有親戚朋友……我沒有……他們，他們也不喜歡我……我這個病人去住的！（咳嗽）

馬 （扶着她）不要緊，你先到我的家去住。

文 噢，好呵！馬末，你的人真好。

漁 你肯收留她，那太好了！

（風聲，潮聲。）

珍 你們，你們都對我太……太好了！我，我不知道要怎樣感謝你們。可是，可是我的

小特呢？……

馬 走吧！我們先走吧！等一下再打算。

文 （追上）噢噢！慢點，這些麵包你們拿去吃吧！

（馬末接過麵包）

珍 我要我的孩子呀！

漁 他不要緊的，過一兩天就會出來，你還是先去休息吧！

（小特在左邊牆角鬼鬼祟祟地張望了一下，然後奔向他的母親，緊緊地擁抱着她——）

小 媽媽，媽媽！

珍 （緊緊地擁抱着，流着眼淚）孩子，你怎麼又回來了？

文 （驚奇地）噢，你怎麼會回來的？

小 他們拉我出那個小門，「馬打」拉我先走，我出力勸他們，他們放手我就跳下沙灘，你看我的衣給他抓破了！媽媽，爸爸呢？

珍 （流着淚，摸着小特的頭）爸爸不認你，孩子，別問了……（哭泣）

小 媽媽，我們快走吧，等下警察會追來的！

珍 媽教你要乖，為什麼你去搶東西？

小 媽，要不，我們沒有錢，今晚你要吃什麼呢？

馬 快，小特，跟你媽到我的家去，趕快！

文 (同聲) 是呀，你們趕快，快走吧！

(晚風狂吹，大浪聲。)

(左邊傳來急促的腳步聲。)

文 快呀，快走，你看他們來了。

漁 是呀，不要再說了，快走！

(馬末與小特正扶著珍奔欲逃，兩名警察追到。小特躲在母親的背後，警察上前攔住。)

珍 先生，你可憐可憐我，放了他吧！

(推開她) 不能呀！

乙 (小特給拉到右邊。)

小 媽媽，媽媽……

甲 哼！你還想逃？(拉走)

(文連弟與漁夫上前欲言又止。)

(小特被拉出，頻頻呼喚著媽媽。聲浪由近而遠漸漸隱去。珍眸笑得死去活來，也頻頻呼喚

著小特。聲音越來越高，越顯得悽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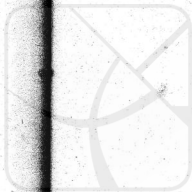
(潮聲，風聲也越來越高，一陣大浪捲上欄杆激起一輪浪花。)

(兩道圍牆內的樹木也在晚風中搖首歎息！)

——幕急落。

(完稿於一九六〇年·星洲)

夜
渡



時間 此時。

地點 馬來亞的一個小渡頭。

人物

朱海義 二十八歲，小鎮膠工。

李德菲 二十五歲，海義之妻。

朱碧貞 二十三歲，海義之妹。

楊子江 二十七歲，海義之友。

陳一帆 二十九歲，海義之友。

鍾長夢 二十六歲，海義之友。

林三虎 四十二歲，園主的幫兇。

曹水來 五十五歲，船夫。

湯浪游 三十歲，船夫，兇手。

江國飛 三十歲，流氓，兇手。

陸地霸 三十歲，流氓，兇手。

其他 警察兩名，工友甲、乙、丙三人。
佈景 鄉村地帶，一個非常簡陋的渡頭。

左邊是河流，但觀眾只能看到一條泥土堆築的河堤。

河堤有圍欄，土階和燈柱。堤旁長滿沼澤地帶的矮樹叢。

正面偏左是間休歇小亭。亭後矮樹叢生。

右面有間亞答屋，但只能看到客廳一角。它的大門開向河堤。客廳面向觀眾的牆壁，下半部釘木板，上半部圍鐵絲網，觀眾可看到廳內的人物。廳前有路通小鎮，裏面有小徑。

屋邊和堤旁空地上，有花架和晒衣架等等。

幕啓

渡頭上寂無人影。晚風從河面上吹來，兩岸的常青樹迎風搖擺。天邊的新月，被層層的烏雲環繞着，黯淡的月光，透過了常青樹，灑在屋頂上，木架上，船桅上，河堤上，映出了渡頭的一幅朦朧陰暗的輪廓。河邊的蟲蛙在放聲高唱，稀疏的狗吠聲忽遠忽近，夜是一片淒清。

忽然，右邊閃出了幾個鬼鬼祟祟的黑影。林三虎握着一根手電筒，走在前頭，東照照，西瞧瞧；江鵬飛背着一個大麻袋，陸地霸拿着一捆粗繩，兩人東張西望地跟着林三虎走。林三虎踏上燈宅的門邊去窺看，江陸兩人站在一邊把風。過了一會林三虎退下來，跟江陸兩人咬了一陣耳朵，然後拿出煙來，每人拿了一根。林三虎的一根火柴，立刻把三幅猙獰的面孔照亮了！

左邊河面上隱約傳來了漿聲，一道微弱的燈光射到渡頭上來。

三 走，有人來了！

（三個黑影立刻閃到屋後去。）

（渡頭上發出船兒靠岸的聲音，腳步聲，談話聲。老船夫曹水來提着一盞燈走上渡頭來。李雲飛和朱碧霞跟着上岸。）

水 唉！潮水這麼急，划船真不容易！（向右走。）

碧 老伯，你要回家去啦？

水 這麼晚了，不回去，還敢在這做什麼？

碧 可是，老伯——

碧 是呀，老伯，我們等下還要回去呢！

水 這麼晚了，還要回去？（暫停）哦！別急，十一點半還有最後一隻船板，你們就搭那艘過河吧！

碧 （對雲菲）大嫂，現在都快十一點了，我們那來得及呢？

雲 是呀！（對水某）老伯，要是我們趕不及，等下你備我們過去好嗎？

碧 我們可以多貼你一點錢。

水 好吧，可是你們別太遲！哪！（指著右邊）我說住在那間小茅屋裏。當心點，我家裏有隻大狼狗。

碧 好的，謝謝你。

水 （走了兩步，又轉身。）這麼晚了，你們到那兒去？

碧 我們過來找人！

水 找人？唉，兩個女孩子，三更半夜在路上走……哇，當心點，這裏流氓多。

雲 我們知道的，你去吧！

水 唔。（提著燈慢慢走向右邊，鏡頭又暗了下來。）

碧 大嫂，我們快走吧！

雲 你說，我們上那兒去找他呢？

碧 我看大哥一定是在他的朋友子江的家裏。

雲 你大哥的人也真是！這麼晚了，還不回去，這幾天——

碧 大嫂，你別再罵他了，大哥他——

雲 你別說了，我知道，你們都是一鼻孔出氣。

碧 唉！大嫂，你現在心裏焦急，你怕會有三長兩短，我知道。但，大哥這麼做是對的，我們總不能去阻止他。

雲 可是，現在風聲這麼緊，他的生命……（欲言又止）哎！你看，這麼晚了，他還不回家，誰都會焦急！

雲 大哥的人，就是硬骨頭。小時候，在學校讀書，看到一個同學被人欺侮，就替人家打抱不平，一個人打兩個，打到校長室去，校長出去拉，他還不放手，結果呢，被開除了！

雲 開除還是小事，但這次的事情可嚴重了。人家山亭叔是好心，偷偷地告訴我們，可是他聽了，一點也不駭怕，萬一——

碧 我看不會的，他那些好朋友，一定會照顧他的。

雲 我們還是先去找他回來吧，要不然，我老是不放心！

碧 好吧，我們走。

（雲弄扭走了手中的電筒，兩人向右邊去。）

（遠遠地傳來狗吠聲。）

（左邊河中又起了一陣聲響，另一隻船載着岸了。船夫滿臉愁容，止神地提燈上岸。他站在堤上，把燈舉高，一手遮住射到眼睛來的光線，向後頭張望了一下，看到沒有人，就提高聲，旋轉了幾下。屋後的三個人影又閃了出來。他看到人來了，就把燈放在堤上，走到休息亭去跟他們會合。）

三 （對浪說）喂，準備好了沒有？

浪 好了，哪！（指向上）船划來了！

蘭 喂，你先把船划到草叢裏去，免得等下有別的搭客過河麻煩！

浪 唔，好的。

地 喂，他的妻子和妹妹已經過來找他，要是他們等下一起過河，怎麼辦？

三 不會的，他現在還在「甘榜烏蘭」老吳的家裏，她們找不到的。

蘭 哪，這個麻袋，你先放到船上去。

浪 （接過麻袋，對地說）那些線呢？要不要一起——

地 不必，等下有用。

（三虎抽出鈔票，分給三人。）

三 哪，這些你們先拿去。事情辦妥了再來！

蘭 （數鈔票，然後放進褲袋）喂，話先說明，萬一空頭破了一——
三 你跟我這麼多年，我那次虧待過你？汪大叔有的是錢，有錢怕沒有路走？你難道——

地 好，這個不談，今晚我們幹好了，剩下的錢，明天早上拿。

三 可以，只要你幹得乾淨，汪大叔難道還計較這一點錢嗎？

浪 （對三虎）噫，我已經說過了，他們（指地霸與飛）出手，我出船，萬一有什麼三長兩短，他們可以逃了算數。可是我還得靠這隻船找飯吃！（搖搖錢）這個數目，太不合算。

三 你放心，我早就跟汪大叔提過了，他叫你事情辦好了，去找他。

地 你把這個（指麻袋）先拿下去吧！

（波游走了幾步，又回來。）

浪 呃，你們說要拉到河上去動手？

三 是的，一切照原來的計劃去做！

浪 不行呀，你看（望着河面）潮水太急了，如果他一掙扎，恐怕會——（他靜靜地把手掌一翻，得意地笑着。）

三 翻——哦。（大悟）

地 噫？對呀，萬一翻船，空頭一定會破。

三 噫，我不大會游水，等下叫我去做替死鬼，那——

浪 我看這樣吧！（做手勢，叫他們合攏來）

（四個人交頭接耳，指手劃腳，談了一陣。）

（遠遠有狗吠聲，風從河面上刮來，樹葉婆娑起舞，蛙、蟲鳴聲齊響。天邊微微的閃電，輕雷在響，天色漸黑。）

地 呃？這——辦法不錯！

三 不過你們眼睛要亮，手腳要快！

浪 你放心，我們又不是頭一次下手！

三 我先走了，等你們的消息！
浪 去吧！

（林三虎向右邊去。）

浪 你們還是退到林子裏去。我把燈吹熄的時候，你們就出來。

地 甚麼？今晚上有風，要是燈給風吹熄了，那——

浪 不要囉嗦，我們可以看得到的。走！

（兩人正欲移步，見林三虎氣忙趕來。）

三 唯，那邊有兩個警察走來，你們還是避一避吧，免得他們問東問西。

（大家朝右邊張望。）

嗎 你快把麻袋藏起來。

三 我朝小路先走！

（三人閃進屋後的柴堆裏中去。）

（湯浪游走到休歇亭把麻袋扔進黑暗處。）

（手電筒的光線，從右邊射入。）

（湯浪游走上堤岸，把燈吊在木架上，然後坐在河堤的階上，若無其事地哼着小調。點煙。）

（巡警悠閒地走進來，握着手電筒，到處照一會，才步向浪游。）

浪 要過河嗎？

警甲 哦！不！

警乙 這麼晚了，還不休息？

浪 多坐一會，看有人過河嗎？

警甲 生意怎樣？好賺吧！

浪 哎！行情壞；很少人出門。以前這小鎮上有那間小戲院，晚上還可以多掙幾錢，現在戲院倒了，我們的生意，也跟着它倒。（摸出香煙）來，抽根煙吧！

警（興奮）哦，不不，謝謝。

（閃電，風起。）

警甲（對警乙）走吧！

警乙（望望天，對浪游）就快下雨了！

浪 是呀，這幾天太熱了，就讓它下陣大雨吧！

（兩名警察又悠閒地向右邊去。）

（湯浪游走回暗處，拾起麻袋，上河堤，下船去。）

（右邊，陳一帆糾纏長夢，談着話。一帆拿出鎗匙，開門進屋內。長夢跟着進。一帆點亮了桌燈，屋裏的光線射了出來，把渡頭的右角照亮了。）

（陳一帆倒茶喝。）

長（伸個懶腰）他媽的，今天跑了一整天，累得半死！

一 又想睡覺了？

長 哎！等下他們來了，你跟他們談談，我先躺一下。（躺下。）

一 還有要緊的事情要談呀！

長 沒關係，我睡覺的時候，你們談話我也知道的！

一 你倒不如說，你睡覺的時候，也可以發表意見。

長 去你的，讓我睡一下。

（一帆走進過道，影子消失。）

（朱海義與楊子江從右邊上。兩人在屋邊停下。）

子 汪其羊這狗東西真是膽大包天。老吳都沒有公佈他的醜事，他居然做賊心虛，先下

毒手把他幹掉！

海 他以為這樣做可以滅了他的口。

子 聽說奉城嫂已經發瘋了？

海 唔，自從奉城去年死了之後，她就有點瘋瘋顛顛地，那天她到其羊的家去領薪水，

給他強姦了，她受不了這個刺激，就發瘋了。我剛才到「甘榜烏蘭」去走一趟。聽

說昨天還拿着刀要殺人，所以今早就把她送進瘋人院去了。

子 其羊這狗種，他以為人發瘋了，不會說真話，就可以把他的罪行洗清，可是偏偏碰

到老吳——

海 老吳那天也是剛好要拿薪水，到其羊的家裏去，才看穿他的獸行。

子 可是，我就不明白，老吳既然看穿了汪其羊的無恥，為什麼不告發他？反而跟着他到芭裏去打獵，才給他藥機幹掉。

海 老吳的母親生病，妻子剛剛生產，家裏全靠他一個人賺錢。所以我看這還是飯碗的問題。那天，汪其羊勸他去打獵，我就叫他別去，可是他說他家裏需要錢用，汪其羊答應給他三十塊錢，叫他帶路。我就沒想到他——

（這時一帆從過道出，他在廳內探頭外望。）

一 喂，進來裏面談吧。

海 哦！（與子江移步）

子 （邊走邊談）我說，現在問題是在於你，他既然肯出三千塊收買你，你不接受，這狗東西是敢幹掉你的！

(兩人入屋坐下。)

一 (對海義) 你是說，汪其羊用獵槍把老吳射死，還是他的幫兇林三虎？

海 是誰開的槍，我不知道。那天，我上山去砍柴，採蔬菜。我越過山頭的時候，忽然聽到槍響。我爬上樹梢去，看到山腳的草叢中有人在走動，我以為他們打到了山豬。後來看到汪其羊和林三虎，拿着長槍向前跑，我起了疑心，就躲到一條小溪去偷看。這時，老吳輪在血泊中。起先我還以為是老吳被他們誤殺，誰知道他們把老吳的屍體拖到一個早已挖好的地洞去，然後把他埋了，又用乾的草掩蓋着。

一 前天，報上還說老吳是誤進大芭，迷失了方向，真是大笑話。

海 老吳前幾年跟我在大芭裏砍木，他閉着眼睛都可以走出來，那會迷失方向？這還不是汪其羊這般狗種搞的把戲。

一 後來，你跑去報警時，有沒有把你看到的，全盤說出？

海 沒有，我只說，我發覺到老吳被綁在那個地方。

子 為什麼你不說個清楚呢？

海 因為我還要仔細考慮。

一 汪其羊和林三虎，那批傢伙不是在當天晚上就受嫌疑被抓了嗎？

海 是的，但第二天，他們用一萬塊把兩個人保了出來。

子 這麼說來，汪其羊他們的罪狀根本不能成立，因為沒有人看到是他們殺死的。他們的律師可以說他是迷了路在大芭中被別的人所陷害。

海 我將在法庭上供證，我親眼看到他們把老吳埋起來。

一 他媽的，汪其羊侮辱了春城嫂，害得她發瘋，這件事老吳親眼看到，都替他包涵，可

是他……

海 所以我說，對這般混蛋，我們不能寬容。你饒了他一次，他就越來越大膽。我起先來這裏割膠的時候——

子 其實，其羊殺了老吳，不只是爲了春城嫂的事。去年老吳在暗地裏推動加薪，事情不成，鬧得要罷工——

一 可是，當時是季成出面去爭，老吳他根本不敢正面跟他鬧。

子 但其羊知道是他暗地裏搞的，早已懷恨在心。

海 過去的事，別再提，現在的問題是：我們一定要替老吳復仇。

子 現在春城發瘋了，老吳被殺了，所以問題完全於你，因為這是你親眼看到他們幹的。

一 我知道他們的計劃是這樣：既然他們查出了是你報案，而且知道你準備上法庭去供證，那他們的第一步，就是拿錢先收買你。現在，你不接受，跟他們對敵。我看第二步就是——

子 不必說也知道，老吳被謀殺的事，就可以證明他們是不擇手段的！

一 他媽的，去年我們要求加工錢的時候，他一分錢好像牛車輪那樣，推說什麼樹膠跌價，雨季到了，割膠的天數很少，收入不夠。現在他要收買你，一開口就是三千。

海 不要說三千，就是三萬塊我也不能接受。你想，老吳是我們的好朋友，難道我們能昧着良心做事嗎？就是一個我們不相熟的人被殺了，我們知道了，也要替他復仇的。

子 你這樣做很對，我想不但是我們，就是全村的人都會敬佩你的！

一 你這次勇敢的行爲，使我這個作爲你的朋友，也感到光榮！不過，你在路頭路尾

可要小心，老吳已經去了，我們不希望你也跟着他去！

子 以後你不好單獨出門，我們可以輪流保護你！

海 好，謝謝你們！我看危險是會有的，但我們總不能向汪其羊這狼心狗肺的兇手低頭。

子 長夢又睡着？呸，起來！（拉動他）

海 別拉他，讓他睡吧！他今天跑了一整天，也夠辛苦。

一 今天他實在賣力，一共募捐到二百塊。

海 老實說，我們這般朋友，都很熱心！

子 是呀！但我看這數目還不夠，老吳的母親聽到兒子被殺了，病得更厲害。他的妻子現在還在接生院。那天出山的時候，就先跟人家借了一筆錢，我想這——

一 老張那邊也發動向一些朋友去捐，今天我倒忘了去問他。哎！我看等下我得過去走一趟。

（壁鐘沉重地敲了十二下。）

子 （對海善）夜了，我看你得走了吧？要不然，你家裏的人會焦急的！

一 是呀！我想你的太太一定在門口等着你回去！

海 （一笑）好，走！

子 我看這樣吧，今晚我陪你過去！

海 不必了，難道我今晚真的就會被他們推下河裏去嗎？

一 不，老朱，你還是讓子江陪你過去，我們比較放心！

海 好呀，唯，可是，我家裏不夠被蓋！（海義與子江步出門，一帆跟着）你怕冷嗎？看情

形今晚會有大風雨！

子 哦？這樣吧，你在這等着我，我過去拿件寒衣來！（欲走）

一 （關起門，上棚）哩，等我一下。

海 怎麼？你還要出去！

一 唔！我去問一問老張，看他今天捐到多少錢？順便還有一些事跟他談談。

子 哇，你把門鎖了，長夢等下醒過來，怎麼出來？

一 不會的，他一睡非到天亮不醒！反正我去一會就回來！

海 哪！他可以開後門出來（指右邊）。

子 （與一帆走）我就來！

海 好，你去吧。唯，一帆，你叫老張告訴膠園裏的工友，請大家冷靜一點，等着法庭審判！

一 你說，這案子什麼時候開庭？是不是星期四？

海 唔，還有三天的時間。

子 你等着我！別走開！（兩人出）

（漁漁悠悠閑閑走上堤岸。）

（風起，樹搖，悶雷聲比前響亮，狗吠聲從近處傳來，月亮已被烏雲遮住，天邊有微微的閃

電。）

游 哦，要過河嗎？上來吧！

海 哦！等一下，我等一個朋友！

（浪游聽到等朋友，一怔，把吊著的燈吹熄了。這時的渡頭，除了蟲蛙之聲，一切都死寂！）

（最後的兩個黑影閃了出來。海義點上一根煙，背着他們，沒有發覺。）

海 噫，這麼暗，你怎麼把燈吹熄了！

浪 （冷笑）哈哈！現在行情壞，吹熄了燈，可以省一點油！

（兩個影子已經偷偷地走到海義的背後，一個用手猛力地勾住他的頸項，海義睜了一雙，另一個抓住他的腳，拿絨要綁。浪游衝入幫助，海義舉脚一踢，浪游被踢中退了幾步……）

（風吹，閃電，狗吠，蛙鳴，樹動，自然界的一切，彷彿都爲了這人間的不平而舉起騷動……）

（海義雖然極力掙扎，但是寡不敵衆，終於在陸地廟的迴頭一棍之後被他們所制服。三人把海義扛上河堤。）

（自然界的呼聲，有增無減。）

（屋子裏，有鐘長夢翻身聲響，嘆息了一下但又靜於平靜。）

（子江拿着寒衣進。）

子

海義！（看到沒有人，奇怪，慌張地走到窗口張望）長夢，長夢，海義呢？（沒有反應，急，急忙走上河堤去張望，大聲地向河面叫喚，招手）海義！海義！（急得團團轉，又衝到窗口，猛力地敲着板壁）長夢，快起來呀！海義給人家綁走了！（說完，急忙追上河堤，

下河去。）

（長夢醒了過來，揉揉惺忪的眼睛，到窗口去看看，沒有人，又退回原位。）

長 他媽的半夜裏見鬼，明明沒有人，怎麼我會聽到有聲音！（憂慮，又躺下）

（碧雲與雲萍從右邊出。）

碧 大嫂，你看，渡頭這麼暗，一定是沒有船了，我們還是去找老伯吧！

雲 （焦急欲哭）你大哥，真氣死人，不懂他跑到那兒去了！

碧 別急，大嫂，說不定他已經回家了！

雲 他整天在外頭跑，就不知道我們在家裏多掛心！

碧 好了，別說了，我們快去吧！快呀！大嫂，就要下大雨了！（把褲拉走）

（狂風淅厲地吹着，樹使勁地搖着；一聲震耳的雷響之後，接着是刺目的閃電，狗的長鳴。渡頭籠罩着恐怖的氣氛。）

（屋子裏的燈，在狂風中抖了一陣，終於熄滅了。）

（渡頭上除一兩次閃電外，顯得更加靜了。）

（忽然河上傳來聲響。）

子 哎喲，救命呀！救命呀！

（屋子裏，長夢慌張地爬起來，點了燈，欲開大門，不能出，猛力地踢了幾下，還是徒然；他忙退到窗口張望，然後拿着燈衝進過道。）

（右邊傳來腳步聲，談話聲。）

（長夢拿着燈候前，一帆與老張隨後。）

一 什麼事？好像有人喊救命？

長 是呀！出了事了，快去看！

一 老張，快點。

（三人衝上河堤去。）

張 那邊有隻舢舨划過去了！

長 噢，你看，有人游過來了！

一 那不是子江嗎，快下去！

（三人下河去。）

（他們把落湯雞似的子江，扶上岸。一道鮮紅的血，從子江的耳邊流下來，他喘着氣！）

子 快，你們，快點，追過去！海義，給，他們綁去了，快！快追！他們把他用繩捆着，

套進麻袋去，要扔進河裏去了，快！

一 哦？（拿出響笛狂吹）

張 一帆，快，我會划船，我們先追過去！

一 好！（對長夢）長夢，你先照顧子江。

（老張與一帆下河去。聲響。）

長 子江，你怎麼會流血？

子 我看到海義給他們……綁着，載走了。我趕快游過去，要救他，當我游到船邊的時候，他們……用木棍，要敲我的頭，我一閃，木棍打在我的……肩膀上，我把其中一個，拉下河……他們要把海義，扔進河裏去！你……你，去吧，快去追，我不要再的！

（河面上又傳來聲響。）

一 長夢，有人游過來了，快抓住他！

（長夢一怔，張望，然後急忙下河去！）

(右邊傳來腳步聲，警察甲乙及工友甲乙丙上。)

警甲 什麼事？什麼事？

子 河面上，有謀殺案，兇手在逃，你們，快去追！

警乙 (對甲) 我們走吧！(對工友) 哇，你們誰會划船？

工友丙 我會，我跟你們去！

(三人上堤，下河去，警警。)

工友甲 子江，你怎麼啦！

子 海義，給他們綁走了，我給打傷……。

(河面上有警警。)

警甲聲 呃，這人是誰？

長警 一個兇手！

警乙聲 哦！把他押住，別讓他逃了！

(子江，工友甲乙齊往河上望。)

(長夢已成落湯雞，押着渡娘江蘭飛上，他正在喘息。)

子 就是他，別讓他逃了！

(工友甲乙齊上前揪住江蘭飛！)

長 快說，是誰叫你們幹的？

(清聲不語，低頭喘息。)

工友甲 (把他的手扳到身後，猛力一扭) 還不說！

噯 咬啊！

(子江上前，持着木棍要敲下去。)

(長夢上前攔住他。)

長 子江，別這樣！

子 說，叫他說，不說，我們就幹掉他這條狗命！

工友乙 他不說，哇，把繩子拿出來，我們把他吊起來！

工友甲 (又將他的手往後一扭) 說不說？

噯 咬啊，我說，我說。

子 誰，是誰叫你幹的？

晴 是，汪，汪其羊和林三虎！

子 我早就知道，是他們！

長 好，先把他押到警察局去！

子 我們去找汪其羊算賬！

工友甲乙齊聲 走！

（右邊傳來聲響。）

（雲菲與劉真出，曹水來提著燈，隨後。）

碧 子江，你怎麼啦？我的哥哥呢？

雲 （看情形不對，急）子江，海義在那兒？

子 他！他！

雲 怎麼啦？

（碧真驚奇地望着雲菲。）

子 （指河上）他，他，出事了。

雲 （哭）啊？他怎麼啦？

長 他給人家暗算了！

水 哦？！

子 雲菲，你別急，我們已經派人追過去了！

碧 你是說我大哥給他們——

子 他們把他綁住，要丟進河裏去。

（雲菲與碧真痛哭着，奔上河堤去。）

（右邊的人望着她們。）

雲 （悽慘地號哭）海義，海義……

碧 大哥，大哥啊……

（自然界的呼聲再度掀起。）

（嘩啦嘩啦的雨聲，逐漸由遠而近，迫近蓬頭。）

（閃電，樹台暗，落下。）

（一九六一年清明前夕，亮顯於吧生）

父與子



時間 現代

地點 馬來亞

人物

余學明 男、二十二歲，中學畢業，失業青年。

石玉慧 女、四十歲，小學教師，學明之母。

李小平 女、十九歲，中學畢業，學明之友。

余有福 男、五十歲，中學校長，學明之父。

余敏藝 女、十八歲，中學生，學明之妹。

佈景 一個小康之家的客廳。

正壁有個大窗，窗外的花草，遠山的浮雲，分明可見。窗下放着一架小型的鋼琴。鋼琴的左面有四方矮桌一張，上置電話。鋼琴的右面有個衣架。

左壁壁裏有一過道通房間。壁前置長沙發一張。電唱機一架。

右壁壁前，有一道門通外，門邊有個窗。窗邊有個書櫥，窗下有鞋架。

裏中有張兩層的圓矮桌，圍着幾張單人沙發。

壁上的裝飾包括中國畫，石膏像，學校的團體照等。

（左右以舞臺上演員為準。）

景起

學明坐在沙發上沉思，憂鬱不樂，其母玉慧從左門進。她兩手抱着一大疊學生作業簿，走到臺中，把作業簿放在圓桌上，冷冷地望了兒子一眼。然後從鋼琴上取了雞毛帚，一邊掃一邊說：

學明，你考慮了好幾天，也該有個決定了。
明 是的，媽。

慧 你答應了？

明 不，我不能順從你們的意思。

（玉慧大失所望，低下了頭，整理琴上的歌譜。）

明 （走近椅身邊）媽，我希望你跟爸爸能夠原諒我。這種盲目婚姻，我實在沒有辦法接受。

（玉慧失望之下，仍然不語。）

明 爸爸是個教育界的老前輩，你也是個知書明理的教師。你們不應該逼着自己的兒子去跟一個他所不喜歡的女人結婚。

慧 （拉了一張椅子坐下）你坐下吧，媽跟你說。

(學明坐在母親對面。)

慧 老實告訴你，你對王董事長的女兒有什麼不滿？

明 我跟她沒有愛情，彼此不能了解。

慧 說真的，她很喜歡你，王董事長也有意思把她許配給你。人家有錢有勢，要把自己的千金小姐嫁給你，還是很看得起你呢！

明 媽，我向來最討厭這種富貴榮華的千金小姐。她們飽食終日，無所事事，不是打扮裝飾，就是兜風，看戲。這般傢伙，只曉得享受而不知道勞動，簡直是社會的寄生蟲。

慧 你別胡說八道。別人我不懂，王小姐給我的印象倒很不錯，她聰明，她——

明 (打斷她的話) 我知道，媽，她聰明，她漂亮，有不少的男朋友追求她，帶她去逛街，帶她去舞廳。但，你知道嗎？她向來行為不檢，有人告訴我，她曾經打過胎，現在沒人敢問津，所以——

慧 這是誰告訴你的？你不能亂講！

明 媽，我看妳還是別鼓勵我跟婚姻開玩笑吧！

慧 孩子，你不能了解媽，媽是在爲你着想呀！

明 我知道你的苦心，可是你們只看到眼前的利益，却不顧我的幸福。你們以爲跟這位有錢有勢的大頭家勾上一門親事，爸爸的飯碗從此不怕跳舞，你的職業當然也可以風雨不動安如山。但是——

慧 (有點窘) 你要知道，你失業這麼久，還找不到工作，這次幸好王董事長看重你，覺得你是個可用的人材，所以想給你一個經理的職位，但你却不把它看在眼里。

明 (起身) 經理，那說得更妙了！

慧 有個經理的位置，人家踏破鐵鞋都尋不着！

明 媽，我的志趣是什麼妳不是不懂，叫我這個攪文藝的人去做經理，這——

慧 一切經驗都是從學習中得來的，做經理當然也是如此。

明 好了，媽，不管如此不如此，我們談得太遠了。總之，我絕對不會跟王小姐結婚，那當然談不到什麼經理不經理了。

慧 (又一次失望，嚥停) 王小姐是受過教育的女孩子，她……

明 (不耐煩地) 媽，我求妳別再提起她好不好？一想起她就叫我討厭！

慧 那麼，要怎樣的女孩子才能使你滿意呢？

（舉明低頭不語。）

慧 （起身走到學明面前）聽你妹妹說，你跟李小萍很要好？

明 不瞞你說，我喜歡小萍。她樸素無華，喜歡勞動，不但對文學有興趣，並且對社會問題也有點認識。她不像一般無聊的女孩子只曉得……

慧 （聽得不耐煩，打斷他的話）別說了，學明，老實告訴你，你爸爸不喜歡你跟小萍來往。

明 （呼大了眼）這是為什麼？

慧 你難道不知道小萍的父親跟你爸爸近來感情破裂了嗎？

明 我知道。但這並不影響我跟小萍之間的感情。

慧 你要知道這樣會給人笑話的。

明 這才怪了，難道上一代是冤家，下一代就一定要做死對頭嗎？

慧 這不是這麼說，不過你爸爸看到自己的兒子去跟他所憎恨者的女兒跑在一起，心裏總是不爽快的。

明 但是我怎能爲了爸爸自私的心理，而放棄一個很要好的朋友呢？

慧 你簡直越來越不尊重你的爸爸。

明 我是尊重爸爸的，可是近來爸爸的所作所爲，我實在看不過眼。他只是固執地幹着自己認爲是對的事情，却不顧慮到社會人士對他的反感。比如這次他跟小萍的父親鬧翻了，還不是因爲太過自私。

慧 自私，你敢說他自私，你倒批評起你的爸爸。

明 我覺得無論做什麼事，都不太好過勢利眼。我們是應該爲大家想一想的。媽，妳或許也知道，有許多人都在攻擊爸爸。其實，我們應該仔細研究一下，爲什麼他們會對爸爸不滿呢？可是爸爸不管這些，他只是忙著已結董事長，利用董事長的勢力來鞏固自己的地位，並且利用這種勢力來對付那些他認爲不滿意的人。小萍的父親李子光先生跟爸爸是同事，他教書認真，沒有一個學生說他的壞話，可是他不滿爸爸的所做所爲，難免要說閒話，這樣爸爸跟董事長一疏通，就毫不留情地把他辭退了！他覺得辭退一位教員是小事，但利用這種惡勢力來對付一個教師是很不應該的。

慧 (有點生氣) 我不許你說這樣的話。我看你完全不了解你的爸爸。

明 我是了解爸爸的，可是爸爸却完全不了解我；要不然，他就不會逼着我跟董事長的女兒結婚，逼着我去當經理。我早就看出爸爸對我的志趣不滿意。我想在文化界找個職業，他却替我安排了一個經理的位置，這簡直是學非所用。(坐在沙發上。)

慧 要知道你高中畢業將近一年，還找不到事情做。教書雖然好，但我們覺得你的性情不適合教書，假如能夠在商場上謀出路也是不錯的。

明 可是我對商業沒有興趣，怎麼辦呢？

慧 爲了你的前途，你只好慢慢培養這種興趣。

明 我知道我的脾氣不好，不很適合做一個好教師，但這一方面我是可以自我改造的。

慧 我覺得教導下一代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

明 我說你就是書獃子氣太重，有經理可做你不要。你沒有嘗過教書的滋味，以爲教書有趣嗎？

慧 媽，你不應該對我說這樣的話，因爲你本身是個教師，對於教導學生，你不應該有怨言。人的劣根性就是這樣，往往對本身的職業感到不滿，只一味地想往上爬，而

慧 忽畧了對事業的盡忠。

明 其實有誰不想往上爬？人家天天都在找機會，可是你有了做經理的機會，却想一腳把它踢開。

慧 我知道董事長有個條件，他要我做經理，也要我跟他的女兒結婚！

明 他當然要用一個可以親信的人。

慧 爸爸就爲了這個而逼着我接受這種盲目的婚姻，來加強他與王董事長之間的關係。

明 你以爲我不懂，還要用許多可笑的理論來說服我。

(學明似乎不想再說下去，他站了起來走到鋼琴前，翻開了琴蓋，漫無律地按了幾下琴鍵。)

慧 (走近學明，覺得沒有辦法說服他，只好說得透徹些) 你不是小孩子，自然會懂得你爸爸的苦衷。當初要不是得到王董事長的幫忙，怎能當起這間中學的校長來？最近王董事長又對我們的商業有很大的幫助，我們現在有這樣一個環境，全靠他一手扶助的。他要把女兒許配給你，完全是好意，你却不喜歡她。要知道王董事長是有地位有名譽的人，你這樣做當然會丟了他的面子，這樣直接間接對你父親的事業前途就

有很大的影響。

明 (站在鋼琴邊) 媽，你的話我明白，但是事情難於雙全，我不能爲了討好王董事長而犧牲我個人的幸福，這一點，我想你應該同情的。

慧 孩子，你這樣做，就是忍心看着你爸爸去遇難而不拯救。你要後悔的。

明 媽，我絕不後悔！

慧 (感傷地) 做父母的把你養大了，你就不應體諒你的父母親。(暫停，收拾作業簿) 我

沒有時間再跟你談，我要準備上課去了。你應該再仔細地考慮一下。我想你不會忍心看着你爸爸失敗的；也不會忍心地看着我們的家庭有破產的一天。(從過道下。)

明 (煩惱地在踱方步。不久電話鈴響。他拿起電話筒) 喂……是，我就是。(臉色突變) 哦！

王小姐，有何貴幹？……請吃飯！謝謝妳，我不想……哦！是王董事長的好意，我不得空呀！……看電影？對不起我沒有時間……今晚上去跳舞？(不耐煩) 老實告

訴妳，我從來不會上過舞廳。……誰跟妳開玩笑？我不像妳這千金小姐只曉得開玩笑

啦，吃啦，喝啦，我沒有妳那麼空閒！(憤憤把電話筒放下。)

(這時，李小平出現在右門口，注視着學明的表情。)

萍 學明，跟誰生那麼大的氣？

明 (驚喜地迎下) 小葉，你躲在這兒偷聽？

萍 到底是誰撥來的電話？

明 (低聲，表示厭煩) 還不是那個無聊的王小姐。

萍 你是說董事長的女兒，王雲娜？

明 是的。

萍 聽說她正在追求你是嗎？

明 (開玩笑地) 妳不高興？

萍 高興！她是千金小姐，有錢有勢，跟誰搭上了，你不是可以做經理，發大財嗎？

明 (轉爲不安) 這是誰告訴妳的。

萍 (俏皮地)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

明 這是謠言，你別相信別人胡說。

萍 何必再瞞我呢？事情到了這步田地，那倒要看你有沒有勇氣去反抗？

明 這麼說來，我的事情妳都懂得？(稍停) 不瞞妳說，我定反抗到底。

萍 現在是考驗的時候，我倒要看看你的毅力如何？

明 （走近她）小萍，請你相信我，我決不使你失望。

萍 （滿臉地微笑）可別做個空論家。

明 不會的，假如爸爸還不肯放鬆的話，那，那我只好離開這個家。

萍 你是說逃婚，把事情當作不了了之？

明 不，這不能說是逃婚。我覺得有需要的時候，我要跟王董事長和他的寶貝女兒當面談個清楚，讓他們死了這條心。

萍 這倒是個比較徹底的辦法。不過這樣不是要傷害了我們董事長的尊嚴嗎？

明 這我倒覺得沒有什麼。

萍 沒有什麼？你知道這件事已經傳開去了嗎？

明 有那麼嚴重？

萍 所以，你這樣不是也要難為了你的爸爸？

明 （忍痛）那我只好對不起爸爸了。

（小萍一時不知如何安慰他。）

明 坐下來談談吧。

（兩人並肩坐在沙發上。）

萍 喂，學明，我告訴你一個好消息。（從小皮包裏取出一封信給學明）你看。

（學明接信去看。）

明 哦，好極了，我恭喜你找到了工作！

萍 你看，信中說那間鄉村學校還缺少一位音樂教師，你對音樂也很有興趣，假如肯下鄉吃苦的話，不妨試一試看。

（學明沉思。）

萍 （鼓勵）別忘了現在是工作第一！（見學明仍然不語）是不是有點依依不捨？

明 萍，別把我看成那麼懦弱，我決定跟你一塊兒走。

萍 那好極了，我爸爸也希望我們能夠在一起工作，共同地為我們的下一代而努力。

明 是的，你說得對！（暫停）萍，你爸爸不怪我嗎？

萍 怪你幹嗎？

明 （慚愧地）我爸爸實在太對不起他了。

萍 別提了，我爸爸不計較這些的。（突然想起）哦，對了，你有時間嗎？我爸爸想跟你談談。

明 很好，我現在閒着，我們就去吧！

（兩人站起，走到台前。）

明 你突然決定到鄉村去教書，老實說，多少有點出乎我的意料！

萍 我覺得我們現在生活在這樣的環境裏，跟現實生活太隔閡了。我們應該實地去體會各階層的生活，多跟他們接觸。那兒有無數的兒童和老百姓需要教育。同時，你也別忘了一個文藝工作者的責任，是應該把生命獻給廣大的羣衆。那兒有許多可歌可泣的勞動故事，我們應該利用這支筆把這故事公諸社會，讓社會人士知道他們的歡樂和痛苦。

明 是的，這都是我們應盡的責任，我決不辜負這支筆。

（他們並肩攜手，從右門出去。）

（玉慧呼喊著畢明，走了出來，見麗雲個人，到窗口張望。不快地在沉思踱步。）

（余有蘭抱了一個大皮夾。恨威嚴地從右門進。他把皮包扔在沙發上，脫下大衣也扔在一

起。然後靠近圓桌，伸了個懶腰。取報紙來看。玉慧見他神色不對，吳望着她。）

慧 （把佛的大衣掛起）學校的情形怎麼樣？

福 （拾起頭來）還有怎麼樣，要幹就幹到底。

慧 （在他的對面坐下）你這是什麼意思？

福 斬草就除根，沒有一點顏色給他們看，他們不知道我的厲害！

慧 那你到底使用了什麼手段？

福 哼，早上我公佈了一張佈告，把那幾個搗蛋份子給開除了。

慧 （驚奇）哦！你這種手段未免過份了一點。

福 （冷笑）過份？哼！要知道殺雞可以教猴，爲了提防後患，這樣做才是恰到好處。

慧 （擔心地）我恐怕你這樣做會引起不良的後果。

福 你放心好了！人做事總得有把握，我當然有我的一手。

慧 （稍停）你開除了幾個人？

福 就是負責壁報的那三個混蛋！自從李子光給我踢出校門之後，他們就一直叫叫嚷嚷，寫文章攻擊我，攻擊董事部，還派出代表來質問我，向我交涉。我警告過他們

好幾次，他們還是不怕。你知道嗎？這次他們還想煽動學生罷課來向學校示威。

慧（低頭不語。）

福（忽然想起一件事）我問你，學明的那件事你到底跟他談得怎樣了？

慧（搖搖頭）沒有辦法，他不想小孩子那麼容易說得過的。

福（發怒）還有什麼說得過說不過，他總應該明白我現在處境的艱難。（站起身來踱步。）

慧（他說爲了他的前途，顧不了這些。）

福（氣得咬緊牙根）他根本不把他的爸爸放在眼裏，我得給他一點顏色看。你告訴他，這是我的命令，做兒子只有服從，不許反對！

慧（走近他）我看你這樣對付他是不行的。

福（不行！那麼麼辦才行？軟的方法行不通，都當然只好用硬的辦法。）

慧（假如硬的辦法也行不通呢？）

福（一字一字地）硬的辦法行不通！（轉變語氣）告訴你，我們的事業完全靠王董事長的幫忙。我現在經營的生意，那五萬塊錢的資本是王董事長的錢。沒有他，就沒有我們的事業，所以他的意見，我們只有絕對服從！

慧（好吧，那你自己跟他談談，我是沒有辦法了。要強迫他接受這件婚事，我也說不出具體的理由，更找不到好的藉口。）（稍停）我現在最痛心的，就是你們父子之間的

思想和感情已經離離越遠了！

（突然電話鈴響，余有國走過去拿起話筒。）

福（喂，……是是……哦，王董事長，有什麼事嗎？……哦，好好，我馬上就去，我馬上就去。……是的，我就去。）

慧（王董事長撥來的？叫你幹什麼？

我也不懂，他沒說，大概是商業上的事情。）（稍停）把我的大衣拿來，我出去一趟。

（玉慧取下大衣給他穿上。）

福（從沙發上拿起皮包，走了兩步，又停下來。從皮包裏拿出一張紙，交給玉慧）對了，這是經理合同，你拿去看看。（出右門。）

（玉慧呆呆地目送丈夫出門後，坐在沙發上，看看那張合同。學明從右門入。）

慧（學明，你過來。）

（學明走近。）

明 什麼事，媽？

慧 （交給張張合同）你看吧！

明 （看後）經理合同，爸爸不能這樣做呀，他沒有得到我的允許之前，怎麼可以這樣做呢？

慧 這叫我怎麼說呢？

明 媽，我已經決定到鄉間去教書，明天就要走。爸爸在這方面所做的，完全是無用的！

慧 （着急地）孩子，你不能這樣做，你要為你爸爸想一想。

明 媽，你跟爸爸也應該為我想一想。

（玉慧又焦急，又難過，不知說什麼好。）

明 這完全是你們提出來的，發生什麼事情，我不管。（把合同交給母親，氣憤地坐在沙發上。）

慧 誰叫我們起先那麼窮，要依靠人家的幫忙，才會發生今天這件不幸的事。受了人家的幫助，我們就得依照人家的意見行事呀！

（突然，被藝儀強地闖了進來。）

藝 （急促地）媽，爸爸上那兒去了？

慧 他剛出去。

藝 唉，不好了，學校罷課了。

明 （同時站了起來）罷課！

藝 是的，說是抗議董事部辭退李子光先生，並且抗議今早爸爸開除三位同學。

慧 （驚慌）我早就料到了，這怎麼辦呢？

藝 大家都集中在草場上，要爸爸對大家解釋！

明 爸爸以為用高壓的手段可以制服一切！可是——

藝 哥哥，你別說了，當爸爸遭遇困難的時候，你還說這樣的話。

（玉慧在擦着眼淚，學明知道傷了母親的心。）

明 媽，請你原諒我，可是——

慧 孩子，你爸爸的脾氣你是知道的，你就隨便一點吧，別再刺傷他的心。
明 媽，爸爸要這樣頑固，這樣無理，我也只好對不起他了。

（突然外面像有什麼響聲，三人都怔了一下，敏驍走到窗前向外張望。）
爸爸回來了。

（右門一開，余有福滿臉殺氣，怒氣沖沖地闖了進來，玉慧馬上迎了上去。）

（很緊張地）你，你快到學校去呀……

（似乎沒有聽到，一手推開她）跑開，（對學明）我問你，你剛才才是怎樣侮辱王董事長的女兒？

（莫明其妙）爸，你這是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你自己幹的好事，你還要裝傻？

（仍然不懂）我實在不懂你在說些什麼？

（玉慧和敏驍被這突如其來的事嚇住了，站在一邊。）

你到底是在說他侮辱了誰？

我告訴你，你有膽量你可以去得罪別人，但是你別惹王董事長生氣！

（睜大了眼睛）我幾時去惹這個大頭家生氣？

難道是我冤枉你嗎？剛才王董事長在家設宴請客，他的女兒好心好意地撥個電話來

請你，你不但沒有好好答謝人家，反而把她痛罵了一頓，這是應該的嗎？罵人也得有個分寸，你說的那些話，不要說董事長的女兒，就是那些窮光蛋也不能容忍的！

（學明低下了頭，沒有答腔。）

做人總得飲水思源，我們現在有這樣一個好的環境，難道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你現在竟幹出這種以怨報德的事情來。你要讓也得為你爸爸的事業前途想一想。

你就坐下來慢慢說吧，何必生這麼大的氣呢！（拉他坐在沙發上）敏驍，你倒杯茶給爸爸。

（敏驍從過道下。）

（氣憤地）哼，我一生就不曾受過這麼大的侮辱。王董事長叫我去，在許多客人的面前，毫不客氣地把我教訓一頓，你說這是一個中學校長所能容忍的嗎？

（走近學明）你為什麼對王小姐那麼不客氣？

媽，我已經告訴過妳，我討厭她！

（敏驍取茶出，遞給有福，自己站在一邊。有福飲茶。）

福，告訴你，我對你的婚事的決定，就是最後決定，你別再多心。

明 爸爸，這個我不能接受！

福 不能接受？（站了起來）

明 是的，我已經決定到鄉村去教書，明天我就要去了。

福 我不准你去！

明 爸爸，你不能反對我去教書呀！

福 （趨前）我不准你跟我頂嘴，你是我的兒子，你就得聽我的話。

明 我覺得如果父親的話是對的，兒子當然要服從，但假如父親的意思對兒子的前途是有害的，那麼做父親的不應該老是固執己見，實在有重新再加以考慮的必要。

楚 學明你再別說了！

福 （氣得發抖）什麼？難道我要你做經理是錯誤的嗎？

明 各人有各人的志趣，你不能逼着我去做我所不喜歡幹的事。再說，我們受教育，難道是爲了做經理，要娶富貴人家的女兒嗎？

福 （幾乎暴跳起來）我不准你再說。（暫停）我要你馬上去跟王董事長和他的女兒道歉。要不然，（加重語氣）你就給我滾蛋！

楚 你不要這樣逼着自己的孩子好嗎？

福 你滾開，這不關你的事。（對學明）我叫你去，聽見沒有？

（學明低首不語，有隔牆前，揮手重鎖一耳光，學明倒退一步。敏藝見勢不妙，忙上前拉開父親，玉慧急得哭泣。）

楚 爸爸，爸爸……

福 我要你說，你到底去不去？

明 （抬起頭，挺直胸膛）好，我去，我去！（掉頭步向右門。）

福 站住！（學明回首望着他。）

明 你除了向他們表示歉意之外，我不准你再說別的話。

福 不，我要說，我要說個痛快，我要告訴他們：愛情不是靠他的金錢可以買得到的。

我要告訴王董事長，我有我的理想，經理我不幹，請他另選高明；他的女兒，我跟她高攀不上，請她另外找個門當戶對的夫婿。好讓他們死了這條心。

（楚華，掉頭邁步出右門。）

福 （又急又慌）學明，不行，不行，不行呀！混蛋！（隨着追出。）

藝 (換到玉慧懷中去) 媽……

(母女哭成一團。有韻又傷氣道。)

福 完了，完了！這個該死的畜牲！

(玉慧和敏藝不知所措地望著。)

福 不行，不行，我得追上去！

(轉身欲走，電話鈴響。他慌忙地走過去取話筒。)

福 喂……是……學校，學校怎麼了？……什麼？罷課！……請你維持一下……笑

話，你是訓導主任，這也要管的呀？……什麼？都在等着我去解難！（失神地把電話筒放下。）

福 (長嘆) 完了，完了！一切都完了！……

(他站不穩，順著牆壁地倒坐在椅子上，玉慧和敏藝驚叫一聲，奔上前去。)

慧 哎呀，不好了，不好了。

藝 爸爸，爸爸……

(幕急落)
完結於一九五六年·豫誠。

新的課程

時間 此時。

地點 此地。

人物

丁思山 男，四十歲，房東。

王莉菁 女，三十五歲，思山的後妻，某醫院護士。

丁秀文 女，十七歲，思山前妻的女兒。

丁彼得 男，十二歲，莉菁的龍兒。

陳明娟 女，二十五歲，莉菁的同事。

唐永義 男，二十歲，中學生，思山的房客。

左祥民 男，二十歲，永義的同學。

李亞發 男，四十歲，思山的鄰居。

佈景 一個中下等人家的客廳，佈置很簡單。

正壁中央掛着一張莉菁的半身照。左邊有小門，是永義的房間。門外橫着一張長藤椅。門上掛個圓鐘，鐘指兩點。右邊有個紅十字小藥箱。

右壁裏邊有個門，是薊菁的房間。門邊有張小桌，外邊有條過道，通廚房。
左壁臺前有個大門，通外。裏邊有個窗。窗下有個鞋架。舞臺中央有張四方
桌，兩旁椅子各一。

幕起 彼得在獅子裏拍球，邊嚷邊跳。秀文從右邊過道上。她穿着一件舊衣服，面容

蒼白，右眼眶裏是青腫。

文 弟弟，別吵了，爸爸在睡覺，你知道嗎？

得 我不知道，你知道，只有你知道。噢！（做鬼臉。）

文 好，你不聽話，等下媽媽回來我告訴她。

得 你告訴，我怕你？

文 你別壞，弟弟。

得 我是……我不是你的弟弟。噢！（做鬼臉）你，你不是我媽媽生的。

文 （畧停）你不是爸爸生的？

得 你的媽媽，早就罵地了！

文 你再說，我要告訴爸爸。

得 我不怕。囉咧！昨天你給媽媽打，你看，（指着他的眼睛，畫個圓圈。做個鬼臉。）唔唔
唔……

（秀文氣得忍無可忍，追過去。彼得一閃，跑到另一邊，哼着小調，作出一些古古怪怪的動

文 好，等下媽媽回來，我一定要告訴她，說你早上到房裏去偷她的錢。

得（有點怕。但還硬嘴。）哎喲，哎喲，誰偷她的錢？

文 你還說沒有？

得 我怕你？我也要告訴媽媽一件事。

文 我又沒有做錯事，你說好了。

得 哎喲，哎喲，你還說沒有？昨天晚上，媽媽下坡的時候，你跟他，（指一指水義的房

間）跟他出去走，嘻嘻，去拍拖！

文 你再說，我——（趨前捉彼得。）

得 嘿喲，去拍拖了，我要去打球了，我要去拍拖了！（跳着從大門出。）

（畢山從右房上。）

山 我才躺下去，想睡個覺，你們就把我吵醒了。

文 是弟弟在這裏呱呱叫。

山 秀文，你過來。（坐在長條椅上。）

文 幹嗎？爸爸。

山 （仔細地望著她的臉龐）好了嗎？還痛不痛？

文 好一點了。

山 你媽媽不好，她把你打得太重了。

文 爸爸，你現在才說這些話有什麼用呢？昨天媽媽打我的時候，你又不肯出聲。

山 哎！這是爸爸不好。可是，秀文，你媽的脾氣很暴躁，你是知道的。她總喜歡跟我鬧架。

文 爸爸，要不是爲了你，我早就想離開這個家了。她總不把我當成一個人看待。（流着眼淚）只恨媽媽死得太早，現在我才要受她的虐待。

山 哎！這是爸爸的錯。可是那年你媽媽死了，你還很小，沒有人照顧，所以——

文 所以你就跟她——

山 那時候，爸爸有錢，生意做得很大，生活自然也過得很好，所以她待你也還不會怎樣。可是後來，爸爸的生意失敗了，現在我們變成了窮人，她過不慣這種生活，便時常找我們發悶氣，把這個家搞得沒有一天安寧。

文 社會上窮人多着呢？有誰像她這樣整天吵吵鬧鬧的？

山 秀文，聽爸爸的話。你就忍一忍吧！別去惹她生氣。

文 爸爸，這幾年來，我幾乎每天都給她打，給她罵，難道我還忍不夠嗎？你就是處處順從她，她才愈欺侮你。爸爸，難道你沒有聽見嗎？人家都在背後譏笑你，說你，說你——

山 說我什麼？

文 說你，說你怕——

山 哎！這個我知道。老實說，我讓她，並不是說我怕她。我常常忍着不出聲，這完全是爲了這個家呀！（暫停）哎！別提這個吧！（望一望中房）怎麼！永義出去了？

文 唔，他早上就出去了。

山 哎！他說要多找幾個同學來住，到現在連半個影子都沒有。

文 我看他不會去找的。

山 爲什麼？

文 說不定他自己都想搬呢！

山 哦！

文 他喜歡寫作，需要一個安靜的環境。在這裏，媽整天呱呱叫，他怎麼住得下去呢？

（門外傳來談話聲。永義和祥民上。）

義 哪，我就住在這兒。

民 （觀察一番）這個環境不錯呀！

義 （介紹）這位是我的房東。

山 哦，你們是同學嗎？坐啦，秀文，去倒茶來。

文 哦！（出。）

民 別客氣，別客氣。

山 （對祥民）我們這個環境很清幽，離學校又很近，孩子也不多，不會嘈雜的。

民 哦，哦。

義 他是來玩玩。

山 （會意）是嗎？好好。你們坐。（從過道出。）

義 這個環境本來是很適合讀書的，但碰到那個女房東，真頭痛。

民 怎麼？她對你不好嗎？

義 我寄宿在這裏，總算的一個客人，她對我倒不敢怎樣。不過她那張嘴的確叫人討厭，一回來總是呱呱叫，不是罵丈夫，就是打孩子，鬧得雞犬不寧。

民 這樣，你怎能專心寫作呢？

義 就是啦！所以我正在找房子，想搬走。

民 你的房東到底是做什麼的？

義 他沒有工作，失業很久了，靠老婆來養。

民 那麼，他的老婆呢？

義 （指壁上的照片）喲，就是這個傢伙。

民 （搖頭一望，）哦！她是當護士的？

義 是呀！

民 （驚奇，走近去看）哦！原來是她，真是冤家路狹。

義 什麼？你認識她？

民 這個傢伙在醫院裏是大名鼎鼎最壞的一個，誰不認識？

（永義噓了一聲，指一指裏邊，叫他小聲一點。）

民 有一次，我帶了我的母親到醫院去看病，老實說，我不懂她在治療室裏跟人家打針，就推門闖了進去。不料，她掀起一副棺材臉，把我大罵了一頓，問我曉不曉得規矩，還用力把我推了出來，害得我在衆人的面前好難受。

義 哈哈，有這樣的事嗎？難怪你對她不會有好感。

民 其實，不只我一個討厭她，住在我們那一帶的，有很多病人都吃過她的虧。你想，一個人病了，已經是很痛苦的事，到醫院去，還要給她罵東罵西，誰受得了？

義 她在醫院裏對待病人的事，我也聽這裏的鄰居說過。

民 老實說，現在我們那邊有一些人正在發動，要聯名寫信到醫院去告她。

義 哦？去控告她？

民 這個傢伙太豈有此理了，應該給她一次教訓才行。

義 我常常在想，這些做迷西的，只懂得醫學常識還不夠。醫院當局必須設立一門新的課程，不僅教導她們如何去「看護」病人，而且還要教導她們怎樣去「愛護」病人。

民 對，凡是那些沒有慈善心腸的，就不發畢業文憑，她們必須再讀這門「新的課程」。

（秀文端茶上。）

文 （對群民）請喝茶。

民 謝謝你，我自己來。（接過茶。）

義 （介紹）她是我房東的女兒。（對秀文）你媽媽還沒回來？

文 唔！大概又去搥麻將了。

義 （指一指她的眼睛）你這個怎樣？好一點了嗎？

（秀文不答，含羞地低下頭，轉身從大門出。）

民 喂！（指著眼睛）她這裏為什麼青腫起來？

義 給她後母打傷的。

民 豈有此理，怎麼打到眼眶上去了？

義 （指壁上的照片）你不懂，這女人很殘忍，她拿牛奶瓶來敲她的眼眶。

民 哦！這真太豈有此理了，難道你沒有阻止她嗎？

義 昨天她打的時候，我剛好不在。其實阻止又有什麼用呢？她根本不聽你的。以前，

我勸過她好幾次，她反而罵我是在教訓她。她說她吃鹽比我吃米還要多。

民 到底是爲了什麼事，把人家打成這個樣子？

義 根本就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只要她心裏不高興，她就有很多藉口來打罵孩子。譬如說，她一踏進門，假如秀文沒有上前叫她一聲，她就會罵個不停；有時，放工回

來，要是忘記泡一杯阿華田給她，少不了又是一巴掌。

民 你房東難道看見自己的骨肉被後母毒打，還做泥菩薩不開口嗎？

義 這怕老婆的，他那裏敢開口。老實說這傢伙也太沒出息，失業兩三年了，老是藏在

家裏，又不去找份工作，要靠老婆吃飯，那也難怪要怕她三分了。

民 實在太沒骨氣了。

（這時，莉青已經從後門回來，在廚房裏。）

黃聲 （不懷好意地）秀文，秀文，秀文，（摹倣）彼得，彼得，彼得上那兒去了？

民 誰呀？

義 是她，雌老虎回來了。

民 怎麼從後頭回來？

義 走小路，比較近。

民 那我先走一步了。

義 怎樣？怕她？

民 不不不，冤家聚頭，總不是好兆頭的。

義 好吧，我不留你。

民 那我走了，不打擾，你還是寫你的大作吧！

義 笑話，她回來了，我那裏還能寫東西？

（永義逃走許民之後，進中房去。）

青 發 （提高嗓子）秀文，秀文，都死光了？

山 （思山有點慌張，打從過道上，剛好秀文從大門拖着一大團晒乾的衣服上。）

山 秀文！秀文！

文 什麼事？爸爸。

山 哎！你媽媽回來了，她叫了你好幾次了，你快進去吧。

文 討厭！

（青發從過道上，穿着護士制服。）

青 （聲色俱厲地）都死光了，都變成啞吧？

（李亞發從大門上。）

發 哦，迷西，你回來了？

（青發瞪他一眼，不應。）

發 我早上來過一次，你剛好不在。我是想來麻煩你，給我——

青 什麼事？

發 哎，我的女人，那個，那個老毛病又發作了，我是想求你，再給我幾粒藥丸。

青 沒有了，我這裏不是醫院。

發 （很窘）我知道，不過，我們窮人家沒錢請醫生，我又要娶德士，沒有時間到醫院去久等，所以，我才想請你幫忙。

青 一次半次要緊，你常常來拿，我那裏有那麼多藥丸給你？（轉身入右房）秀文，進來！

山 （見秀文踉蹌）去，快去！

(秀文不動。)

菁聲 我叫你，聽見了沒有？

(秀文遲疑地才跨進房門，就聽得拍的一聲。)

菁聲 爲什麼叫你不應？你比我還要大了？

文聲 我去收衣服，沒聽見呀！

菁聲 沒聽見，你還敢說沒聽見？彼得呢？我叫你看他，你讓他跑到那裏去啦？說！

文聲 他拿着一個球出去了。

菁聲 誰叫你讓他出去的？啊？

(嘩嘩拍拍的聲音，接着又轟轟地響，好像是秀文在極力掙扎着。)

菁聲 你說，剛才爲什麼故意不拿兩傘到路口去等我？你是想叫我晒死嗎？啊？

(永義從後房上。)

義 (向思山) 到底是爲了什麼？

山 誰曉得呢？

義 難道你就永遠叫秀文讓這麼待嗎？

山 哎！

發 (對思山) 秀文也怪可憐的，你快去把她拉開吧！

山 (躊躇地走到房門口，掀開門簾) 好了，好了，你要把她打死是不是？

菁聲 你跟我開開。我打孩子要你來過問？(思山放下門簾，畏縮地退出) 我打她心痛是

不是？有本事你就自己賺錢來養她，我就不過問。現在，她吃我的，穿我的，我愛

怎樣就怎樣，你管不着。

菁聲 說呀，爲什麼不說？(身子碰到牆壁的轟轟的聲音) 我告訴你，我不怕你壞，我有辦

法對付你。

(嘩嘩拍拍的聲音，文秀痛哭聲。)

(亞發跟永義使個眼色，叫他進去解圍。)

(永義忽無可忍，衝進房去。)

菁聲 你進來幹什麼？

義聲 我看不過眼。

菁聲 看不過眼你就滾出去！我的房間誰叫你進來？

(永義拉着秀文上，秀文一邊哭，一邊扶眼淚。有壽跟着上。)

義 哼！虧你做護士，你的好心好殘忍！

青 什麼？你說什麼？

義 你這樣做，我們就是對付不了你，法律也會制裁你的。

青 別在這兒說廢話，告訴你，不喜歡的話你就給我搬出去，少在我面前放屁。

義 我要搬的，我老早就想搬了，你以為我還留戀這個地方？我天天聽你這樣呱呱叫，

我那兒還能讀書？秀文，你不必怕，這些日子來，你的苦也受夠了。我現在帶你去到福利部去，你可以控告她虐待。

山 永義，你，你——

發 對的，帶她去福利部去。

青 福利部是你爸爸開的？去你的！

發 (報復似的)不是我多嘴，我們做鄰居的知道得最清楚，你常常這樣虐待秀文，叫誰看了都生氣。我看你簡直沒有一點人性！

義 我真不懂像你這樣的人也會做了迷西。

青 我問你們，她是你們的什麼人？我們家裏的事誰叫你們來管？

義 站在人道的立場，我們有責任來——

發 對的，站在人道的立場，我們應該——

青 什麼人道不人道？我不喜歡聽你們的屁話。你們都跟我滾出去！要不然，要不然我就打電話叫警察來，說你們到我的家來搗蛋。

義 秀文，你現在就跟我走。(拉着她的手，欲出。)

山 永義，永義，你不能這樣呀！

青 (對山)你少開口，讓他去吧！哼，他真的敢這樣做，我就控告他拐帶良家婦女。

發 (對永義)讓我來吧，你把秀文交給我，我是不怕她控告的。我現在就帶她去福利部去，有什麼事，我一個人負責。

義 也好。秀文，不要怕，你現在就先跟亞發哥去。

山 秀文，秀文，你不能跟他去。

義 秀文，你應該去！

發 我們走吧。

（思山追上去，拉着秀文的手。）

山 亞發哥，我有話跟你說。

文 爸爸，你讓我走，這個家，我也呆不下去了。（掙脫，哭泣着出。）

（思山追出去。）

菁 好，你現在既然跟我反臉了，那我也用不着跟你客氣。你今天就給我搬出去，這個房間我自己要用。

義 沒那麼容易，要驅逐房客也得事先通知。再說，我的房錢已經交到這個月底。

（群民慌慌張張上。）

民 喂，不好了，趕快——

義 什麼？

民 路上有個小孩子給車撞倒了，頭部流了很多血，需要急救，趕快！

義 哦？那怎麼辦？

民 快，快，（對菁）妳，妳不是迷西嗎？趕快，救人要緊。

菁 你是什麼人？

民 你別管我是什麼人，現在是救人的時候呀！

菁 你來找我幹什麼？我這裏又不是醫院！

民 噢！你是迷西，救人是你的責任呀！

菁 笑話，難道你給汽車撞死了，我也要負責？

民 哼，豈有此理，你這太……（想不出合適的話）太豈有此理了！

義 你做迷西的，看到人家給車撞了，難道還袖手旁觀，不聞不問嗎？

民 （轉軟，哀求）這孩子躺在路中間，滿身都是血。要送去醫院怕來不及了。你應該去救他。你是迷西，你有藥品，你知道急救的方法，我求求你，救救這孩子的一條命吧！

菁 別說了，我沒有你們那麼閒空！

（水鏡在壁上的藥箱取了一瓶藥水。）

菁 你幹什麼？

義 我拿一瓶止血藥水。

菁 那是我的東西，你不要動。

義（不悲）平民，我們趕快走。

民 豈有此理，見死不救，以後你不得好死。

青 都給我滾出去。強盜，流氓……

（永義和祥民匆匆出，幾乎和迎面而來的穿着護士制服的明娟撞個滿懷。）

娟 這樣匆匆忙忙的，到底是怎麼回事？

青 你不懂，他們都是瘋子、流氓……

娟 怎麼回事？

青 別說了，簡直把我氣死了。

娟（累得）喂，刺青，今天怎麼還沒有放工你就先回了。

青 昨晚捱了一夜的麻將，今天疲倦死了。

娟 你知道嗎？剛才院長找你。

青 哦？有什麼事？

（明娟欲言又止。）

青 說呀，到底是什麼事？

娟 哎！說出來了，你會難過的。

青（急）有話快說呀！

娟 剛才院長對我說，有一些人聯名寫信給他，控告你虐待病人，要求院長開除你。

青 我虐待病人？（有點怕）院長說要開除我？

娟 我不大清楚，我看他會直接跟你談的。

青 哼！不幹也罷！（忽然從中來。）

娟 哦，還有昨天你罰他，不給他吃的那個病人，剛才死了！

青 死了？

娟 唔！刺青，我說你這樣做也太過份了。

青 什麼？你的意思是說我害死了他？

娟 不，他的病勢很嚴重，我們知道他不會活多久的。但我們做護士的，不應該在他要

死的時候，還給他加上掙錢這一層痛苦。

青 你不懂，他多野蠻，罵了我好幾句粗話。

娟 你應該體諒到，一個人在生病的時候，由於精神上 and 肉體上都遭受到痛苦，脾氣往

往是比較暴躁的。

菁 哼，我不幹了！這工作只有受氣！

娟 菁菁，你不應該這樣說。我們做護士的工作雖然辛苦，但我們在精神上是愉快的。

因為每一天，我們都在救人。我們安慰那些生病的人，我們幫助那些痛苦的人解除痛苦。只要我們想到我們的工作，我們的責任，是在行善救人，這就足以使我們感到愉快了。

菁 我沒有你那麼好的脾氣，我知道這份工作是不適合我幹的。我在醫院做了幾年的護士，我對這工作只感到討厭。

娟 我們醫院裏有些護士，經常給社會人士攻擊，說我們對待病人，不能盡護士之道。

我想這毛病就是因為我們做護士的，對本身的工作不負責任。她們還不明白這種工作的崇高意義。她們只是爲了錢，爲了生活，才到醫院裏來服務，所以——

（思山從過道上。）

山 （不知所措地）他眞的把秀文帶到福利部去了！

菁 別說了，我等著瞧，看他們敢對我怎樣？

娟 秀文到福利部？那是爲什麼？

山 哎！

（永義兩手捧着一個孩子從大門上。那孩子的頭部裹着一塊布，布上染紅了鮮血，祥民跟着上。他手中拿着一個球，大家一看，都怔住了。）

菁 （同時地）哎呀！

山 （同時地）哎呀！流血！

娟 （同時地）怎麼了？怎麼了？

菁 你不好把他送到我這兒來。送去醫院！送去醫院！

山 是誰？流了那麼多的血！

娟 到底怎麼回事？是不是撞到的？趕快！趕快放下來。菁菁，你快把藥水拿來。

義 （悲憤地將孩子平放在桌上）不必了。他，他已經死了！

（同時地）啊？

山 （同時地）死了？

菁 （同時地）死了？

(鮮民走過去，把球交給青菁。)

民 這個球，你留下來做個紀念吧！起先，我還不懂這孩子是誰，等到永義去了，我才知道，原來這個被車撞死了的，就是你自己的兒子！

青 (同時地) 啊！

山 (同時地) 啊！

娟 (同時地) 啊！

(青菁與思山發狂似的衝上前去，拉開那條染着鮮血的布巾。)

青 (號哭) 彼得，彼得啊！(擁抱着屍體。)

山 完了，是誰，是誰把他撞死的？啊，我，我……。

娟 他，他死得好慘啊！(流淚)

(青菁立不穩，歪歪斜斜地暈倒了。)

(思山與明娟叫着她的名，把她扶住。)

民 她，她暈過去了！

義 (自言自語似的) 她暈過去了，那證明她疼愛自己的兒子。不忍心看到自己的兒子受到

痛苦和死亡！

民 假如她也能夠用愛自己的兒子的那份感情，去愛別人，去愛病人，那——

義 我希望今天這個痛苦的教訓，可以當作她必修的新的課程！

(幕落)

(完稿於一九五七年·吧生·)

別
後



時間 此時。
地點 此地。

人物

佈景
李為和 二十三歲，商行職員。
王葉明 二十四歲，小學教員。
王葉綠 二十一歲，醫院護士。
星洲信託局住宅區一座第三層的客廳。

舞臺右邊有兩個大門。外門通外；裏門通房間及廚房等。
正壁有書櫥一座，壁上有畫圖。
左壁有個大窗。

舞臺中央，圓幾桌一隻，矮藤椅幾張。
其他傢具有鞋架，茶桌等等。

幕起 黃昏的時候，夕陽西照。

爲和悶悶地坐地着，心不在焉地翻着報紙。

葉綠扳着一幅面孔，伏在窗邊。

顯然地，他倆是吵鬧過了。

和 怎樣？現在你不開口了？或許你認爲沉默就是一種蔑視吧？可是我告訴你，真理是越辯越明的。沉默就是退却！

（葉綠依然伏在窗邊，把視線投向窗外。爲和無可奈何地加強了語氣。）

和 你別裝發作啞，這個問題，關係我們的前途很大。我希望你能夠給我一個答覆：到底你能否接受我的建議？

綠 （圓轉身來）你這個建議，未免太苛求，太胡鬧了！

和 不苛求，也不胡鬧！我叫你辭去護士的職務，完全是爲了你的好處。

綠 你實在叫我猜不透！兩年前，一直鼓勵我去做護士的是你；兩年後，激烈反對我做護士的又是你！

和 道理很簡單：兩年前，我還幼稚；兩年後，我學得比較老成！當年我只認識到一點

理論：目前，我對現實生活有了深一層的了解。

綠 可是你反對我做護士是沒有理由的！

和 誰說沒有？第一，工作太辛苦，會影響你的健康。第二，沒有自由，時間要受到人家的限制。好像這次，我好容易才得到幾天假期，辛辛苦苦地從吉隆坡趕了出來，

本來想好好地跟你玩幾天，誰知道你每個晚上都守在醫院裏。到了白天，就昏昏沉沉，老是想睡覺。你這種生活簡直跟蝙蝠和貓頭鷹沒有兩樣！還有，第三，我討厭

看到你老是像一隻哈吧狗那樣，時時刻刻都跟在醫生的後頭。他走到東來你就跟到東，他跑到西去你又追到西。這樣形影不離地叫我看了難堪。

綠 這只是工作上的合作，你又何必——

和 合作？說得是，多少醫生的太太當初做護士的時候，還不是美其名曰合作？可是到頭來呢？

綠 好了好了，你別越說越無聊了！

和 並不無聊，我現在是說中了要害。不過我會明白，禿子總是怕人家揀帽的！這個我們可以暫且不談。現在，言歸正傳。我叫你辭去護士的工作，想把你介紹到我們的

公司去服務，這難道會有什麼錯誤？

綠 我已經說過了：我喜歡護士的工作，因為它是清高神聖的！我認為這份工作總比到吉隆坡去做一名女秘書要好得多！

和 這只是你的淺見，我並不以為然！或許你有一個錯誤的觀念，因為在許多電影上，那些做經理的總是喜歡追求女秘書的！可是我可以向你保證：這類事情，將不可能在我們的公司裏發生。因為，因為那位經理，就是我的父親！他老人家素來德高望重，譽滿南邦，是個十足的正人君子，這個，你儘管放心！

綠 我不管那位經理是誰？我只認為你不應該叫我放棄一份我所喜歡的工作，去接受一份我不喜歡的職務！

和 我不知道你是怎樣想的？在我這方面，我總希望我們能夠生活在一起！

綠 我也是這麼想。可是上次我哥哥辛辛苦苦地替你找到了一份在鄉村教書的職位，叫你出來你又不肯？

和 這是不可能的呀！一來，我們自己的公司需要人手；二來，我是在都市生活慣了的，叫我到鄉村去給蚊子咬，我那裏受得了呢？

綠 我現在的情形就跟你差不多。我在星加坡住慣了，在這裏，我有很多朋友，你叫我到吉隆坡去，我也會不慣的！

和 有我在，你還怕什麼呢？借語說得好：朋友滿天下，知己只一個。有了一個知己，雖死也無憾了！你又何必整天周旋在這一堆朋友之間呢？

（敲門聲響。）

（葉綠上前開門。）

綠 噢，老吳，進來呀！

男聲 （在門外）不不不，我很忙，就要走了。爲和呢？

（爲和趨前，在門邊。）

和 怎樣，整理好了嗎？

男聲 一切弄妥了，等下你上樓去，把行李拿下來。

和 O Kay!

男聲 時間差不多了，不好再耽擱！我先到火車站買票！

和 好好好，我就來了。

(爲和順手把門關上)

緣 爲什麼不請他進來坐坐？

和 坐坐？何必多此一舉呢？總之，我不會製造機會給你就是了！

緣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和 你心裏有數，自個兒明白。

緣 哦！我現在才明白，原來你叫我到吉隆坡去，是想調虎離山，反對我在星加坡交朋友！

和 你要交朋友，我不反對。不過，我總覺得，現在的你，跟兩年前的你已經大不相同。兩年前，當我們都在學校裏唸書的時候，你還……說得庸俗一點，你還「名花無主」。可是現在呢，你我之間，「大勢已定」。所以，我覺得你現在的一言一語，一舉一動，都要思維再三，總不能像以前那樣無拘無束！

緣 我一路上所做的事情都很謹慎，並沒有什麼對不起自己的地方，不相信的話，你可以問我的哥哥！

和 你的哥哥在思想和作風上，都跟我有一段距離。老實說，我跟他是有點格格不入

的，他自命不凡，總認爲我跟不上時代，只有他才是時代的先鋒。

緣 並不是我想吹牛，我的哥哥在各方面都比你強得多。

和 那是你的淺見，我並不以爲然。其實，空喊口號又有什麼用呢？西洋有句諺語說得好：鼓是空的，所以才敲得響！

緣 我才不認爲那是空喊口號。他富有正義感，只要他認爲是對的，他就幹！

和 法國的大文豪，羅曼羅蘭曾經說過：有些青年人，以爲空想一番，吶喊幾聲，就可以改造世界，他們好比那些窺伺待發的狗，常常捕風捉影的狂吠。

緣 即使是狂吠，有時也會把那些做賊心虛的人，嚇得心驚膽跳的！

和 (取煙，燃上) 咳！現在的青年，多數都犯上了可怕的幼稚病。他們不想腳踏實地，總喜歡空喊口號，學時髦。這些沒有本事的人，總有一天會爬得高，跌得痛的！

緣 可是現在也有不少青年，他們不求上進，懦弱，無能，甘心作井底蛙，每天只會「坐井觀天」。這般可憐蟲，就因爲恐怕跌得痛，所以永遠也不能享受到爬得高，望得遠的樂趣。

和 (有點難堪，苦笑) 哼！你這句話好像有點影射的作用，你到底指的是誰呀？

綠 這個人遠在天邊，近在眼前！

和 豈有此理！其實這只是你的淺見，我並不以為然！

綠 不以為然？我說你呀，出來社會混了兩年就完全變了。

和 變了？哼！笑話，老實說，我不管天變、地變、人變、物變，而我自己嘛，總是以不變應萬變！

綠 你說你沒有變？

和 我又不是變形蟲，「何變之有」？人家會看風轉舵，搖身一變，而我總是正道直行，不被左右。在以前，我是加此！在目前，我仍舊一樣，在將來，我還是依然故我！在以前，你不會抽煙，現在你煙不離手；在以前，你不會跳舞，現在你常上舞廳。這些，難道不足以證明你變了嗎？

和 你別着急，請聽我道來：我抽煙，那是為了體脫。在商場上應酬，教人家一根煙，或是接受人家一杯茶，都是為了表示親善客氣。商場上有個秘訣，就是福多人不怪。假如你懂得了這個道理，談起生意來就順利得多！至於跳舞，也是為了應酬。我現在在公司裏擔任的是外交職務，專門搞聯絡的工作。碰上了些洋朋友，不得

不跟他們去跳兩跳。要不然，他們就會覺得我跟他們格格不入，談起話來自然不會投機！這樣，在生意上着想就絕非善策！

綠 誰不知道你是在找藉口，想自圓其說。告訴你，我討厭你這樣做！

和 你討厭我這樣做，那是因為你對商場上的了解太淺薄。難怪難怪，我會原諒你的！

綠 （啼笑皆非）我更討厭你這油腔滑調。你簡直愈來愈輕浮了！

和 這只是你的淺見，我並不以為然！（突然想起）噢，你忘了，兩年前，在一個涼風習習的晚上，我們在海濱散步的時候，你曾經說過什麼話？

綠 我說過什麼？

和 你不是曾經低着頭，羞人答答地讀過我端莊有為，老成持重嗎？

綠 （羞慚）別說了！胡鬧！

和 假如這麼說會胡鬧，那當時說這些話的人才真的胡鬧呢！

綠 （一本正經地）老實說，在當時我是這麼瞭解的。但現在我覺得我的觀察是錯誤了！你的缺點已經漸漸地暴露出來。我從你的談吐、你的舉動上可以看出你跟以前大不相同！告訴你，不要以為你這樣滑頭滑腦，我會輕易地跟你到吉隆坡去！你休

想！

和 我也告訴你，不要以為你留在星加坡，整天跟那些老搖嘴唱呀，跳呀，就會唱出一個春天來！你夢想！

綠 嗯！我即使是極端地答應你，我的哥哥也會反對的！

和 你哥哥是什麼東西？他只知道反對這個反對那個！好像他是專門爲了反對而來到我們這個世界的！（暫停）對了！這條伙老半天看不到他的影子，到底上那兒去了！

綠 他參加志願工作隊，去建設勞動公園。

和 哈！他又在耍新花樣了！

綠 怎樣？你認爲他這樣做不對嗎？

和 不是說不對，我只是懷疑：像他這樣一個白面書生，到底能做些什麼呢？重的，他搬不動；輕的，他也一樣挑不起。充其量嘛，只能拾幾塊小石頭，喝掉人家幾瓶汽水罷了！不過我會了解他的動機的！大凡一些搖筆桿的人很多犯上他的毛病。不信，你等着瞧！今晚他回來了不是又可以寫篇文章去發表？這樣不但可以撈一筆稿費，而且還可以自命不凡，說是站在青年隊伍的最前線呢！

綠 他雖然幫不了大忙，可是他有這種熱情，有這種勇氣跑到陽光底下去參加建設的行列，總比你這種躲在舞廳裏醉生夢死的人要好得多。

和 哎，空喊口號有什麼用呢，羅馬不是一天可以造成的！

綠 就因爲羅馬不是一天可以造成的，所以我們才應該號召更多的人來參加建設的行列。假如每個人都像你這樣坐享其成，那麼，任何事情都不可能成功的！

和 各人有各人的生活環境，各人有各人的工作崗位，這個社會是個個比複雜的團體，不要以爲只有你們才能創造世界！

（葉明在門外哼着小調。葉綠與爲和各自扭着面孔，不出聲。）

明 （滿身寒戰，面露驚容，但精神上顯得很快地唱着歌）……爲了建設齊努力，絕不逃避，站在青年隊伍最前線！

明 （推門進，抬頭一望）噢？你們都在？好極了！好極了！（察覺他們神色不對）怎樣？又鬧翻了？

（爲和與葉綠各自低頭不語。）

明 （自言自語似的）怪了！今天這屋子裏怎麼這樣沉悶？大概是狂風暴雨即將到來了

吧！（望着窗外）老天也居然愁眉苦臉起來了，等一下，雷公與雷婆說不定又要打架了！

和 根據生物學家的解釋，人呼出來的是二氧化碳，吸進去的是氧氣。今天，你們這小天地多了我一個人的存在，可能你會感到缺少了一點氧氣，所以才覺得沉悶。不過，你放心，今晚上，我就要走的！

明 你別瞎猜，我沒有這個含意！我指的是氣壓，跟你的氧氣沒有關係！說真的你今晚就要走？

和 不要還留在這兒幹什麼呢？在你老兄的面前，我顯得更渺小了！

明 咱們談正經的。我覺得你應該回到我們這裏來。在以前，你不是一樣地熱情嗎？只是現在你走進了商場，免不了會染上一些商人的氣息。今天我去參加了勞動隊伍，使我得到了一個很好的啓示：我覺得人類的團結與合作的精神實在太可貴！工場上那種不分老少，同為建設國家而努力的熱情，太使我感動了！

（為和聽得不耐煩，已在伸懶腰，打呵欠。葉明看到了就轉換話題。）

明 （對葉綠）葉綠，剛才我碰到老陳，他說今晚學校的聯歡會要提早舉行，叫你早點

去幫忙！

綠 我知道！

（為和好像不注意他們的談話，懶洋洋地站了起來。）

和 時候不早了，我得上去把行李拿下來，我一下子就會回來。葉綠，你等着我。我們那件事還沒有解決，我得再跟你談談。

（葉明與葉綠目送為和出門。）

明 怎樣？你們又吵架了？

綠 他強調尊理，我聽了就討厭。剛才他又老調重彈，要我辭去護士的工作，跟他到吉隆坡去！

明 做護士是一門很有意義的工作，有許多女的想做都沒有機會。你假如把它辭了，不是太可惜了嗎？

綠 我也是這麼說呀！

明 為和也未免太豈有此理了，他自己離開我們的團體生活，就想把你拉去搞小圈子。我不會那麼傻跟他去的！他現在的思想行為跟以前大不相同。我愈看愈失望！

明 人總是如此，過慣了孤獨生活，對團體生活就會反感。鵝和在商場上混了兩年，他的生活環境和所接觸到的事物都與我們的截然不同。現在回到了我們這裏來，對我們的作風，自然會看不順眼哪！

綠 可是他總得要明辨是非呀！

明 有不少人都犯上了這樣的毛病。在戀愛之前，他可以表現得很慷慨大方，但是到處理自身的戀愛問題時，就難免要露出自私的缺點。鵝和就是如此。他的這種心情，我們是可以理解的。我希望你不要太心急，最好能耐心地勸勸他！

綠 他現在學到了一套致辯的功夫，我實在說不過他！

明 別忘了這是你應盡的責任！等下我也會跟他談談的！（看錶）時候不早了，你還是

早點準備吧！

綠 好的，我去換件衣服！（轉身欲走。）

明 你那些台詞都背熟了嗎？

綠 差不多了，我等下再看看就行了！（入內。）

（葉明從樓上取下毛巾來擦汗，喝了兩大杯茶，然後懶洋洋地坐下窗口，望望窗外的風景。）

（鵝和拿着皮包進。）

明 （回過頭，從窗口下來）我看你來如春風，去若閃電，未免來去太匆促了！怎樣，多住幾天不行嗎？

和 不行呀！一來我喜歡乾脆，說走就走；二來，生意要緊，我實在是不能久留。

明 多住一天無所謂吧！這幾晚有許多文娛活動，看了才走！

（葉綠換了衣服出來。）

和 （一見，表示驚奇）怪了，我才幾分鐘不見你，你就以一種新的姿態出現了！

綠 我要去參加聯歡會！

和 什麼？又要參加聯歡會？其實有什麼值得聯歡的？我這次從吉隆坡出來，已經給你搞得滿肚子牢騷了，又從何歡起呢？再說，這世界上苦難的人多着呢！你們又不去跟他們歡一歡？你們只曉得自己一堆人在那裏歡來歡去，這未免太沒有道理了！

明 你這樣說未免太片面了！他們這次的聯歡會就是專門為了歡娛當地的居民而舉行的！要知道有許多窮苦的人沒有機會到戲院去看戲，這種聯歡會的舉行，可以讓他們有機會欣賞到一些節目的演出。

和 哦！原來如此！（對葉綠）但我覺得新加坡人才濟濟，比你強的大有人在，你又何必凡事都要打前鋒呢？古代的聖賢告訴我們：做事情應該謙讓！別人比我們強的，我們就應該讓賢！

明 這種事情是需要分工合作的！越多的人來幫忙就越好！

和好 是好，可是我今天有非常要緊的事跟妳談。（對葉綠）你要聯歡，還是改天才去參加吧！

綠 不行呀！我是一個獨幕劇的主角，假如我沒有去，他們就不能演出了！

明 我們不好因為個人的事，而影響到大家。

和 什麼主角不主角？其實，那些寫劇本的人都是騙人的。你又何必上他們的當呢？他叫你哭，你就要流眼淚，他叫你怒，你就要拍桌子。哎！我們好好的一個人，又何必跑到臺上去裝腔作勢呢？

明 好了，閒話不必多說。我看還是這樣吧！她今晚的工作很重要，非去不可，你有什麼話，就對我談吧！

和 你老兄是明白人，又何必開這個玩笑呢？她是她，你是你，兩人又怎麼可以混為一

談呢？

（突然，樓下傳來響聲。）

女高音 葉綠！葉綠！

（葉綠動身走向窗口，鳴和搶前一步。）

和 （向下搖手，有點不甘願似的，提高嗓子）不在！不在！她出去了！

綠 豈有此理，誰叫你撒謊？

和 你今晚實在去不得！你不想想，我難得有個機會出來星加坡，難道你就不能陪我多談幾個鐘頭嗎？

綠 你這簡直太不講理了！

（樓下呼聲又起。）

男女聲混合 （拍手）王葉綠，快點下來！王葉綠，快點下來！

（葉綠跑到窗口，向下招手。）

綠 喂，來了！來了！

男女聲混合 喂！王葉綠，快快下來！

明 葉緣，他們既然在等你了，你就先去吧！

和 這這這，你老兄又何必越俎代庖呢？

（葉緣走到門口穿鞋。）

和 （着急葉緣，你難道真的想公然反抗我的意思，你真的有膽量造反嗎？

緣 告訴你，我做事情是要負責任的。我非去不可！你別再自我陶醉了，什麼你我之間，大勢已定！假如你的這種自私自利的思想，這種野蠻無理的作風還不改正的話——

和 （生氣）又怎樣？

緣 （加重語氣）那你我之間，就大勢已去！

（開門，毅然而去。）

和 （愕然若失）葉緣！

（鄰居的音樂從大門飄入，男聲唱：There is a river called the river of no return! 爲和一聽，彷彿是匯到自己，憤然將門關上，音樂轉微。）

（葉明端了一杯茶走近爲和。）

明 這是著名的王老吉茶，喝了可以消熱解悶，你不妨試一試！

和 謝謝你老兄的雅意，但我現在的喉嚨像是吞了一粒鐵丸，喝不下的。

明 那你坐下來我們談談吧！老實說，你跟我妹妹的事，我本來是不想插嘴的，只是我覺得你的態度，實在使人太反感了！假如你想跟她繼續維持原有的感情，你就應該點一下自己的缺點。時代的潮流是向前推進的，假如我們不能跟得上，那我們只有落後！

和 謝謝你老兄的指教。（站起拿起皮包）時候不早，我得趕到火車站去了！

明 那你等我一下，我到車站去送你！我還有很多話要跟你談。

和 不敢勞駕！反正咱們後會有期，（自言自語似的走向大門）後會有期！

明 （追上爲和！爲和！你等一等呀！

（幕急落）

（完稿於一九六〇年，昆明。）

樓上人家



時間 一九五七年某月某日。

地點 新加坡。

人物 孫文寶 男，四十歲，小報編輯。

羅星春 男，廿五歲，文寶助手。

丁尚初 男，廿三歲，失業高中畢業生。

石可攻 男，廿四歲，尚初摯友。

江起波 男，卅五歲，殘廢工友。

徐秀雲 女，廿八歲，起波之妻。

宋金娘 女，四十歲，女房東。

探長 一名。

探員 三名。

佈景 一個中等人家的客廳。

左邊一道大門通樓下。門邊安置自動電唱機一架。壁上掛着大幅美術畫。正壁靠左有個大窗，對面鳳字明晰可見。窗下置長沙發一張。

正壁靠右是兩間房間。通廚房的過道設在右邊盡前。前房房門開向客廳，次房房門開向過道。一張長桌幾隻木椅靠盡在臺前的房門邊，桌上放着茶几。

舞臺中央有一張四方麻將桌及椅子數張。

除此之外，壁上尚有一些「出入平安」之類的紅紙及日曆，時鐘，書架，衣架等。

幕起 一個悶熱的午後，羅星春伏在圓桌上，一邊抽煙一邊寫稿。丁尚初抹着汗，從

前門進來，壓春擱筆——

春 喂，老丁，你怎樣這樣早回來？

初 哎，別提了，又是一鼻子灰！

春 怎麼，沒希望了嗎？

初 僧多粥少，我想再呆下去也是白費時間，所以先溜了出來。

春 你是說，自動放棄？

初 不放棄也得放棄。你想，那家公司想聘請三位管理員，結果應徵的共有五百多人，而且口試的時候，還得用英語回答，這叫我怎麼招架得來？（嘆息）算了。

（尚初正準備移步。）

春 那麼，「文陣」的稿你發下去排了嗎？

初 說來話長，准證到今天還沒有拿到。印刷廠老板的那幅貓相，叫我看了就氣煞，他說，准證沒拿到，他不能先排版。即使拿到了，也得先交一半的印刷費。這叫我上那兒去找錢？

春 那我們就等一兩天再說吧！

初 對了，你上次跟我們拿了兩百塊去跑門路，爲甚麼到現在還沒有一點消息？

春 不瞞你說，裏頭部門複雜，總需要花費一些時間。

初 這麼說來，我們只好等了。

春 我看你也不要心急，再等幾天看看吧！

初 哎！

（向初移步，星春趨前。）

春 喂，老丁，我有一件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初 甚麼事。

春 你們那篇攻擊孫文賓的稿，是否可以設法抽掉？

初 哦？你倒同情起他來了？

春 不。我的意思是說，你們跟文賓住在一起，大家有話可以當面談，總不需要去勞駕

那根筆。

初。老羅，你別忘了，你現在幫忙文賓搞黃色小報，本來就不是光榮的事。再那——

春 （打斷）喂喂，我當時做這份工作，你並不反對。

初。你當時被生活所迫，走投無路，所以我贊同你暫時幹這份工作。但你別忘了，你當時告訴我，你只替他們寫新聞和校對，我並沒有贊同你去跟文賓胡作亂爲。現在聽

你的口氣，好像你已經跟他同流合污了！

春 哪，這就是你不了解我的地方。我剛才那番話的用意，不過是希望你們不要引起正

面衝突。俗語說「遠親不如近鄰」，有甚麼過不去的地方，應該大事化小事，小事

化無事。

初 難道你認爲他目前這種玩弄女性，靠着一份小報去敲詐頭家，勒索歌女，舞女的行

爲，我們不應該給他迎頭痛擊嗎？

春 你要給他迎頭痛擊，我不反對。不過你要知道，打不着的空拳會傷到自己的關節。

他現在勢力不小，只要肯花三五百塊錢，你們走在街頭路尾都不會有安全的感覺。

所以，我們想在社會混，做人應該「現實」一點。

初 哦？你現在簡直變成了孫文賓的代言人。告訴你，對這個混賬，我們是不會妥協

的。

春 我說呀，你現在完全受到了石可攻這個傢伙的擺佈。

初 請不要把我看得太簡單，難道你認為我沒有主張，沒有立場嗎？

春 可是你別以為石可攻的話，每一句都是對的。他這個傢伙就是犯上了嚴重的幼稚病。哼，今天反對這個，明天反對那個，一開口就喊打喊殺地，總有一天……他會跑到棒宜去吃咖哩飯！

初 好了，好了，他吃咖哩飯，你吃山珍海味，大家都還是一樣地過活。我想提醒你的：不要讓一時的貪小便宜，把你當年在學校的光榮記錄一筆勾消！

春 喂喂，你這話是甚麼意思？

（尚初已步向過道，他從褲袋拉出一疊稿來，扔在桌上，然後坐下，整理稿件。）

（後房傳來聲響。）

（星春坐下，心不在焉地提起筆來。）

波 秀雲，秀雲，（提高）秀雲呀！

（起波步出過道，他容顏憔悴，面色蒼白，左腳微跛。）

波 哦，尚初，你知道秀雲上那兒去嗎？

初 你太笨了？我不知道呀，我剛才要出去的時候，她還在廚房裏！

波 哎，我一回來就沒看到她的影子。自從小肯死了以後，她連開水也懶得泡了，我每次回來拿起茶壺總是空的。

（尚初拿起茶壺倒開水，起波坐下。）

初 那，你喝了吧，我想，她是出去買東西吧！

波 哎，家裏的東西當的當，賣的賣，那兒有錢去買東西呢？

初 秀雲也怪辛苦，自從你的腳折傷了以後，她就跟人家洗衣服來幫忙家計，而且一句怨言也沒有。老實說你也別怪她，有這樣的一個妻子，你總算……

波 （打斷她）是我不好，我知道，是我害了她。你看，孩子病了，沒錢請醫生，我們只好眼睜睜地看着他……看着他死去！

初 過去的事，別再提了，反正你還年青。

波 是呀，我還年青，我還可以幹！（提高嗓子）可是，可是我這條腿是不中用了。

初 你跟火鋸廠的老板交涉得怎樣了？

波 哼，太可惡了！你想，我在那家火鋸廠做了十年的工，那一天一不小心壓傷了的

脚，他只扔了兩個月的薪水給我。我要拿保險金，他硬說沒有，他媽的！我現在是殘廢了，你說我還能幹甚麼？

（星春不時擷筆細聽。）

初 你別難過了，粗工作雖然做不了，可以找一些輕工來做！

波 誰還要我這跛腳的人呢？（星春）我常常在想，我活在這個世界上還有甚麼用呢？

初 你別這樣說了，起波。這年頭大家都是苦的。可是，我們不應該消沉下去，這世間不知有多少人跟我們遭受同樣的不幸。我們應該為爭取一個美好的將來而繼續堅持下去！

波 是呀，堅持！當我像你這樣年青的時候，我也是這麼想。可是，可是我們總得要吃飯呀。

初 哎，我現在也沒有能力可以幫助你。你看我畢業快兩年了，還找不到一份固定的職業。

波（起身）別談這些吧，我要出去一下。

（向初從袋子裏掏出幾塊錢來。）

初（叫住）起波，這幾塊錢你拿去罷。

波 哦，哦，不行，不行，我上次借了你二十塊還沒有還你，這，這，不行。

初（塞進起波衣袋。）拿去罷！

波 這真的不行呀，我不能這樣做。

初 別跟我客氣了，起波，我現在雖然沒有工作，但我還可以寫點稿，教幾個小孩子讀書，要找一些零用錢是不難的，拿去罷。

波 哎，這，怎麼好意思呢？

（向初把起波推走。）

初（忽然想起）哦，起波，你別再去喝酒了。

波 哦，哦。（從大門出。）

（女房東宋金嫂鬼鬼祟祟地從過道提著菜籃上。）

嫂 喂，向初，起波出去了？

初 喂，金嫂，秀雲上那兒去呢？

嫂 她出去工作了。

初 找工作，甚麼工作？

嫂 哎，那份工作倒不是怎樣好的，不過，有甚麼辦法呢？起波傷了腿不能去做事，家裏沒有入息，這樣拖下去總不行呀！

初 金嫂，到底是什麼工作？

嫂 （難以啓口）……………

初 你說呀，金嫂！

嫂 她，她去「做吧」。

初 甚麼「做吧」？

嫂 哎呀，你還不懂嗎？就是做酒吧女郎呀！

初 酒吧女郎？

（星春本來側耳細聽，至此趨前一步。）

嫂 是呀！

初 哎，金嫂，你說你也太糊塗了，怎麼好介紹她去做這種工作？

嫂 喂！尚初你可別亂說，這可不是我介紹的。

初 那到底是誰介紹她去的？

嫂 那，就是前房那個孫文賓呀。

初 孫文賓？哎，糊塗，糊塗。

嫂 你說甚麼糊塗？

初 孫文賓這個混賬的傢伙，你以為他會懷好意的？不行，不行，我去告訴起波。

（星春立刻躍回原位。）

嫂 （上前阻止）不能呀，尚初，你千萬別這樣做，秀雲她不敢讓起波知道！

初 這簡直太荒唐了！一個做妻子的跑去做酒吧女郎，每天晚上要搞到三更半夜才回

來，這怎能瞞得過他的丈夫呢？

嫂 是呀，可是你不知道，起波這幾天脾氣很壞，秀雲是想避幾天才讓他知道。尚初，

你還是少惹麻煩吧。

初 哼，糊塗！（沉思，來回踱步。）

嫂 （轉身）糊塗，糊塗，沒有工作看你吃甚麼。（轉身走出大門。）

（樓下傳來窸窣的叫賣聲，星春跑到窗口，向下招手。）

• 172 •

春 喂，標條，標條！（轉身，走向過道）喂，老丁，我們到樓下咖啡店去喝杯茶，順便吃一碗標條，怎樣？

初 哦，不，我剛吃了才回來，你自己去吧。

（星春，急忙地走出大門。）

（次房的門簾被掀開，石可玄伸了一個懶腰走出來。）

初 噢，你甚麼時候來的？

攻 我來了大半天了，等得不耐煩，就躺下去睡個覺。（晷停）怎樣，稿子發了沒有？

初 准證都還沒有拿到，怎麼發稿？

攻 我說那兩百塊一定給羅星春拿去吃掉了。

初 （忽然想起，翻稿件）對了，星春那篇論文怎麼不見了？

攻 是我把他抽掉的。

初 抽掉，爲甚麼？

攻 我覺得他根本不配寫這篇文章。你想他暗地裏跟孫文寅這混賬搞在一起，做他的爪牙，做他的幫兇，整天在頭家，歌女和舞女身上打主意，但是寫起文章却大言不慚

地高談現代青年應有的任務。哼，這傢伙，根本就是偽裝進步。

初 我承認星春是變了。但我想他還不致於像你想象的那麼糟。

攻 哦，你還認爲他是好東西？

初 我是說，他還不敢壞到這個地步。

攻 好，你既然不相信，那就等着瞧吧。（轉身打算進房。）

初 喂，你幹嗎？

攻 我把證據拿出來。

（可玄進房內，把一架錄音機搬了出來，放在桌上。）

初 這是怎麼搞的！

攻 別忙，好戲就在後頭。（一邊打開錄音機一邊說）告訴你，今早我來，你不在，我就

在你牀上躺了下來。過了不久，孫文寅和羅星春這一對活寶員從外頭回來，在廳子裏滔滔不絕地大談女人，我因爲手癢，就開了錄音機，把他們的話，一句一句的錄了起來，以便供你老兄欣賞。

初 哦！你這傢伙真是鬼計多端！

攻 (扭動錄音機) 精彩的節目現在開始，你請坐！

(一陣奸滑的笑容從機聲中傳出。)

賓聲 所以我說嘛，靠著我們這銷路三萬份的小報，有那個歌女和舞女不給我們揩過油的？哈哈……

春聲 可是假如有人不給你揩油，你怎辦呢？

賓聲 這是不可能的呀，老弟。這些出來跑碼頭的女人，有誰敢得罪我們？她們假如不繼續舉的話，靠著這枝筆，我們有辦法使她遺臭萬年。

春聲 這麼說來，你老兄可真享盡了人世間的艷福了，哈哈……

(暫停。)

賓聲 喂，今天下午的事，可別忘了。

春聲 我看今天這件事很不好辦，那個姓李的王八看來很硬，萬一他去報警，那我不是白白去送死？

賓聲 哦，原來你是怕被抓？告訴你，老弟，我孫文實有膽量做多大的事情，就有多大的辦法。再說李安祥在社會上是有名譽有地位的人，假如他真的不給，那我們把

他的臭空頭轟出去，這名譽上的損失，總比一千五百來得大吧？哈哈……

(孫文實從大門進來，他聽到聲音，一怔，接著就偷偷摸摸地走到牆角去偷聽。)

賓聲 (暫停) 喂，(開抽屜聲) 你看，這張照片，怎樣？滿意嗎？

春聲 這女人是誰呀？

賓聲 這是上等貨，剛從香港過來的。老弟，只要你今天的事情辦理妥當，我決定割愛，把她獎賞給你，怎樣？

春聲 這小妮子可真不錯，你看她曲線玲瓏，嫵媚風騷，獸馬丁卡露不分上下。

(一陣混合的淫笑聲。)

攻 (將錄音帶扯住) 好了，這已經夠了，這兩個活寶貝的人格，你會更清楚了吧？

(孫文實翻地房去。)

初 夠了，夠了，這實在是卑鄙下流！

攻 告訴你，孫文實給我抓到了這個把柄，我是有辦法對付他的。

初 哦，你要怎樣對付你這個姐夫呢？

攻 姐夫，哼，只要我想起我姐姐臨死前的那一番痛苦的掙扎，我就對這狗東西恨入骨

隨。那個時候，我的姐姐難產。醫生老是搖頭說沒有希望了！我跑去夜總會找孫文賓，我把他的房門推開的時候，你想，我看到了甚麼？哼，孫文賓這狼心狗肺的東西，他一手拿着酒杯，一手抱着一個女人在親嘴。我一見氣煞了，上前去猛力地拉着他要走，冷不提防他飛來了一隻狗腿，我一氣之下，把桌子推翻了，順手抓起了酒杯向他扔了過去，一轉身我就跑了出來。可是，當我趕回醫院的時候，我聽到房裏傳來了一陣哭聲。老丁，你說，對這樣一個混蛋，我能寬恕他嗎？

初

對這種傢伙，我們一定要給他一個迎頭痛擊！

（孫文賓從房門探頭出來，剛好星春吃驚回來。）

春

喂，老孫——

（文賓嚇了一聲走出來，招手叫星春過去，然後兩人交頭接耳，指手劃腳密談一陣。）

（可攻與尚初已發覺星春進來，兩人做做手勢，可攻開始把機蓋關上。）

（星春這時已談好對策，於是嘻皮笑臉地，走到過道，可攻與尚初裝做沒有看見。）

春

嘻嘻，你們兩個都在，那好極了！喂，我剛才在咖啡店喝茶的時候，碰到老王，他說申請准證的事，已經有新的發展，叫你們趕快下去，他有要緊的事跟你們談談。

（尚初與可攻帶着懷疑的眼光相視一下。）

春

喂，你們快去吧！他在下面等着呢！

攻

老丁，你去吧，我留在這邊。

春

喂，他叫你也一齊去呀！

攻

不必了，老丁，你就夠了。

春

不不，你不知道，你也去，大家可以集思廣益，有甚麼事，總比較容易解決。

攻

我說不去就不去。（整理錄音機。）

初

我們去吧。

（星春沒有辦法，走了幾步又停下。）

春

（對可攻）喂，對了，你看我這個人多麼健忘！早上你那個工會的女朋友到這裏來找你，他叫我通知你馬上到她的家去一趟。我看她行色緊張，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喂，你應該趕快去呀！

攻

你少廢話，我早上比你早到這裏！

春

喂，你看你這個人，我是一片好心，你要聽就聽，不聽就罷。（對尚初）走！我們

走吧！

（兩人出大門。）

（文賓看到可攻不去，焦急的來回踱步，接著就啼皮笑臉地走過去。）

賓 唉，小舅，你今天也在這兒？

攻 甚麼小舅不小舅，你還配做我的姐夫？

賓 你看，年青人總是火氣大一點，其實嘛，當我跟你同樣年紀的時候，也是如此的，嘻嘻。

攻 你到底有何貴幹？

賓 貴幹是沒有，不過我們也難得有個機會碰在一起談談。現在，有這機會，我……

攻 談甚麼？到底是談歌女和舞女，還是談勒索和敲詐？

賓 咳？這話又從何說起呢。其實，咱們河水不犯井水。你搞你的工會，我搞我的小報，彼此也沒有甚麼過不去的地方。

攻 誰跟你過不去？

賓 既然沒有過不去的地方那就好了。其實，我們都是自己人。有甚麼誤會，應該開誠佈

公地談談——

攻 你到底想談甚麼？別再跟我兜圈子了。

賓 嘻嘻，（喜停）哪，你這個錄音機不是就在跟我開玩笑嘛？（點煙。）

攻 怎麼會開玩笑？它不是反映了這個社會卑鄙醜惡的一面嗎？

賓 嘻嘻，我的意思是，你最好把這個錄音帶交給我，我再買卷新的還你。（動手取錄音帶。）

攻 （連前，壓着他的手）放手，你不能拿！

（文賓掙脫，轉身就走，可攻趕上，一手抓住棉的衣領，兩人爭來爭去，終為可攻取得。）

賓 哼，好小子，我問你，你拿着這卷錄音帶打算怎樣？

攻 我打算怎樣，關你屁事？

賓 告訴你，你別太天真，現在還不是你放屁的時候，你想給你老哥添麻煩，我有辦法收拾你。（扔下烟來，轉身走向窗內。）

（向初與鳳華說着話走進去。）

初 這真太豈有此理，明明沒有人，你叫我白跑了一趟。

春 哎，剛才他明明在咖啡店裏睡。（走向文賓。）

攻 別聽他瞎說了，我早就看穿他們的陰謀，是想用調虎離山之計，來奪取這個錄音帶的。

初 真豈有此理！（對星春）原來你還會耍這種手段！

（文賓與星春又在交頭接耳。）

（女房東寶榮回來，走向文賓。）

嫂 那件事情辦好了沒有？

寶 （不耐煩）辦好了，你少廢話。

嫂 噢，你這個人到底怎麼理？

寶 你少來囉裏囉囉好不好？

嫂 你今天太奇怪了，你是介紹人，我問一句都不可以？

寶 我現在沒有心情跟你聊，你可以走了吧！

嫂 走，走就走，哼！

寶 （叫住）喂，你等一等。

嫂 （轉身）喂，喂，你喂什麼？

寶 （從衣袋拿出錢來）聽，這是我的房租，告訴你，我今天要搬了！

嫂 （接過錢）要搬，今天我天才說，你知道不知道租房間的規矩？

寶 什麼規矩不規矩，我又沒欠你的房錢。

嫂 好吧，你要搬就趁早搬，要不然，今天帶來一個舞女，明天帶來一個歌女，該舞

啦，搓麻將啦，告訴你，我的家不是娼寮。

寶 你還不滾，你！

嫂 滾滾滾，你要滾就自己滾，這房間是我的，哼！（轉身就走。）

寶 他媽的！

春 算了，算了，君子不與女人計較。怎麼，你真的要搬？

寶 等下記得跟我叫輛德士。

春 這到底是為什麼？

寶 你少問！

（尚初與可可在他們談話時，已把錄音機收進房間。當金嫂走進過道時，尚初探出頭來。）

初 怎樣？他要殺？

嫂（憤憤地）要殺，不是殺，我們也可清靜些。（走進廚房。）

實 噯，時間差不多了，你去吧。（抽出一張卡片交給星春，在窗邊指著窗下）那，在這個地方拿錢。

春 好，我去。（轉身欲走，戴起黑眼鏡。）

實 喂，當心點，見機行事！

春 我知道。

（星春走到門口，剛好秀雲一腳踏入，星春一怔，望望她，又望望文賓。秀雲走到台中，停下來望了文賓一眼，哭出聲來，用手帕掩著嘴，急忙走過過道，星春呆在一旁。）

實 你還站在那兒幹嗎？

春 哦。（出。）

（曾初與可又聽到秀雲的哭聲，從房裏出來，追進去，裏頭只聽得哭聲，和追問聲。）
攻聲 你怎麼啦？誰欺侮你？你說呀？

（文賓急忙跑進房內。這時，一道半掩着的門突然被猛力地推開，起波鼓氣騰騰的走進來，

他滿面通紅，顯然是喝了酒。他走到文賓的房門口，輕輕地把門簾一掀，然後急忙地向過道

走，進去。裏頭聽起了一陣聲響。）

響聲（哀求）起波，起波，這不是我願意的，是他把我灌醉的。（哭聲。）

（一陣乒乓的聲響，秀雲的掙扎聲，哭聲。）

初聲 起波，你不能這樣打她呀，有話慢慢說。

攻聲 起波，你冷靜一點。

（又一陣乒乓聲，秀雲的號哭聲。）

嫂聲 呀，起波，你不能再打了。

（起波手中握着一把閃亮的短刀，走了出來，直向文賓的房門猛力地將布簾拉開，用利刀指著房內。）

波 你這狠心狗肺，無惡不作的孫文賓，有膽量的，你跟我走出來！

（裏頭沒有回答，起波猛力把布簾拉下。）

波 不敢出來，你是狗生的。

（起波衝了進去，房裏揚起隆隆的聲響。不一會，文賓退了出來，起波一步一退。）

實 起波，你說，你這到底是幹甚麼？

波 問你自己啊，看你幹了甚麼好事？

實 你到底想把我怎樣？

波 我要喝你的血！

實 其實，你完全誤會了！秀雲她剛才在酒吧裏喝了太多的酒，醉了，我才把她扶到樓上去的。

波 哼，你這個狗東西，你還想賴？（逼前。）

實 喂，你別開口傷人，告訴你，秀雲，以前只是個幕僚，到你的手的時候，就已經不新鮮了，你何必專拿我來出氣？

（起波撲上，一刀插上去，文賓抓住他的手，兩人在推來推去。）

（會初與可攻進出，可攻忙避到牆邊上拔武器。）

初 愛，喂，你們別再打了，放手呀！

（金嫂急忙奔出。）

嫂 哎呀，你們快來呀，快來呀，秀雲要上吊了！

（金嫂可攻與會初又金衝衝地進去，裏邊傳來叫喊聲。）

嫂 哎呀，秀雲呀，你下來呀，你！……

（這時起波被文賓推倒，那把利刀扔在地上，兩人急著衝上去搶刀。文賓手快，先抓穩了刀，起波一手搶住，兩人又掙扎著。文賓把起波的腰勾倒，順手一刀下去，起波一個鯉魚翻身躲開，爬起來，又撲上去，兩人推推搡搡，已經推出大門去，忽然一聲慘不忍聞的叫聲傳來。）

（金嫂與會初爭先恐後地追出大門。）

嫂 哎呀，不好了，起波給殺死了，你們快來呀，快來呀！

（秀雲就哭著追出大門。）

雲 起波，起波呀！（哀哭聲。）

（實文六神無主地走進來，他手裏握著染滿鮮血的利刀，衣服已經被扯破了，而且血跡斑斑。）

（可攻握著一根木棍追出。）

攻 哼，孫文賓，你害死我姐姐，你姦污秀雲，你玩弄了世間多少女性，今天你又殺死

了起波，你這卑鄙下流，窮兇極惡的狗種，老子今天非給你一點顏色看不可了。

（擺着木棍，逼前。）

（樓下傳來警笛聲與腳步聲。）

（文賓知道，可攻來勢不妙，也順手抓起一張椅子。）
賓 好小子，有膽量，你就來吧！

（兩人迫近，警笛聲與腳步聲混着哭聲，愈加響亮。）

（可攻揮動着他的木棍時，探長突然衝近。）

長 （擺着手槍，）站住，再動，我開槍。

（三個探員推着星春進，跟着進來的是哭喪着臉的金嫂、尚初和一些鄰人。）

長 誰是孫文賓？

攻 （指孫）那，就是這個王八。

長 來呀，把他扣上。

員 是。

（探長在屋子裏巡視一番。）

長 你講大包天呀，你搞勒索，又殺人！

攻 探長，這個王八，狼心狗肺，害人不淺！

賓 媽的，狗娘養的！

（文賓一腳踢到可攻的腿上，可攻用兩手緊緊捉住他的腳，然後拔高，文賓身體失去平衡，屁股落地。）

攻 他媽的，你還想在關公面前舞大刀！

長 好了，把他們帶出去。

攻 慢點，探長。（他急忙跑回房間取出鐵骨帶。）

初 星春，我今天才知道，原來你變得這麼荒唐！你想想看，你對得起我們嗎？
（星春不語。）

長 這是什麼？

攻 這裏頭有他勒索的證據。

長 好，那你跟我們一起去警局去。（將所有物證帶走。）

攻 （提高聲調）走！

(兩名探員押走文賓和星春。)

長 (對另一名探員) 你守在樓梯口，等警長來了，帶他們到局裏錄取口供。

員 是！

攻 (對尚初) 我去了，就回來，這裏的事你料理一下。警車來了，你帶他們到警局去。
初 好，你去吧。

(廳裏的人都跟着出去。秀雲哭着走了進來，她的衣角和手都染着血。)

雲 (哭泣) 起波，你死得好慘呀，你叫我怎麼活下去呢？你叫我怎麼活下去呢？(哭聲)
我再也沒有臉活下去，我要死，我要死呀！

(秀雲走近窗口，試圖跳上去。)

(金嫂匆匆地走進，沒有察覺到。她走到窗中，聽到哭聲，一轉身。)

嫂 (高呼) 秀雲！秀雲！(奔前去揪住她。)

(救傷車與警車的聲音，由遠而近。)

嫂 秀雲，你不能跳下去呀！(高喊) 尚初，尚初，你快來呀！(兩人在扎掙。)
(尚初衝進。)

初 秀雲，你幹嗎，你別太傻了，你不想該死呀！

嫂 是呀，你沒有錯呀！傻孩子！

(金嫂和尚初拉她下來，秀雲在哭着。)

雲 我，我對不起，起波，起波呀……

初 秀雲，你不應該死，要死的不是你，是孫文賓，是這個腐敗的社會！

(秀雲緊緊地抱着金嫂痛哭。樓梯口響起一陣腳步聲。)

(幕下。)

(完編於一九六零年，廣州。)

封鎖線



時間 現代

地點 新加坡

人物

汪四維 (綽號排骨) 高中畢業生。

曹善天 (綽號屁王) 高中畢業生。

王景州 (綽號睡仙) 高中畢業生。

楊家興 高中畢業生。

張雲青 年約二十五歲。他們的朋友。

李覺利 茶花女，王景州的女友。

女房東 年約四十五歲。

流氓 年約二十五歲。

佈景 一間簡陋的房間，但看起來相當空濶。

左邊靠前一盞向內開的房門，門上掛滿着衣褲。左牆掛着四維所喜愛的作家照片。門邊有帆布林一張，書桌一隻。

正壁靠左有個大窗，窗邊鐵絲上吊着毛巾，面布，背心和短褲等物。窗下一張

大木架，堆滿着日常用具。正壁偏右是一張雙層的木牀，壁上貼着幾張景州所敬慕的明星照片。

右壁有一些曹天所喜愛的藝術圖片。大鏡子，矮桌，書架都擺在右邊。另一張帆布牀則擺在右邊窗前。

舞臺中間有一張大木桌，幾隻木椅。桌上雜物零亂。

整個房間彷彿無人收拾，雜物橫陳，一眼看來，就可想見是一間王老五的臥室。

前言

在新加坡某個貧民區的一座小房間裏，住着幾位剛離開學校的高中生。他們像許多苦悶的青年一樣，離開了學校，就嘗試到失業的痛苦。雖然他們各有不同的抱負與理想，但同樣的命運卻把他們拉在一起。每一天，他們都爲了生活，爲了前途而徬徨。你們看——（鐘響）

幕起

陽光從正壁窗子射進來，使這簡陋的房間充滿着光彩。汪四維穿着背心睡褲，伏在左面帆布牀邊的小桌寫東西。王景州和楊家興分別在正壁木牀的上下兩層睡着。兩人都掖着被。曹善天躺在右壁的帆布牀上，正在搔頭抓腳。

維（寫得倦了，走動幾步，順手在桌上拿了一張紙，開始朗誦）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

天（感到興趣，搔着頭皮起來，附和着）Poet——今天——又「哥鬚」，等下——只好——喝西北風！

維（聽到有人附和，更起勁地朗誦）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

天（對着四維）高中——畢業——沒有要，你說我不爽？

維（問君能有——幾多愁？

天（爬起擡棧，自語似的）何必問我——幾多愁？

維（恰似——一江——一江——春水——向東流！

天（你我——一樣——眼淚——肚子流！

（一陣猛烈的敲門聲傳來。）

東聲 喂，開門呀！聽到了沒有？開門。

（四維與春天一怔，作個手勢，衝過去，按住門，把捨得不穩的門栓好，兩人會心一笑。）

東聲 哼，一大清早就哈裡，你們開心呀？房錢欠了三個月還不退，開門呀，我要拿錢。

（四維與春天碰着脚，躍回原位。）

東聲 哼，不敢出聲啦都裝死啦，好！你們今天別出來！（木屐聲漸漸離去。）

維 去了，去了！

天 （歎口氣）哎，今天又被封鎖了！

維 管她，老子出去給她看，難道她敢怎樣？

天 要出去你出去，我才不吃眼前虧！這雌老虎一拉住就拍手劃脚地罵個痛快，我的面皮可沒有你的那麼厚！

（木床下層，楊家興翻個身，爬了起來。）

興 媽的，老弟正在「芙蓉帳裏度春宵」，給這雌老虎一曬，哎！（搔搔頭。）

天 起來吧，大家想個法子，要不然，你今天休想出門。（順手拿起桌頭的煙点上。）

（家興站起來，伸個個腰，拉動上層景州的腳。）

興 喂，睡仙，起來吧。陽光已經射到你的屁股上了，你還睡？

州 （轉過身）唔！少囉嗦，還早呢！

維 九點半了，還早？

（景州一聽，忽然發覺被，坐了起來。）

州 什麼，九點半？

天 是呀！你還覺得「春宵苦短」？

興 怎樣？今天「君王不早朝了」？

州 （急急走下梯子）糟了，糟了，我又要遲到了！（走向左面園下，拿牙刷，面盆和面巾。）

維 你看他那幅急相，今天一定是又有約會了。

（景州急急走向房門，四維擋住。）

維 怎樣，你有膽量出去？

州 少廢話，我要洗臉！

興 （趨前）你出去只有這死，雌老虎剛才來討過房錢！

(吳州領悟，吸了一聲，鬼鬼祟祟地打開房門，向外探望一下，然後跑了出去。)

維 你說這日子怎麼過？

天 咳！日子還長呢！我問你，今天早餐要怎麼過？我袋子裏只有五分鐘！

維 喂！家興，你有沒有？

興 你還問我有沒有！昨晚我剩下一塊兩毫半，你們硬拉我去宵夜，還說什麼今宵有酒今宵醉。好了，明日隔來，看你們如何去當？

維 這麼說來，你今天 No—Credit 也不必去賣了？

興 沒有本錢了，還賣個屁？欠了老板兩三天的債，我還好意思去？

天 喂，排骨，書店的稿費，你還可以拿到一點嗎？

維 別提了，我出那本書，稿費是一百五十塊。到目前為止，我已經拿了他兩百塊了。

以前我去的時候，那老板還跟我稱兄道弟，現在我一去，他就知道我來意不善，老是板着一幅棺材臉，只見嘴唇不見牙齒，你說，我還好意思開口嗎？

興 屁王呀！老張說要跟我們找工作，為什麼到現在，連一點消息都沒有？
天 唉！誰知道他呢！

維 你應該去找他問問看。那天他的口氣好像蠻有把握似的。

天 問？這幾天窮得連吃飯都沒錢，那來的錢下去問？

維 我說你也真倒楣。那份雜貨店記賬的工作，本來可以穩操勝券，誰知道你的算盤打得那麼差，連八去二連一都不懂。

天 不是不懂，我是一時慌張，才打成八去三連一的。那老板看到我打得滿頭霧水，就皺着眉頭，挖苦地說：假如請你作記賬員，那我得花錢再多請一位查賬員了。你說，這風刺夠力不夠力？

維 夠力，夠力！

天 我說拉倒也就算了。媽的，那老板只答應給我三十塊一個月，他簡直把我們高中生當作是小學徒！哼，高中畢業生，月薪三十塊，你叫我怎麼出去見人？

興 現在人浮於事，你不做，別人等着做。你不想想想，多少大學畢業生，不是每天在量馬路？何況是我們這些半桶水的高中生？

維 對，其實我們對社會並不苛求，我們只希望能找到一份工作，什麼工作都好，也不管薪水多少，只要我們不做社會的寄生蟲，那什麼都行。可是，我們現在連最起碼

的願望，都不能實現！

天 哼！「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

興 假如「處處不留爺」呢？

天 （提高嗓子）那麼「爺就量馬路！」

興 我問你，整天量馬路，你心裏好過嗎？

天 不好過也得過。反正這是一個社會的問題，責任不應該由我們來負。你想，讀了十多年的書，難道我們的生活，不應該比那些沒有知識的人過得好一點嗎？哼，叫我一個月拿三十塊的薪水，我才不幹！

維 我知道這是個社會的問題。可是，現在僧多粥少，我們總不能空着肚皮過日子。機會是要我們自己去找的。誰不想過舒服的日子！可是——

天 不必多說，我一個月至少得一百塊以上才夠用。

（沉默片刻，大家在深思。）

維 （對古重）喂，你的事怎樣？你跟家庭鬧翻，從橫城跑了出來，也快四個月了。怎樣？你是準備跟家庭斷絕關係嗎？

興 上星期我寫了一封長信，向我老子進行思想改造！我告訴他，要我回去跟那胖婆結婚，那是絕對辦不到。不瞞你說，我所列舉的理由都非常正確，任何頭腦清醒的人，都會被我說服的。我說這封信是我的最後通牒，假如他駁回的話，那麼，此後

你走你的陽關路，我過我的獨木橋。

天 那個你所說的胖婆，到底有什麼不好？

興 唉，第一個缺點就是她胖，胖得像隻肥豬。其次，她的那兩排參差不齊，奇形怪狀的牙齒，就像吉隆坡黑風洞的那些懸石一樣，一看之下，我的毛孔全體肅立。第三，（站起）她走路的姿態是這樣的。（故意搖着屁股，八字腳走路，引得善天與四維哈哈大笑）還有，我跟她素不相識，既不情投，也不意合，怎麼可以結婚呢？

天 你老子硬要拉這門親事，一定是對他的生意有利囉！

興 不錯。可是，我並不貪她有汽車和洋房。我老子現在對我進行經濟封鎖，我賣 Ice

——Ice 也可以過活！

維 好，你老弟精神可嘉，堪稱為朽木可雕，孺子可教！

（景州呼着小調進來。）

州 屁王，我現在正式向你提出嚴重的抗議！

天 所抗何事？

州 告訴你，我昨晚一夜沒有好睡過。

天 你睡不着，關我屁事？

州 就是與你的屁事有關。我問你，你昨晚一共放了多少個屁？

天 是呀，屁王昨晚宵夜回來，居然變本加厲，響屁放過不停！

州 多少次我正想睡過去，忽然給他「撲」的一聲又吵醒了。

天 唉，日子這麼煩悶，不多放幾個響屁，洩洩悶，那還了得？

（家裏趁他們談話時，在一旁用毛筆在一張白紙上寫了幾個大字，然後拿着紙，走過來，輕輕地貼在幕天的屁股上。原來他的褲褲破了一根大洞。）

（幕天給他一點，發癢，轉過身來，紙條上寫着：「零沽批發，一律歡迎」。）

天 喂！喂，君子動口不動手，你今天怎麼毛手毛腳地。

天 你們看，屁王現在居然在後門開了一間小店，做起小生意來了。

天 （會意，摸着屁股，把字條扯下。）媽的，你們還會窮開心！

（一陣大笑。）

（這時景州已經在左面窗下換上另一件近乎阿飛式的衣服，走到鏡前梳頭。）

（四維準備換衣，脫了背心，扔在帆布床上，家興走過來五給掛鏡他那顯露着的排骨。）

興 （唱着）1-2-3-4-5-6-7——

維 （怕癢，縮起身子，把他推開）滾開！

州 （梳好頭，走過來）我提議，今後我們的衣服還是自己洗。你們看，（指着排骨）洗衣板這裏有的是！

（四維穿好衣服）

（又一陣笑聲。）

東 哼，又開心啦，房錢不交，你們還會——

興 （對景州）快，把門栓起來。

（大家各自跑回自己的睡床，拉起被來裝睡。景州趨上去，正想把門關好，不料女房東已經推開門進來。景州沒處逃，只好躲在門邊。）

（女房東看到每個人裝睡，氣煞。躊躇了一下，走去拖四維。）

東

喂，排骨，你想裝死？起來！（拉動，四維不理）哼，你們房錢一天拖過一天，到底給不給？（看沒有反應，沒奈何，走向家興，將被蓋力拉開）喂，家興，你呢？你每天賣 Ice-cream 真的沒錢過？哼，我才不信！（家興不理，翻過身，屁股朝她）呸，你們想賴？哼！告訴你們，住霸王屋沒這麼容易，（走向蒼天，正想拉他的被，冷不防蒼天放個響屁，她退了兩步，提高嗓子）喂！屈王，你交不交？（轉過身，對着大家）哼，不交，你們統統給我搬出去。你們這些無賴，我問你們，你們的老子給你們讀書，是教你們拖欠房錢的嗎？（看到沒有反應，氣煞，走向大門）告訴你們，今天不給，我叫警察來。（走近門，看到門在動，一瞥，上前把門猛力拉開）哼，你以為躲起來就不必還了？

州

喂，喂，你，你這是幹什麼的？

東

幹什麼，錢拿來！我問你，你躲起來幹什麼？

州

我，我在這裏換褲呀！你這樣——哎，你這樣也太不成體統了！

東

什麼體統不體統？錢！（伸手）

（四維，家興和蒼天都像轉過頭來看。）

州

好好，明天給你，今天沒錢！

東

呸！沒錢？帶女朋友去拍拖就有錢，交房租就沒錢！

州

拍拖不拍拖，不關你的事，明天，明天給你。（把褲往出去，關起門。）

東

哼，等下你們不還，別怪我不客氣！

（四維，家興和蒼天，動作整齊地撥開被，坐起來。）

維

哎，倒楣，倒楣。

興

媽的，整天開口就是錢！

天

哼，高中生，變成了無賴！

（蒼州又鬼鬼祟祟地拉開門，向外探望，然後又把門輕輕關上。）

（三人站起，上前。）

興

怎麼，你想出去了？

州

是呀！可是那雄老虎就坐在那邊，我出不得！

維

我問你！是不是跟李愛利有約會？

州

Yes, Sir!

興

哼，當心，有一天你會頭破血流！

維 你真的不想放手？
拿得起，放不下！

維 我問你，李愛利這樣一個浪漫成性的茶花女，有什麼值得你愛的？

州 噢！這話又從何說起？「英雄不怕出身低」，情人管她茶花女！

維 你跟李應利來往，她的那些酒肉朋友早已懷恨在心。那次他們派人警告過你，難道你忘了？

州 媽的，那般狗東西難道我會怕他們？告訴你們，要拍拖就得大膽！

興 告訴你，真正的勇氣，不是要表現給女人看的。

天 你今天再跟愛利去，給那般傢伙看到了，免不了會給他們拌一頓。

維 我說你現在這種行為也未免太荒唐了。你家裏雖然有錢，但你總不能這樣胡鬧。你今年南大考不到，現在應該努力溫習一些功課，明年再考才有希望，你這樣——

維 不瞞你說，不是我不讀。每一次我拿起書來，想冷靜地讀下去，可是我眼睛看到的，不是書本上的黑字，而是李愛利那水汪汪的眼睛。

天 呸！你以為李愛利漂亮？那種女人單加波多得很！

興 算了吧！老弟，我在檳城有個大富人家的女兒要送給我，我都敬謝不敏，你又何必把一個茶花女當作寶貝呢？

州 （開玩笑地）哼，你那個什麼要來跟李愛利比什麼？（暫停）老實說，我知道李愛利是不會純潔的。我知道他經常跟那些狗東西鬼混。可是人的感情總是很奇怪。多少次，我想把她忘了，可是我心裏頭老是有有一種雞肋雞肋的感覺，就是食之無味，棄之可惜。你們說，我該怎麼辦呢！

興 還有怎麼辦？下決心，一刀兩斷。

州 沒這麼容易！我現在是「剪不斷，理還亂」呀！（暫停）哎，時候不早了，我得先出去一趟。

維 你既然不接受我們的勸告，假如有什麼三長兩短，請別怪我們不夠朋友！

州 老實說，我今天已經約定了她，非去不好，我希望這是最後一次了！

天 你要去就去，可是我們這幾個兄弟難弟，今天都「摸談」了，先拿一些錢來吃早點。不行呀，我自己要用。

興 媽的，我問你，到底是李愛利重要？還是我們重要？

州 當然是李愛利重要囉！

天 呸！自私自利的傢伙！

州 不是我不幫忙，實在是我自己不大方便。你們總不能叫我在李愛利的面前出醜。

（從褲袋裏摸出銅板交給屈王）哪，拿去！

天 三毛錢，夠個屁？

州 誰說不夠，到印度人的咖啡攤去，半杯茶五分，馬來糕一塊也是五分，一個人吃一毛，三個人三毛，怎麼不夠？（畧停）喂，說真的，你們快幫我個法子，我要出去。

天 你要出去我有辦法，不過多拿三毛錢來買香煙，作爲酬勞。

州 OKAY—（拿錢給善天。）

（善天跟景州咬耳朵，然後又跟東興咬耳朵。景州聽後，得意一笑。善天又拍手叫屈王去幫忙。於是景州走向門邊，其他三人走到右邊大欄旁拿出一個竹簍，又拿出一包綠豆，倒在竹簍上，然後拼命搖來搖去。這時沙沙沙的聲音連綿不絕，景州拉開門，大聲喊。）

州 張嫂，下雨了，快收衣服呀！

東興（脚步聲）哎呀！老天怎麼忽然下起雨來了！

（景州作個手勢，投給他們一個勝利的微笑，然後，偷偷摸摸地溜了出去。）

（雨聲停，大家作個會心的微笑。）

（忽然景州的屁股又濕了進來，連忙將門關上，大家看了一怔。）

維 怎麼啦！

州 不行呀！雌老虎又回來了！

東（敲門）哼，你們這些讀書人，只會騙人。明明沒有下雨，你們會弄出七七察察的聲音來，你們要跟我搗蛋，我有辦法滾你們出去。

（四人在偷笑。）

天 我的絕技，就是到此爲止，你還不出去，我也沒辦法了！（脫下睡褲，準備換衣服。）

維 不能出去就别出去，算了。

州 喂！不行呀，無論如何你們得再跟我個辦法。

興 好，我還有一個更好的辦法。

州 快說呀！

興 沒這麼容易，有條件。

州 什麼條件？

興 拿一塊錢來，作爲我們三個人的午餐費。

州 先說來聽，才拿錢。

興 聽着，你現在出去，假如雄老虎擋住你要錢，你就告訴她說，你現在出去借錢來還她。

州 不行呀！我以前也是這樣騙過她一次，現在她再不會相信的。

（門外傳來敲門聲。）

利 老王，開門呀，我來了。

（景州高興，叫了一聲「她來了」，也不管善天是否穿好衣服，就急著去開門。善天一見之下，急得團團轉，連忙將睡褲穿起，但又穿來穿去穿不好，就索性倒在帆布床上，蓋起被來，因她與高興在一旁偷笑。）

利 （進來，打扮得很醜態。）哟！你約我九點鐘，現在幾點了？（噀氣）

州 對不起，Sorry，我向你賠個禮！（四十五度鞠躬。）

利 哼，誰要你賠禮？（看到善天）哟，你看你的朋友，睡到現在還不起來！

州 他，唉，唉，他今天肚子痛！

利 肚子痛？

興 睡仙，你過去用驅風油把他擦幾下吧！

州 （會意）好，我來！

（景州過去，猛力地把被一拉，善天連忙將被拉下。）

天 唉，唉，好了，好了，不痛了！

（四維與高興忍受不住。）

利 走吧！（走向房門。）

州 好，好，走！（轉過身來。）拜拜！

（景州先拉開門探望一下。）

利 怎麼啦，你，鬼鬼祟祟地。

州 噢，我是看看那隻大狼狗有沒有在？

利 （駭怕）啊，你們這裏有大狼狗？

州（神氣地）別怕，別怕，那隻狼狗最怕我，一看到我，就會縮起尾巴逃走的。

（景州與愛利出。）

維 喂，午餐以前要趕回來，有要緊的事跟你商量。

州 OKAY

（善天站了起來。）

天 媽的，這個櫃檯一來，搞得我坐立不安。（他像放下了重担似的，又將褲褲脫下，冷不防，房門又被推開，景州急匆匆地走了進來。愛利站在門邊，看到了善天的醜態，在偷笑。）

（善天東手銜蛋，忽然坐下。）

州 哎！我的錢包忘記帶了。（走到門邊掛衣服，取了錢包，又匆匆去。）

天 好了，這一下，可真的是春光洩漏了！

（穿起褲褲，哄堂大笑。）

（女房東遠遠傳來聲響。）

東 喂，開門呀！喂！

（三人一起衝上前去，按住門。）

東（敲門）喂，開門呀！怎麼又裝死啦！快開門呀，有保家信！

（三人一聽到有保家信，都驚奇起來，立刻開門。）

維 喂，張嫂，有保家信！

東（進來遞信給家興）哪！

興（接過信，走到台中）我老子寫來的！（拆信。）

（善天走過去拾起剛才那張字條，用毛筆寫了幾個大字，偷偷走過來。）

東 家裏寄錢來了，房錢可以給了吧？

（善天用紙貼在女房東的背上，女房東給他一拍，受寵若驚，有點害羞，躲開他的手。）

東 你怎麼啦！

天 你出去，男人的房間，女人不要隨便闖進來！

東 呸！我等著拿錢呀！

天 我們有了錢，一定給你！（推他走）出去，走，走！

東（提高嗓子）我不走！

天 喂，你到底講理不講理？男女授受不親，出去。出去。（推他。）

(女房東給他一推，轉過來，背上的大字「睡老虎」分明可見。)

東 (到門口) 哼！等下還不给，我就跟你們不客氣！

天 好好好！(把門栓上。)

維 你老子說：你在新加坡賣「Big—Chest」，丟盡了祖宗十八代的臉！

天 怎樣，有好消息嗎？

興 有有，我的老子給我說服了。他說往事不提，寄了四十塊錢來，叫我專心讀書，明年考南大。

天 好極了，這一來，你可以高寢無憂了。

維 這叫做真理戰勝頑強！

天 不，這叫做小子戰勝老子！

(一陣愉快的笑聲。)

(門外突然傳來腳步聲，嘈雜的聲音。)

東 喂，你為什麼打架打到我屋子裏來？好了，好了，放手呀！哎呀！

(會上三人一怔，奔前去，剛拉開房門，景州和一個流氓掙扎着闖進來。流氓正舉起拳頭要

換下去。)

天 喂，你敢打人？

興 (擋住流氓) 媽的，你敢在我們的面前動手？

(四維拉住景州。)

州 把他抓住！抓住！(欲衝前，被四維拉住。)

興 哼，這次放過你，下次你再來，當心你的狗命！

(家興順手舉起椅子，對準流氓。第二天把流氓猛力一推。)

天 你還不滾出去？

(流氓見勢不妙，退至門口。)

興 好，你們等着瞧！(退出。)

(景州喪氣地坐下。)

(女房東站在門口。)

東 哼，房錢不交跑去拍拖，我不管你，別人也會教訓你！(說着就走。)

(第二天把門關上。)

維 我們的話，不能感動你，拳頭大概就可以叫你醒悟了吧！

興 我問你，現在到底是李愛利重要，還是我們重要？

天 這一下，你大概會覺得食之無味，棄之也不可惜了吧！

州 （站起來）媽的，我要報復。李愛利剛才要向我借五十塊錢，我說沒有，她就不高興。後來她看到我被打，居然視若無睹，袖手旁觀，還眼看著那般流氓坐汽車走了。我早說過了，李愛利這種女人，朝秦暮楚。今天她失去了你，明天可以找別的人。

維 你又何必為她神魂顛倒呢？再說，李愛利她——

州 （打斷）不要再提起她！

天 沒有受到內傷？

州 沒有，那狗東西的肚子給我摔了兩下。

興 那麼你呢？

州 我的下巴中了一拳！（抹去嘴邊流出來的血。）

天 哼，你這小子，不打不成器！

（維倫走到木床下層坐下。）

維 你今天總算上了現實的一課。

興 哼，今天沒有我們，你的鼻子一定變成「鹹晶餅」！

州 好，你們兄弟義勇為，幹得好！我承認，近來爲了這臭東西，我對你們比較冷淡，希望大家不死以往。

維 這就好，以後你可以專心地讀書！告訴你一個消息：家興的老子剛才來信，答應給他明年進大學。你們兩人可以專心讀書，應付明年的入學考試！

（家興伸過手與景州緊緊地握住。）

州 好，我決定進大學，出一口氣！

興 好，早餐我請客，慶祝你重回我們的懷抱！

天 暖，可是我們的房錢還沒交，出不得！

興 我這四十塊又不夠！怎麼辦？

州 不要緊，房錢我給！

維 你給？

州 唔！我給！

天 真的？

州 真的，多兩天接到錢，我給！

興 爲什麼？

（景州不語，一個微笑。）

（輕微的敲門聲響。）

（家興奔前在門縫窺看一下，開門，張望青進。）

興 Hello! Good Morning!

青 哟，今天還會放洋屁！

（四維，家興與善天合圍過來。）

州維（圓聲）喂！有沒有好消息？怎樣？工作找到了沒有？

（板着嚴肅的面孔）吹了！

天維（轉身像是馮了氣的皮球，散開）唉！

青 喂，回來，有好消息！

維 什麼好消息？快說呀！

天 有話就開門見山說吧！不要兜圈子！

（兩人又圍上來。）

青 告訴你們，市議會有一個職位！

維 市議會？不錯呀，什麼職位？

天 待遇怎樣？

青 待遇不錯，有成百塊！

維 那好極了，我先報名！

天 才成百塊？喂，什麼職位？快說呀！

（雲青應了一聲，裝着老先生的樣子在沉思。）

維 哎，你怎麼啦，要說不說地！

天 哎，你這人，實在叫人看了氣煞！

青 好，我說！

天 是什麼？

青（提高聲調）倒——馬——桶。

維 (大失所望) 哎！倒馬桶也好介紹！

天 要倒馬桶我們何必去讀高中？不如早幾年去，還可以多倒幾個！

維 是呀！早知道如此，我也不必讀這幾年書，瘦得只剩這幾根排骨了。

青 喂，你們不是答應過，什麼都要幹嗎？

維 什麼都幹，只是不大方便倒馬桶！

天 一個讀了十多年書的高中生倒馬桶，成何體統？

青 好好，不幹就罷！（看到睡仙半躺在床上）睡仙，你怎麼啦？

州 沒什麼，我在聽你們論馬桶！

興 睡仙今天時來運到，範福不淺，剛才在門口拾了一個紅包！

州 去你的！

青 哦，家興，你不要幹？

興 (吃驚地退了一步) 你是說這個？(作倒馬桶的姿勢) 不不不，(搖搖手) 謝謝你的雅

意，我明年要進大學！

青 哦？

天 喂，你到底是跟我們開玩笑，還是——

青 (忍不住，笑了) 哈哈，我是跟你們開着玩的！老實告訴你們，你們就是想倒馬桶也沒有機會。不過比倒馬桶待遇更差的工作倒是有了。

維 是真是假？

青 真的，我哥哥在後港教書的那間學校，下星期起開設夜學補習班，缺乏教員，我已經跟他定下了三個位置！

維 哦？教書，不錯，多少年來，我一直想到鄉間找些題材，現在總算如願了！

天 薪水多少？

青 一個月八十塊，學校供給宿舍。

天 才八十塊？

青 怎樣？你還嫌不夠？把煙戒掉，少下幾回坡，節省一點不是可以度過嗎？

天 不是呀！鄉村蚊子多，又寂寞得很，我受不了。再說一個月幾十塊那兒夠用？

興 喂，屁王，你怕什麼？山芭蚊子多，你不妨把你的法寶拿出來，蚊子一來你就放個響屁，我擔保那些蚊子以後對你一定敬而遠之，不敢領教！

維 昆王，現在不是待遇多寡的問題，而是有沒有工作的問題。再說，這份工作是有意義的，我們就應該幹！

青 有了工作，就不需要每天悶在這裏。精神上得到了解放，生活才會正常！

州 是呀，每天躲在這裏，無所事事，那雄老虎竟把我們罵成無賴！

興 （對善天）哼，你不想想看，新加坡這彈丸小島，每年有幾萬個青年出來找工作，競爭的情形可想而知。你還夢想着一個月有三五百塊的薪水？你看那一批大學畢業生，多少人在叫倒楣？老弟在走投無路的時候，Job—bought 都敢賣，你現在有書不教？

（善天點起一根煙。）

青 告訴你，昆王，你想要有出路，就得苦幹一番，我說你這種好享受的思想簡直就是一個小資產階級。你看，你已經「摸談」了還要抽煙，這筆錢本來是可以省起來的。

天 什麼？你說抽煙是小資產階級？

青 有點像。

天 那麼，我問你，三輪車工友也抽煙，照你這麼說他們也是小資產階級？

青 我想，他們是在向小資產階級學習。

維 喂！昆王，談正經的，你到底幹不幹？

興 一個月八十塊，學校供給宿舍，你還嫌不夠？

天 好，不要向我說教，讓我試試看。

維 （興奮地）好，爲了迎接我們的新生活，讓我們緊緊地握手！

（善天應聲地握手。）

維 （興奮地握手）我應該對你說一聲：「哈利加厘」！

興 好了，現在功德圓滿，大家準備一下，（指看門）今天我們可以突破這道封鎖線了！

（提高嗓子）今天早餐，我請客！

州 （下床站起）你請客，我奉陪！

維 喂喂，你不怕出去再給那流氓揍一頓？

州 有你們在，我安如泰山！

（善天過來跟雲青耳語，雲青微笑，走到房門口。）

青 你們快點，我在外面等你們！（出。）

興 快，快！

天 喂喂，不行呀，我還沒有刷牙！

興 噢，我也是呀！

州 算了吧，還刷什麼牙？等下茶喝下去，嘴就變甜的了！

（這時四人急忙換衣服，穿鞋，梳頭。）

（後臺唱起「畢業歌」：「同學們，大家起來，肩負起社會的重擔！聽吧，滿耳是青年的嗟傷，看吧！多少人流浪在街上！我們是要選擇著？還是邪？我們要做主人去改造這社會，我們不願做無賴而苟且偷安！我們今天長窮途潦倒，明天要改革這現象！我們今天是否悶在一房，明天要掀起改革社會的巨浪。巨浪，後浪推前浪！同學們，同學們，快振作起來，萬萬作社會寄生蟲！」）（作者按：此歌詞乃根據劇情，將舊畢業歌之歌詞改寫。）

（當後臺嘹亮雄壯的歌聲唱起時，臺上四個人一連動作，一邊唱歌。唱至後半段時，四人已排成一直線，對着鏡子梳頭。唱至「巨浪，巨浪」時，四人動作一致，右手拿梳子將頭髮一撥又一撥。唱至「後浪推前浪」時，四人也動作一致，用左手把頭髮向前推兩下。唱至最後一句時，大家一致地將梳子收回褲袋。）

興 （這時，舞臺上來個戲劇化的表演。）

（站在最後，高聲地喊）立正！

興 （大家動作整齊，肅立。）

興 向後轉！

（大家面已朝向房門。）

興 開步走，一二一，一二一，……

（四人步伐整齊，像一隊軍人在前進。）

（女房東進。她走到門口吃了一驚，一叉手腰，一手伸出要錢。）

東 錢拿來！

（四人隊伍行近女房東時，齊聲地將頭轉過去行注目禮。然後高聲齊聲地）

人 不給！

（女房東望着他們出門，轉過身來，她背後的大字「雄老虎」依然掛着。）

東 喂喂喂，造反啦？你們發瘋啦？我這裏不是兵營，喂喂喂……

青年作家



時間 此時。

地點 此地。

人物 楊愛羣

女，二十二歲，小學教員，愛好文藝，善交際，家庭環境相當富有。

顧慕英 女，十八歲，高中生，愛好文藝，能寫小說。

許書文 男，二十五歲，愛羣的同事，也是愛羣的情人。他熱愛文學，為人謙

遜，常以宋江風之筆名，在各大報副刊發表劇作。

蘇慶詩 男，二十歲，高中生，慕英之兄。自視很高，目空一切。筆名天涯

客，曾在一些刊物上寫過詩。

黃丁人 男，二十歲，高中生，很羨慕人家寫作，但自己却不能寫。風頭很

健。

余思風

男，二十歲，高中生，愛好文藝，曾寫過一兩篇短文。為人很自大，擅長車大炮，是一個死愛面子的人，綽號「作家」。

（報販一人。）

佈景 楊愛羣家裏的客廳。

正壁掛着兩幅藝術畫，和一架時鐘，鐘指八點。一張長沙發橫在正壁的中間，左邊有架大型自動留聲機。右邊有個門通裏面。左壁近臺前有個門通外，一個大書櫥放在門邊。壁上掛着幾張團體照。右壁近臺前有個門通花園，中間有個窗子，窗下有一張長沙發。

舞臺正中有圓桌一張，沙發兩隻。

幕啓 愛華彎腰在開收音機，書文從左門上。

文 喂，愛華！

幕（回過頭來，把收音機擱上）呵，你來了！這邊坐。

（兩人很親熱地拉起手來，含笑相視一番，然後坐下長沙發。）

文 你不是說今晚要開個文藝座談會嗎？怎麼還沒有人來？

幕 今晚是週末夜，大家都閒着，所以我約了幾位朋友到這兒來，隨便談談。

文 你約的是誰呢？

幕 好幾位，都是高中生。他們很熱情，時常寫稿，我想藉這個機會介紹你們認識，你也可以多交幾位寫作朋友。

文 哦，好的！（從褲袋裏抽出一疊稿件來）這個獨幕劇，是昨晚才寫成的，你拿去慢慢地看，有什麼缺點請提出來，改天我們來討論一下。

幕 好的！（看看稿）宋……江……風！我看你最近的作品多是用這個筆名發表的。

文 唔，宋江風這筆名很少人知道是我，我們同事間除了你，我看沒有人知道了。

幕 昨天老王才問起我，看我認識不認識宋江風？

文 那你怎麼回答他？

羣 你不是要我保守秘密嗎，所以我說不知道！

文 其實，這無所謂保守秘密，我認為寫作並不是爲了出風頭，所以沒有需要的時候，最好不必告訴人家。

羣 你最近發表的那篇獨幕劇——「近打河畔」我記得好像也是用宋江風這個筆名！（翻桌上的報紙）

文 是的。

羣 （取出一張副刊版案）喲，在這兒。「近打河畔」這劇本我很喜歡，因為它充滿着人情味。

文 有一個時期，我在怡保教書，時常跑到休羅街的橋下去跟那些流浪漢聊天，所以對他們的生活相當熟悉，「近打河畔」這個獨幕劇，就是描寫這些流浪漢的生活情形。

羣 還有一篇在雜誌上發表的叫什麼啦……？

文 哦，你是說「一個青年的故事」嗎？

羣 呵，是的，這個劇本也不錯，我覺得你最近的作品都很成熟。

文 老實說，你的鼓勵對我很有助。

羣 目前馬來亞寫劇本的人太少，我希望你多在這方面努力，多寫一些能夠反映現實的作品。

文 唔，我打算在今年內儘可能多寫幾個獨幕劇。（少停）喲，愛羣，我們先別談文藝好嗎？還是談談我們的事吧！

羣 （有點羞赧）爸爸已經答應了，他要我們下個星期訂婚。

文 （喜出望外）哦，真的嗎？

羣 真的，爸爸想跟你談談。

文 是嗎？他要跟我談什麼？

羣 他現在在花園裏乘涼，你就去吧！

（書文站起來向窗口望望）

文 你跟我一起去好嗎？

羣 怎樣？有點害怕？（少停）我想你還是自個兒去吧，我怕等下他們來了找我不到。

文 好好，我去。（一聲咳嗽，壯壯胆。）

（書文下。）

（愛羣把稿件放進書櫃。）

（裁慶詩，黃丁人上。）

詩 算了罷，這個傢伙他那裏懂得詩歌？

羣 我們的詩人又在發什麼牢騷了？

詩 喂，愛羣，你有沒有看到昨天的副刊？那個毛頭小子竟批評起我的那篇「工人之歌」來了。

羣 哦！原來是爲了這個。那篇批評的文章我看過了。

詩 你說氣人嗎？這混帳簡直是在放狗屁！

人 （對愛羣）你不懂，我們的詩人就爲了這個，昨晚一夜沒睡覺。

羣 噲，何必那麼認真？

詩 哼！莎士比亞說過：「我的榮譽，就是我的生命」。這混蛋現在公然在報上批評我的詩歌，這就是打擊我的榮譽，我怎能不認真？

羣 （解釋地）他批評你的「工人之歌」不夠深刻——。

詩 這簡直是放他媽的狗屁嘛！老子吃鹽比他吃米還要多，我寫詩的時候說不定他才在地上爬呢！哼，懂得什麼詩歌？一個無名小卒，現在竟敢在太歲頭上動土。

人 你何必在這裏大發雷霆？我不是告訴過你，寫一篇反批評，向他挑戰。

羣 坐吧，我們慢慢談。（愛羣與丁人坐在長沙發，慶詩則坐在圓桌左邊的椅上。）你應該冷靜一點，不要太衝動。假如人家的批評是對的，是善意的，你就應該接受，假如他的

批評有了錯誤，那你就妨作一番解釋，指出他的錯處。

詩 這種批評那裏是善意的，他一開頭就說什麼不夠深入，沒有詩情，你看這簡直是胡說八道嘛！

羣 我看你火氣很大，還是喝點冷的吧，怎樣？要綠寶還是可口可樂？

詩 來一枝綠寶。

羣 老黃，你呢？

人 一樣。

（愛羣進裏面。）

(慶詩拿起報紙在翻閱。)

人 我今天忙得連報紙都沒有時間看，這張是今天的嗎？

詩 唔！

人 有沒有副刊？

詩 沒有。

人 媽的，廣告一多，副刊就被擠掉了。

詩 哼，廣告可以賺大錢，副刊是賠錢貨。馬來亞這個社會，金錢第一，文藝算得了什麼？

人 目前一些健康的刊物都沒有了，幾個報紙的副刊，有的根本不像樣，有的編得比較不錯的，又得不到頭家的重視，常常是出一天，停三五天，把它當作是可有可無的東西，這實在太可憐了。

詩 (翻翻桌上的報紙) 奇怪，晚報怎麼到現在還沒有派來？

人 又想看你的大作了嗎？喂，閒話少說，那篇小說先拿過來。

詩 (從褲袋裏掏出一疊文稿) 拿去吧，你要知道，我花了三天三夜才寫完它。

人 喂，這篇小說，到底寫的是什麼？

詩 你自個兒看吧。

人 不行呀，我的那位女朋友就要來了，我那裏有時間去看？

詩 好好，那我講一個大概給你聽：這是描寫一個愛慕虛榮的女孩子，起先，她很純潔，後來，因為結交了一些不三不四的朋友，漸漸地就變得很荒唐，終於墮落了。

等到她發覺走錯路的時候，已經太晚了，結果她投河自殺。

人 這個故事實在太生動了。不過，你要知道，我的那位女朋友也是寫小說的，我希望這篇東西會比她所寫的更好。

詩 這個你放心，我天涯客寫的東西難道會輸給你的女朋友嗎？

人 對對對，我們的詩人會寫詩，而且還會寫小說，真是了不得！了不得！

詩 老黃，老實說我真替你擔心，等下露出馬脚不是麻煩？

人 只要你跟我合作，這個秘密一定不會洩漏出去的。你不知道，我跟她是初交，這小妮子實在長得太漂亮了，爲了要給她看一看我的厲害，我不得不在她的面前吹一吹。

詩 我祝你旗開得勝，馬到功成。

人 但願如此。阿彌陀佛！

詩 好！咱們先小人後君子，我有急用，稿費拿來。

人 （從袋裏掏出三張紅虎）喲，拿去！

詩 什麼？你叫我寫的時候，不是答應我三千字五十塊錢的嗎？

人 這三十塊先拿去，其餘二十塊明天給你。

詩 好吧，不過我有個條件。

人 什麼條件？

詩 等下你的女朋友來了，你得介紹給我認識！

人 你要我怎樣介紹？

詩 很簡單，你就說我是寫詩的，筆名是天涯客。

人 這好辦，不成問題。不過咱們話說在前頭，介紹是可以，但假如你老兄敢居心不

良，有什麼越軌的念頭，哼！那請別怪老弟不給你面子！

詩 你老兄儘管高寢無憂，老弟以人格擔保！

人 那很好！不過我還有另一個條件！

詩 什麼條件？

人 我聽說你有一位妹妹也會寫作的是嗎？我也要你跟我介紹一下。

詩 豈有此理，你現在正在追求一位小姐，又想認識我的妹妹，這簡直太混帳嘛。

人 喂，認識與追求不同，朋友與情人又不同，難道這一點你也不清楚嗎？

（余思風上，他雖然像個大作家的模樣，衣袋插了好幾枝鋼筆，褲子的後袋插着一大疊的稿紙，手拿着一本書。）

詩 哦，我們的作家來了。歡迎，歡迎！

風 對不起，我遲到了！（少停）奇怪，愛羣怎麼不在呢？

人 你忙什麼，一進門就找愛羣？

詩 聽人家說，我們的作家正跟愛羣搞得很好呢？

風 詩人，請你少開尊口為妙！

詩 好好，咱們談正經的。近來有什麼傑作？

風 多着呢，寫也寫不完。

詩 是詩歌呢還是散文？

風 詩歌，散文，小說和劇本都有，想到什麼就寫什麼。

人 一個月稿費拿多少？

風 七八十塊也有，一兩百塊也有，沒有一定。

人 常在什麼地方發表？

風 不一定，有時在南洋商報的文風，有時在星洲日報的晨星。

人 商餘呢？有沒有投？

風 有，寫過幾篇教育論文。

人 常用什麼筆名呢？

風 不一定，我的筆名很多，多得有時連我自己也忘了。

人 這些副刊的編者，你都認識嗎？

風 有的面熟，有的跟我老朋友，我們時常在一起喝茶談天。

人 這樣說來，你的稿件不是很容易發表？

風 容易，我的作品都是在一個禮拜內發表的。

詩 (指着他的後袋。) 那篇是什麼？

風 (抽出，放在桌上。) 一篇小說，還沒有完成。一個雜誌的編者特地來信約我寫的。

詩 內容是描寫什麼？

風 描寫一對青年男女的戀愛故事！

詩 一定是很動人的吧！

風 發表了你就會知道。

(愛羣拿錄寶上。)

羣 喲，作家什麼時候來的？

風 剛來，喂！愛羣，你忙什麼？老半天看不到你？

人 愛羣，你假如再慢一步出來，我們的作家可真的要六神無主了！

羣 你們幾個碰在一塊兒總是喜歡開玩笑。(看到桌上的稿件) 又完成了一篇作品是嗎？

風 還沒有完成，正在趕着寫。

羣 你還可以寫，應該多寫！

風 我現在已經變成一個習慣了，每天至少寫一千字。

人 這樣一個月可以寫三萬字，那麼一年裏頭不是可以寫好幾本書了嗎？

風 當然，前幾天有個出版商找我去宵夜，他說要把我的散文收集起來，印成單行本。羣 真的嗎？出版了應該先送一本給我。

風 那當然，老實說我所以能夠不斷的寫，這完全是你給我的鼓勵和靈感……（同場頭來，看到慶詩和丁人在暗笑，便回轉話題，）哦，愛羣，我們的座談會幾點開始？

羣 再等一會兒，還有幾位朋友沒有來，你要喝水嗎？

風 不，我剛喝了才來。

羣 那麼，你們喝吧。

（詩人一口喝完它。）

風 （向窗外望望），啊，今晚的月色多美！很有詩意。愛羣，我們先到花園裏去乘涼好嗎？

羣 （想想）也好。詩人，老黃，我們一齊去吧！

人 不，不，我不想去。

詩 人家老黃今晚跟女朋友有約會呢？

羣 真的嗎？

人 你別聽他講說。

詩 好吧，老黃，我是最了解你的，你還是留在這兒等，免得她來了找不到你。

羣 那麼我們去吧。老黃，等下有人來了，你告訴他們，說我們在花園裏。

人 好的好的。

（愛羣，慶詩，思風下。）

（丁人喝口水站起來伸個懶腰。）

（羣英上，在窗口張望。）

英 丁人，丁人。

人 哦，羣英，你來了，請進來坐吧！

英 我找了很久才找到這裏來。

人 哦，是嗎？

英 這客廳很舒服。

人 這是我的一位朋友的家，今晚他們想開個文藝座談會，所以我約你來，大家談談。

英 怎麼沒有人來呢？

人 他們都在花園裏乘涼，你坐吧！

（嘉英坐在圓桌的左椅，丁人坐回長沙發。）

人 （有點不自然）這一次，我很榮幸，能夠認識你，而且，你又是寫小說的，實在……
英 那裏，我的小說很幼稚，請你多指教。

人 你太客氣了，我知道你很會寫的！

英 我學習寫小說是最近的事，你既然也喜歡小說，我希望以後我們能夠時常在一起研究。

人 是的，在我創作的過程中，有一點使我很苦悶的，就是找不到知心的朋友來互相研究 and 得到鼓勵。

英 鼓勵對我們剛學習寫作的人是很有幫助的，幾個寫作的朋友假如能夠時常相聚在一塊，大家時時刻刻都在談寫作，把自己的作品拿給對方看，請他提出批評，再來修改，這樣我們一定能夠進步得很快！

人 你說得對，以後我們最好時常在一起研究研究。

英 我想，小說你一定看得很多。

人 相當多，長篇，中篇和短篇，只要書店有的，我幾乎都把它買了回來。

英 有機會的話，我想跟你借幾本來看看。

人 好的，好的，不成問題。不過，我的書給朋友借去了很多，現在留在家裏的只有幾本吧了。你有時間的話，請到我的家坐坐，我可以拿給你看。

英 好的。你最喜歡那一位作家的小說？

人 我認為，莎……莎士比亞的小說寫得最好。

英 哦，你是說莎士比亞的戲劇嗎？

人 莎士比亞的戲劇我也有看過。

（嘉英好奇地望了他一眼。）

人 我這裏有一個短篇，是前幾天才寫成的。（從褲袋抽出稿件，握在手裏，）我想請你看，給我一點批評。

英 就是那天你跟我說要動筆寫的那篇是嗎？

人 是的，是的。

英 故事是寫什麼呢？

人 我是寫一個純潔的女孩子，因為，因為交了一些壞朋友，結果一失足成千古恨，當她覺悟的時候，已經來不及了，所以她跳河自殺。

英 這題材很現實。

人 是的，本來我是想筆下留情，指出一條新生的道路給她走，可是，現實到底是殘酷的，她終於難免一死。

英 長嗎？有多少字。

人 大概四五千字，我費了二個晚上的時間，就把它寫成。

英 你寫得很快！

人 我時常寫小說都是這樣的。（把稿件交給她），你拿去看看。

（華英取過去，在翻閱。）

英 （奇怪）噢，你這篇是從那裏拿來的？

人 從我的家裏拿來的。

英 不，我是說——

（慶詩上，看到華英，一怔，轉過身，正想溜之大吉，）

人 來來來，你來得正好，我跟你們介紹一下，這位是我們的青年詩人，筆名天涯客，時常在——

詩 （無可奈何地）妹妹，原來是你。

英 哥哥，你們是怎樣搞的？

人 什麼？她就是你的妹妹？

詩 老弟，你約的女朋友原來就是我的妹妹，為什麼你不早說呢？

人 我，我怎麼會知道呢？要是知道的話，我也不會——

英 哥哥，這篇小說是我寫的，我交給你一看，為什麼你拿給丁人。

詩 這，這——

人 呵？詩人，你，你是怎樣搞的？

詩 妹妹，算了，有話我們回去再說。

英 不，不，我要弄個明白。

人 詩人，你，你不是說這是你自己寫的？……噢？

詩 回去吧，妹妹，我慢慢跟你解釋。

英（對丁人）哼，沒想到你拿給我看的，原來就是我自己東西。

人 慕英，這，這……

英 丁人，我本來還以為你是一位很有長進的青年，沒想到你僅是在玩弄手段，搞這些騙人的把戲，拿別人的作品說你自己寫的。你這種風頭主義是最要不得的。

詩 好好好，回去吧，回去再說。（屢詩推慕英出）

（慕英憤然下）

詩 他媽的，天下的女人那麼多，你不去追求，偏偏去追求我的妹妹，才會惹出這些是非來。

人 詩人，我不是早告訴過你嗎？我不知道她就是你的妹妹呀！

詩 說來說去，這都是你不好，你不應該這樣愛出風頭，去欺騙別人。

人 總而言之，這都是你的錯，你答應自己動筆跟我寫的，誰知道你是去偷你妹妹的作品。

詩 錯就錯在你認識的是我的妹妹。

人 哎！一言以蔽之，你的妹妹是個倒楣貨。

（報版上，送來晚報。）

人（接過報紙，翻開刊）噢？（噫）「給文抄公天涯客的一封信。」

詩 什麼，你說什麼？

人 你的運氣也不見得比我好，昨天有人批評你的那篇「工人之歌」寫得不夠深刻，今天又有人揭發你的「工人之歌」是偷抄的，哈，哈。

詩（接過報紙）他媽的，這是誰說的？

人 你還想賴？人家還引經據典，說你是從一本詩集裏抄出來的，什麼出版社？那一年出版的？第幾頁都寫得清清楚楚。

詩 他媽的，這個編者未免太不留情了，老子找他算賬去。（欲出）

（丁人拉住他。）

人 怎麼，你想溜了？

詩 你要幹嗎？

人 咱們先君子後小人，三十塊錢的稿費還給我。

時 好好，這裏不方便，還是到咖啡店去，咱們和平解決。
人 好，走吧！

（裏時，丁人下）

（思風，愛羣，書文上）

羣 唉，怎麼連一個人的影子都沒有？

風 大概是出去路口散步吧。

羣 你們坐！

（思風坐在圓桌左邊，書文坐右邊。）

羣 我去弄點水來喝。（進裏面）

風 許先生也時常寫作嗎？

文 沒有，我不會寫！

風 那裏，你太客氣了，愛羣剛才不是說過你也有寫稿嗎？

文 我只不過對文藝有點興趣，寫的東西都很幼稚。

風 這當然，剛學習寫作的時候，作品一定是幼稚的，我從前寫的時候也是一樣。不過

慢慢寫，寫得多自然會發覺到寫作的門徑。好像我現在，因為寫慣了，所以一提起筆來，想到什麼就可以寫什麼！

文 是的，是的。

風 馬來亞能夠寫的人實在太少了，所以那些副刊的編者都時常有信給我，要我寫稿，尤其是一些刊物時常寫信來向我催稿，但我很少寫給他們，因為自己實在太忙了。

文 哦，哦。

（愛羣拿幾枝汽水出。）

風 喂，愛羣，最近我在副刊上發表的那個長篇小說「克浪河之夜」你看到了沒有？

羣 哦？那篇「克浪河之夜」原來是你的。

風 唔，我是用另外一個筆名發表的，難怪你不懂。

羣 不是還沒有刊完嗎？長不長？

風 長，我寫了一百多張的稿紙。

羣 我看你最近很努力寫作，多寫一定會有進步的。

文 你常寫小說嗎？

風 沒有一定——詩歌，散文，小說，戲劇我都有寫。

聖 害文他對戲劇比較有興趣。

風 哦，是嗎？

文 那裏，那裏，還談不上。

風 那好極了，我對戲劇也很有興趣，目前我正在仔細地深入研究莎士比亞和曹禺的劇本。

聖 我希望你們能夠時常在編劇這方面，互相交換意見。

文 你是不是常寫劇本？

風 有，有，在副刊發表過好幾個。

文 有沒有剪起來？能夠給我拜讀一下嗎？

風 可以，可以，不過目前那本貼稿簿，給幾位朋友搶去看，因為他們的學校想演話劇，要公演我寫的一個獨幕劇。

聖 這可見你寫的劇本很不錯，人家才會拿去排演。

風 這是經常有的事，過去副刊的編者時常轉來一些劇團的信，通知我要排演我的劇

本。

文 你寫的是獨幕劇，還是多幕劇？

風 獨幕劇比較多，因為目前副刊的版位很小，多幕劇太長了，怕容納不下。

文 你是用什麼筆名呢？

風 我的筆名很多，寫劇本我時常用宋江風這個筆名。

文 （同時地）宋江風？（兩人面面相覷）

風 （得意）我這個筆名副刊上常有，我想你們不會生疏吧！

文 你最近發表過什麼劇本？

風 譬如，「近打河畔」啦，「一個青年的故事」啦，這些都是最近才發表的。

聖 哦！「近打河畔」那個劇本是描寫什麼呢？

風 我是把怡保休羅街橋下的那些流浪漢的生活情形，通過舞臺藝術，暴露在馬來亞觀眾的面前，（愛華和文書又面面相覷一番）你們有沒有讀過這個劇本？

聖 有的，不過——

風 怎樣？你可以提供一些寶貴的意見嗎？老實說這個劇本是我感到最滿意的一個。有

很多朋友碰到我的時候，都異口同聲地說這是馬來至少有的創作。

文 我想很冒昧地對你說一句話。

風 哦，你認為這個劇本有什麼不對的地方嗎？

文 不是這個，我是說。

風 你是說什麼？

文 對不起，我想告訴你，宋江風這個人不是你。

風 呵？你你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文 宋江風這個人我認識他，他是我的好朋友。

風 許先生，這是你一時搞糊塗了，難道這世界上還會有第二個宋江風嗎？

文 老實說，宋江風寫這個劇本的時候，我們是住在一塊兒的，我親眼看着他寫成這個

獨幕劇。

風 許先生，你你你這簡直是白天說夢話嘛！

文 我希望你不要這樣做，因為這種行為不是一個寫作者所應該有的。同時我想告訴你，宋江風這個人的脾氣不大好，假如他知道你盜用他的筆名和作品去作廣告的

話，這對你是很不利的。

風 笑話，笑話，宋江風此刻就在你的面前，你居然視若無睹，硬說不是我的筆名，這簡直是滑天下之大稽。許先生，你是不是認為我不配做宋江風，我沒有資格寫劇本。

文 （站起）你們請坐，這裏的空氣太污穢了，我想先走一步。

風 書文，書文，你慢慢走。（書文憤然出去）

風 哎，算了，算了，讓他去吧，你還留着他幹什麼呢？

風 作家，你不應該這樣，我從沒有想到你會幹出這種欺騙的勾當來。

風 愛羣，你聽我說，這，這實在太冤枉了。

風 他並沒有冤枉你，我可以老實告訴你，宋江風就是他——許書文。

風 呵？

風 許書文跟我很熟，他的劇本在發表之前，多是拿來給我看過的。「近打河畔」這個劇本還是我親手替他抄的。你別再瞞我了。

風 （暴伴）有這麼一回事？（良久不語，呆望窗外）哦，愛羣，就算我撒了一次謊吧！不

過，我這樣做，完全是爲了，爲了……
爲了什麼……。

羣 作家，希望你以後改過就是了，我們做朋友雖然不很好，不過，我知道你是有創作
的天才的，只要你自己肯多寫，將來在文學上一定會有成就的。你應該腳踏實地去
努力，不要老是死愛面子，亂車大轆，風頭主義對你是有害的。

風 愛羣，這就算是我的錯吧。可是，可是……

羣 假如你是喜歡宋江風的劇本，認爲他寫得好的話！你可以自己努力去寫，寫得比他
更好，而不應該打腫面孔當胖子。

風 愛羣，我知道這是我的錯，我，我希望你能原諒我，不過，不過……。

羣 其實，每個人都會做錯事的，我希望你以後能夠改變作風，多做一些真實的工作來
充實自己。

風 愛羣，自從我們認識以後你時常在鼓勵我，幫助我，這個我很感激。我知道現在我
這樣做一定很使你失望。不過，不過，我有許多話在心裏隱藏了很久，總找不到機
會來向你傾訴。

羣 你有什麼話，就說吧。

風 我知道，我這樣的想法是錯的，可是，可是，愛羣……

羣 作家有什麼話你可以坦白地說，還怕什麼呢？

風 我得承認我對寫作還是個門外漢，我才寫過幾篇短文，可是我所以要在你的面前車
大轆，這完全是爲了，爲了你。

羣 爲了我？

風 是的，了爲使你對我有好感，爲了要你看得起我，所以我才這樣做。

羣 不，你這樣做是錯的，一個人應該要有真材實料，人家才會看得起他的。

風 我知道這是錯的，可是，可是，愛羣，我爲了……爲了，唉！說來話長，一言難
盡！

羣 （不語）

風 愛羣，你，你還不明白我的意思嗎？

羣 作家，你不應該這麼說，因爲我的年紀比你大，一路來我總是把你當成弟弟看待
的。同時，你應該在學業上努力才對。

風 愛華，哦！你的話太使我失望了。沒想到你是把我當成弟弟看待！可是，愛華，我從來就沒有把你當成姐姐看待呀！

羣 作家，請你原諒我沒有早點告訴你，下個星期，我就要訂婚了。

風 呵？你，你要訂婚了？跟，跟誰？

羣 跟宋江風。

風 宋——江——風？哦！宋江風，（他步到左門彷彿是腦袋被敲了一棍似的，有點昏沉，走起路來腳步不很穩。）

羣 作家，作家，你別走呀，我們不是要開座談會嘛！

風 算了吧！還開什麼會呢？

羣 作家！

風 別說了！我，我不是作家，我不是作家……。

（幕急落）

後記

我在練習寫作的十年過程中，對獨幕劇的嘗試為數不少，說起來，它在我的寫作工作上應該是佔相當重要的一環，可惜的是我却始終未把它學好。近年來，我在星洲邵氏影業機構做事，承華文部主任蔡文玄先生的錯愛，邀我參加試片工作，負責全部華語組影片的文字宣傳，提供對購買影片的意見，並參加審閱電影劇本，與電影故事的工作，提供取捨或增刪修改的意見，這份職務使我對觀眾心理，影片市場及電影製作有了進一步的了解，並使我對電影這一門娛樂事業有所偏愛。同時它在無形中影響了我的創作興趣，把我從舞台劇的寫作，引到電影創作之路上去。

這本劇作集出版的前夕，正是我離開邵氏，準備到日本研究有關電影與電影這一科專門技術的時候。對於作者本身來說，這本集子出版的意義是大的。由於藝術性的東西不能投機取巧，舞台劇的寫作正是我向更廣泛的戲劇領域推進前的一項必修科。

作者為了保留書中各劇之排練，改編，上演等權益，此後任何團體倘欲採用拙作演

出，務請賜函與家父陳德水先生聯絡，通訊處：TECK CHEONG CO., 10G, HARPER STREET, KLANG, SELANGOR.

這本書的出版動機，是由于拙作「夜渡」初版本已售罄，另一劇作集「封鎖線」初版本亦即將斷市，出版社的友人劉維農與陳哲力兩位先生建議把兩本書合起來，印行第二版。我感激他們一路來給我的多方鼓勵，最後我願藉此機會，向星馬一些排演過拙作之戲劇團體，各地讀者，及一些常寫信給我，向我提供意見的文友致最衷誠的謝意。

作者

(一九六三年六月十一日于吧生)

征雁論

趙心

一 前言

馬華戲劇作家征雁，是一個年青而有為的充滿光輝前途底作家，在馬華戲劇運動史上，終寫下燦爛的不朽的一頁。

青年作家征雁，他的創作才能雖是多方面，但主要的貢獻和成就，却是在創作劇本上。雖然他的「夜渡」和「封鎖線」兩劇本只刊了八個獨幕劇，但在一向陷於劇本荒的馬華戲劇界上，却是一份難能可貴底禮物。

在文學領域內，戲劇部門底工作是繁重而多采的，它包括創作和演出兩方面。這兩方面都是同樣重要的，而且是相輔相承底，正如綠葉之於牡丹，未可或缺一般。有了劇本而沒有演出機會，則其創作底意義和作用，未免降低；有了演出機會而沒有當地創作劇本供應，也會減低教育觀衆底作用的。馬華戲劇運動史上，在戲劇家吳天的領導下奠定了發展的基石，他當年導演曹禺的「日出」，隆重地在維多利亞劇院演出，曾獲馬華

文藝界的熱烈支持與響應；他底「沒有男子的戲劇」等創作，也成為戲劇界的重大收穫。當時可說是創作劇本與演出並駕齊驅，雖然演出多採取中國劇作家的作品，但在初期馬華劇運上却是必然如此的，正如初期中國劇運把外國名劇「茶花女」搬上舞臺一般，是藉資鼓勵、觀摩、與借鏡的。蔡元培在「魯迅全集」序說過，「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塊壘。」這在國際文學交流上早就有了通例，又何況當時馬華文藝只是中國文藝的附庸。及至光復後，由杜邊導演的「島上夜曲」與「離宮圖」的大規模演出，可謂轟動一時，為馬華劇運開闢一條坦途，我在一九四七年晨星副刊登的「馬華劇運底路向」一文大畧地說過了。而現在，由於劇作者的辛勤創作，已有不少可觀的作品。而戲劇工作者方面，也為了加強影響觀眾，教育觀眾的效果，也注意到選擇當地劇本來出演了。

出身於馬華社會的青年作家征雁，他的創作題材，完全採自馬華社會底各個角落的生活風貌，或深或淺地反映出馬華社會底真實。他是一個道地的馬來亞氣質的青年，寫出了具有馬來亞氣派與馬來亞作風底劇本。那末，當地各劇團之所以排演他的作品，並不是偶然的了。尤其是「雨夜」一劇，先後被上演十多次，他與李星可，稱得上是馬華戲劇界的雙壁。

征雁的八個獨幕劇是：「雨夜」、「潮來的時候」、「夜渡」、「父與子」、「新的課程」、「別後」、「樓上人家」、「封鎖線」。據「文風」編輯杏影說，「他起初寫散文，接着寫小說，寫批評，後來更寫劇本。」學習文藝的青年，多數是走過迂迴曲折的道路的。征雁最後在劇本上開出燦爛奇葩，這是他的創作才能擅於發揮的地方，也是他的聰明的選擇。作家韋偉為征雁的小說集「窮途」寫序說：「這只是棵幼苗，希望會有一日成為大樹。」是的，我肯定的說，當征雁從事劇本創作後，已不是棵幼苗，而在開枝發葉，快要綠葉成蔭了。至於他的小說與散文底成就，也是有相當水準的，這些都收集在「窮途」與「後方的詩篇」二書上。

二 征雁底劇本

馬華文藝界一向是朝着現實主義的道路邁進的。而馬華戲劇界便是一向繼承這傳統而實踐，而發展的，馬華戲劇先進們（如馬寧、吳天、杜邊等），都曾建下光輝的業績。他們在劇本創作，導演，與訓練戲劇工作者上，都有深長的影響。直到現在，劇壇出現了大批新血，劇運蓬勃發展，創作與演出並駕齊驅，有了更大的收穫。這些證明了

馬華劇運的發展是一脈相承的，而且，現在已經跨上了一個新的階段上。青年劇作家征雁，便是現階段中最特出的人物。

一般青年作家的缺點，都在於生活經驗不夠，思想立場成問題，以致影響作品底價值。比如當年有「神童」之譽的吳祖光，創作才能與技巧的老練可謂驚人，但他的思想立場與處理題材的態度便有了問題，甚至影響他後來的作品也有這個缺點。青年劇作家征雁，由於繼承馬華文藝的現實主義傳統，沒有這些缺點，這不能不令人讚美的。大體上，他的每個劇本主題與觀點都是正確的。同時，他所處理的人物底言行思想，完全與現實生活中的真人相符。所以，使人讀了有真切共鳴之感。

劇作家征雁沒有被生活環境所桎梏，他的創作視野相當廣闊的，在「雨夜」出現的是當地一個典型的小甘榜，「潮來的時候」中素描了大城市新加坡海邊的一角，「夜渡」刻劃了馬來亞內地常見的一個小渡頭，此外多需都反映了星馬兩地的某些不同角落的生活狀態，如此廣闊的創作視野，在馬華劇作界是少見的。劇中人物幾乎包羅社會各階層，有校長，教員，中學畢業生，小報編輯，醫院護士，商行職員，女房東，交際花，茶花女，失業工友，膠工，漁夫，流氓，棄婦，流浪童等等，而寫得最出色的是勞

工方面，其次是中學生的刻劃也很形象，而且，幾乎每個劇本都有出現。

征雁創作手法最突出的地方是深入淺出，他能很緊湊地明朗地把主題表露出來，所以，他的劇本都具備了簡潔明快的優點，在劇作界是少有的。然而，我們要知道，他的獨具的創作手法，是從馬華小說界脫胎得來的，在從事創作劇本之前，他已在寫小說散文了，在「窮途」小說集裏，可以看出他的創作手法完全受馬華小說界的影響；他把這一優良影響——即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運用於創作劇本上，造成自己優越的成就與作風。換句話說，在馬華戲劇界上，他已突破前輩的創作手法，像馬華小說界一樣，深具馬來亞氣派與馬來亞作風底。當然，這不能用中國劇本的眼光來衡量它，正如中國劇本不能用歐洲眼光來鑑衡一樣。同時，我們讀了征雁的劇本，馬上便浮起一種印象，覺得他是劇壇上一個速寫大家，輕描淡寫，恰到好處，沒有一筆是多餘的，這正如中國畫家葉淺予般。

誠然，我們不能把「速寫」的手法視為淺薄，葉氏的速寫畫與吳昌碩、吳湖帆、齊白石等人的工筆畫和寫意畫，是同樣地位的。那末，以速寫的手法來創作馬來亞地方色彩的劇本，是極端需要的了，而且，也成了現階段馬華戲劇界的創作方法。這樣的作

品，才是當地人民所喜聞樂見的。征雁的作品有的演出十多次，原因便是在這裏了。

獨幕劇「雨夜」，是征雁最膾炙人口的作品，也是演出次數最多的一個劇本，雖然字數不多，但內容却很充實，加以出場人物又不少，平均說話的機會便有限，這是很難通過對話表露人物的個性的，但征雁却能很扼要地佈置他們，精練地寫出他們心內應該說的語言和動作。而且把劇情變化處理得十分自然，一個高潮接連一個高潮，把劇中人物推動到不可移易的尖端上，使人一直讀完才鬆了一口氣。難怪這劇本被很多社團排演，因為它的簡練對話能使演員忘我地變成劇中人，也使觀眾的精神集中，情緒高漲，而被劇情所溶化的。

「雨夜」的內容是很平凡的，隨處可見的人生百態的一頁，但經作者不平凡的筆觸去刻劃却成了觸人心弦的一幕悲劇了。悲劇主角王山叔和他的家庭，流氓鎮得民，屋主李又來，都是我們日常所接觸到的人物，在一般窮困的家庭裏，王山叔一個年已五十而又患肺病的人，他的結局如何，幾乎全在我們意料中的，但劇作者都有一個方便，把「倒霉一齊來」的慘事集中來暴露，使悲劇發展到頂點。王山叔，是一個勤儉老實而有義氣的人，當年曾經幫助過屋主李又來，豈料現在却受對方所逼迫，雖在病中也不能不

憤慨地責備對方無情義了：「又來呀！假如你不健忘的話，你總該記得，十五年前的今天，當日本鬼子打進馬來亞的時候，你們一家人逃難到山芭去，在我們那邊住了一年多。那時候我不但沒有收你的房租，而且還時常拿金錢和物品來接濟你們，幫助你們，誰想到十五年後的今天，我窮，我欠了你的房租！又來呀！難道你就不能幫幫忙，多寬限幾天嗎？」屋主的忘恩負義完全在這段話暴露出來了。但是，僅租窮困，還不是最大的打擊，當他的長子大海因偷買膠絲被捕入獄，次子大智出車載客途中給流氓傷害的事接二連三地發生時，最和善最無氣力的病人也會拚死一鬥的：「哦，這，這還成什麼世界啊，我的兩個兒子，一個被抓去了，一個被人家打了，這叫我怎麼活下去呢？這還是我活下去的地方嗎？（從木架旁取出一把短斧頭）哼！看他們跑到那裏去，今天，我這條老命要跟他們拚了！」然而，病者在劇烈的刺激與痛苦中，吐血血來了，他的女兒驚惶得只有苦勸，也不能阻止憤怒了的爸爸。於是病者一面抹去嘴上的血，一面掙開女兒秀蘭的手，說「我要找他們算賬去！」這種家破人亡的決鬥又是多麼勇敢呢！這是奴隸的反抗與奴隸的呼聲，是使人熱血沸騰的。緊接着作者以激情的筆鋒寫出兒女的心聲，秀蘭痛苦地喊着：「爸爸，爸爸，你千萬不能動手呀！爸爸，你回來呀，二哥的傷勢要

「爹！爸爸，爸爸……」一個平時頗為理智的次子也無助地呼喊了：「天呀！你讓我們窮人活下去吧！天呀！讓我們窮人活下去吧！」這樣的收場，是很有影響力的。這在馬華小說上，是常見的了，但在劇本上會更為突出，收效更宏。因為它能把幾個不幸的事件很緊密的聯結在一起，使人有「屋漏更逢連夜雨」之感。同時，征雁在處理劇情變化時，也顯得很自然，從流淚的調戲，到屋主的主催租，與長子的被捕，次子的被毒打，這一連串的發展，都是順理成章的，沒有半點斧鑿痕跡。中國著名戲劇家曹禺的作品，也曾被人指為偶然性的場合太多，換句話說，很多情節是太湊巧了，湊巧的地方太多便失去了真實性。當然，劇作家會分辯的說，沒有偶然性，根本就不能創作劇本，若從哲學分析來說，則一切的偶然性事件，必有其必然性做根據的，所謂偶然性與必然性，是互為因果關係的。若在文學作品出現的偶然性太多，會使人有非真實性之感。而征雁的作品，卻沒有這個缺點。「夜雨」裏的人物，沒有一個是多餘的，也沒有一段話是多餘的。母親對兒女的慈愛，流氓的惡毒，屋主的好險，在寥寥幾句話中，便能具體地顯露出來，這便是征雁筆鋒簡潔明快的明證。

「潮來的時候」一劇，是曾經獲得星洲文化部劇本創作比賽的特別推薦獎，也曾為

某大學戲劇會所排演，可見其被重視的一班了。這劇的內容取材於新加坡海邊底一角。作為新加坡風景線的海邊，是美麗迷人的，征雁有意對這著名的熱帶海濱作個素描，使人聯想起經常有攝影家們去殷勤地攝取鏡頭；然而，攝影家們只能從最有利的角度，去攝取動人的鏡頭，但人物中的內心的複雜的思維與情緒，和該地所產生的複雜情節的故事，却不能從照片上充份地表現出來，只有文藝作家才能勝任愉快。比如這劇裏的人物，漁夫林頭春，馬來看車童馬末，印度咖啡攤主文連第，流浪兒李小特等人內心的正義感，又怎能攝得出來呢？有之，只是幾個人物在某種位置上的優美姿態罷了。把一個美麗的海濱，寫出有血有淚的故事，這不是虛構，不是煞風景，而是事實，充滿血淚的事實。

「潮來的時候」出場人物是相當多的，而且，每一個人物的身份都不同，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也有馬來人和印度人，可謂集各民族於一堂，這點，是作者有意如此佈置，強調三大民族的合作與互助，也許就是得獎的主要原因吧？人物雖多，大體上可分為兩類，一類是上層享受階級，如李高明和楊露絲，一類是下層的受折磨的人，如周珍萍、李小特等等；前者是沒有靈魂的行屍，後者是具有正義感的痛苦者。兩種態度相反的人物，造成強烈的對照，使讀者與劇場觀眾易起共鳴。李高明，這個玩弄女性的花花

公子，在這罪惡的社會是司空見慣的了；楊露絲這種「花瓶」也成為不可缺少的點綴品，他們是社會寄生蟲，他們的一言一動都是令人嘔吐的。當他們看見有人跳海，而那個捉弄過他們的李小特也幫同去搶救時，女的幸災樂禍地說：「哼，小雜種也要跟人家去救，淹死才爽快。」男的附和說：「這種三星死了也不會有人來哭的！」這是多麼惡毒，甚至說：「哼……要自殺跑來這邊跳海，那裏會死！……假如有心找死的話，就應該到中國銀行或是亞洲保險大廈去！」當人們知道周珍萍和李小特是他的妻兒時，質問他拋棄老婆掌摑兒子良心何在，他却說：「告訴你：我不認識她，這不關你們的事！」在征雁筆下，這種人簡直是禽獸不如。在「雷雨」裏的周僕園，當他看見魯媽出現在眼前，知道魯大海是他的親生骨肉，多少還有人性，知錯，受良心責備。而李高明一點人性也沒有，甚至想消滅對方，抹去自己的劣跡。這種怪如咖啡主罵他是「狗生的」，馬末也要對他扔石頭了。南洋地方的「阿舍」們，就是充滿獸性的動物，征雁的刻劃，並非太過。作者在這劇本裏，通過劇情的變化，把下層的受壓抑的各民族的人物聯系起來，發揚彼此間共通的優良的民族本質——正義感，和強調他們友愛、互助、和團結的重要性，雖然這個企圖沒有充份地成功，但這種嘗試是值得鼓勵的。

「夜渡」一劇看來該是作者最滿意的作品吧？否則也不會成為書名了，雖然作者在「後記」有說：「……一個不熟悉戲劇工作的人來創作劇本，經常會遭遇到暗中摸索的困苦，這本獨幕劇集以「夜渡」為名，正說明了我在學習寫劇本時的一番感受。」作者是以此自勵的，不過，我覺得這劇本比前兩個更緊湊，更令人驚心動魄。這劇本暴露了園主的爪牙們無法無天地接二連三地幹下謀殺姦淫等等罪行，也反映出膠園裏的工人們及其家庭所遭遇的悲慘命運。這個劇本內容告訴我們，汪其羊們不但恃勢姦污了嘉禧春城嫂，害得她發了瘋，還把親眼看見這事的老吳秘密殺掉，正要埋屍滅跡，碰巧給一向抱打不平的血性漢子朱海義無意中看到，為了被害的老吳和春城嫂報仇，於是毅然地去報案，對方怕東窗事發，想用金錢收買，怎知金錢也失去効力，便一不做二不休的，索性殺人滅口，這樣一來便前後害了三個人，毀滅三個溫暖的家庭。作者通過朱海義的被害，強烈地暴露了社會的黑暗面。

乍看似乎為了一個嘉禧的被姦污而發生這一連串的悲劇，其實，作者借楊子紅的嘴有了簡括的交代：「其實，其羊殺了老吳，不只是為了春城嫂的事。去年老吳在暗地裏推助加薪，事情不成，鬧到要罷工。」可見老吳不是為了看見姦污事來作挾挾的人，而

是爲工人謀福利的好漢，「但其半知道是他暗地裏搞的，早已懷恨在心。」這兩句話證明爪牙們早就伏下了殺機，老吳的遭害情形，朱義海便是個見證：「……那天，我上山去砍柴，採種菜。我越過山頭的時候，忽然聽到槍響，我爬上樹梢去，看到山腳的草叢中有人在走動，我以爲他們打到了山豬。後來看到汪其羊和林三虎，拿着長槍向前跑，我起了疑心，就躲到一條小溪去偷看。這時，老吳躺在血泊中，起先我還以爲是老吳被他們誤殺，誰知道他們把老吳的屍體拖到一個早已挖好的地洞去，然後把他埋了，又用乾的草掩蓋着。」老吳家莊的慘狀，只幾句話便點出了：「……老吳的母親聽到兒子被殺了，病得更厲害，他的妻子現在還在接生院。那天出山的時候，就先跟人家借了一筆錢……」作者對朱海義個性的刻劃是很凸出的，很成功的，作者先讓朱碧嵐說出：「大哥的人，就是硬骨頭。小時候，在學校讀書，看到一個同學被人欺侮，就替人家打抱不平，一個人打兩個，打到校長室去，校長出去拉，他還不放手，結果呢，被開除了！」後來，汪其羊想用三千元收買他時，他說：「不要說三千，就是三萬塊我也不能接受。你想，老吳是我們的好朋友，難道我們能昧着良心做事嗎？就是一個我們不相熟的人被殺了，我們知道了，也要替他復仇。」海義的性格，從這兩段話表露無遺了。此外，工

人間的友愛熱誠互助，作者也盡力描述。當老吳被害了，他們馬上捐款來救濟，爲了海義的安全，他們要陪伴他，保護他，這種坦白熱誠，是令人感動的。

雖然，由於一時疏忽，海義也被殺了，看來好人都不能生存了，這就是像作者處理「雨夜」一樣，使這悲劇發展到最高潮，也描訴了黑暗勢力的可惡、可恨。

「父與子」一劇，正如屠格涅夫的小說「父與子」一樣，寫出了兩代人的思想行動的矛盾，屠氏的名著，曾經博得不少俄羅斯青年的熱淚與同情；征服的劇本，也應該獲得當地青年的熱愛的。在這個劇本裏，征服很成功地雕琢出了知識青年的面貌，也詳細地報導了一個典型的知識階級的家庭生活。出場人物雖然只有余學明和他的雙親，與一妹一愛人，但劇情的緊湊發展已不容再有旁人插足的餘地了。尤其是余學明和他的父親余有福的思想個性的矛盾，有了強烈的對照，在大時代的變動中，由於人們的年紀，生活經驗與態度的不同，常常顯出了矛盾與衝突。尤其是一個家庭中，父與子兩個不同年代的人，很難得到一致，時時引起衝突；做父親的爲了兒子的前途，不願擔負風險，認爲有管束自己兒子的責任；做兒子的爲了自己的理想與前途，也不願年邁遲鈍的父親來干涉，於是父子兩代造成水火不相容的狀態，以致決裂。

我記得中國「七君子事件」中，其中有一個出獄時說過兩句話：「主張堅決，態度

和平」，這恰好用在余學明的身上，余學明是個意志堅強、勇敢、熱誠的好青年，對於物質生活毫無所謂，一心只望能為社會大眾服務；他的父親余有福却相反，日夜盼望向上爬，為着自己的地位、金錢而打算，希望從知識階級爬到資產階級，為了巴結權貴，打牢自己的基礎，不惜犧牲自己兒子的前途，勉強他和董事長的浪漫女兒成婚，結果鬧到決裂，而余有福的中學校長位置，更因校務處理不妥而告動搖。做母親的也和父親一樣見識，只希望兒子做經理，身為教員的母親也抱這種態度，難怪做兒子的批評道：「媽，你不應該對我說這樣的話，因為你本身是個教師，對於教導學生，你不應該有怨言。人的劣根性就是這樣，往往對本身的職業感到不滿，只一味地想往上爬，而忽畧了對事業的盡忠。」但做母親的也有自己的一套：「你不是小孩子，自然會懂得你爸爸的苦衷，當初要不是得到王董事長的幫忙，怎能當起這間中學的校長來？最近王董事長又對我們的商業有很大的幫助，我們現在有這樣的一個環境，全靠他一手扶助的。他要把女兒許配你，完全是好意，你却不喜歡她。要知道王董事長是有地位有名譽的人，你這樣做當然會丟盡了他的面子，這樣直接間接對你父親的事業前途就有很大的影響。」然而，做

兒子的回答只是一句：「我絕不後悔！」態度顯得金石不移般的堅決。母親說：「誰叫我們起先那麼窮，要依靠人家的幫忙，才會發生今天這件不幸的事。受了人家的幫助，我們就得依照人家的意見行事呀！」其實，平心而論，靠人幫忙則有之，窮却未必。兩夫婦任教職的雖不會發達，小布爾喬亞的生活倒是可以舒服的過下去的。

余有福是個教育界的投機者，教師職業不過是他的一塊墊腳石，他無時不在向上爬，追求金錢與享受。他把校務處理得一團糟，以為用高壓手段就可使學生就範，他不懂後果，任意開除異己的教員與學生，因此，引起了罷課的風暴。他以為籠絡了董事長便可為所欲為，有恃無恐。他的太太問他開除了幾人，他說：「就是負責彙報的那三個壞蛋！自從李子光給我踢出校門之後，他們就一直叫叫嚷嚷，寫文章攻擊我，攻擊董事部，還派出代表來質問我，向我交涉。我警告過他們好幾次，他們還是不怕。你知道嗎？這次他們還想煽動學生罷課來向學校示威。」他對兒子也沒有感情，只有專制，命令，要兒子絕對服從。「要不然，你就給我滾蛋！」對已成年的兒子來說，這種威脅是會落空的，尤其是在學明身上。當他命令兒子去跟王董事長和他的女兒道歉時，得到的回答是：「不，我要說，我要說個痛快，我要告訴他們！愛情不是靠他的金錢可以買得

到的。我要告訴王董事長，我有我的理想，經理我不幹，請他另選高明；他的女兒，我跟她高攀不上，請她另外選個門當戶對的夫婿。好讓他們死了這條心！」這時，他才曉得兒子不能勉強。當他接到學校罷課消息時，不禁長歎：「完了！完了！一切都完了！」這就是向上爬的牧場，爬得高也跌得慘。這種描寫教育界家庭的對立鬥爭的劇本，是十分難得的。

「新的課程」一劇，是從「李山的家」一文改編的，丁思山就是李山，王莉青就是維尼，丁秀文就是小珠，這三人的職業身份，完全是相同的。不過，劇本的內容和人物，都比小說擴充了些，而且主題也很明顯和突出。換句話說，「新的課程」的成就，比「李山的家」還好，因為前者的主題具有充份的積極性的。小說裏的維尼，是在「池中無水魚難養」的境地中，拋下李山父女跟人走了。劇本裏的莉青，她不但刻薄秀文，也刻薄醫院裏的病人，身為護士，沒有半點憐憫心，鄰居與房客，並無一個跟她好的，她那見死不救的壞品行，做成自己心肝寶貝兒子——丁彼得之死，這着實給她一記沉重的當頭棒，難怪她當場暈了過去，正如劇中人永義說：「我希望今天這個痛苦的教訓，可以當作她必修的新的課程！」

丁思山，一個完全靠老婆養活的失業者，在家裏自然失了做丈夫的地位，所謂自身難保，更無法照顧前妻遺下的女兒秀文，只好任由莉青這個惡毒的後母所虐待了。這使我聯想起薩克雷的「破落戶的故事」來，主角之一的詹姆士·甘，也是一個靠老婆養活，這和丁思山有同一的命運。丁思山從前也發過財，後來才沒落到要靠老婆養活的。由於丁思山的懦弱無能，做成了莉青的惡毒與潑辣，秀文這女孩子，即使沒有半點兒差錯，也終日成為打罵的對象。房客唐永義說：「根本就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只要她心裏不高興，她就有很多藉口來打罵孩子。譬如說，他一踏進門，假如秀文沒有上前叫她一聲，她就會罵個不停；有時，放工回來，要是忘記泡一杯阿華田給她，少不了又是一巴掌。」做父親的只有熟視無睹，永義批評道：「這怕老婆的，他那裏敢開口。老實說這條伙也太沒出息，失業兩三年了，老是窩在家裏，又不去找份工作，要靠老婆吃飯，那也難怪要怕她三分了。」有一次，秀文無端端的被毒打，連鄰居也忍不住叫他去拉開，那裏知道却碰了大釘：「你跟我開嘴，我打孩子要你來過問？我打她你心痛是不是？有本事你就自己賺錢來養她，我就不過問。現在，她吃我的，穿我的，我愛怎樣就怎樣，你管不着。」惡毒婦的嘴臉，給作者勾勒無遺了。秀文的長期受罪，終於激起房

客的義憤：「秀文，你不必怕她，這些日子來，你的苦也受夠了。我現在帶你到福利部去，你可以控告她虐待你。」亞登也抱不平說：「不是我多嘴，我們做鄰居的知道得最清楚，你常常這樣虐待秀文，叫誰看了都生氣。我看你簡直沒有一點人性！」可憐的秀文，終於在他們的幫助下，離開這活地獄的家了。莉青不但在家裏如此，在醫院也是以虐待病人著名的，因此人們聯名控告她，要求院長開除她。護士這職業是崇高，她是病人的安琪兒，良友。殘忍成性，見死不救的莉青，是不配任此職的，否則，她成了病人的催命鬼。認識清楚的陳明娟教訓她道：「我們做護士的工作雖然辛苦，但我們在精神上是很愉快的。因為每一天，我們都在救人。我們安慰那些生病的人，我們的責任，是在行善救人，這就足以使我們感到愉快了。」全劇的人物，除彼得和明娟外，其他都寫得很生動，當然，其中免不了有說教和牽強的地方。

「別後」是征服所有劇作最簡單的一個，劇情和人物，委實簡到不能再簡的地步。人物雖然三個，主要只是兩個，葉綠的哥哥葉明，只是平常地穿插其間罷了。征服的「別後」，使我想起了「人約黃昏」一劇來，在抗日救亡期中，「人約黃昏」曾被當地劇人上演，這是一齣描寫閨讓戰的劇本，人物只有一男一女，各各為兩個戰爭中的國家服

務，在一座舊別墅內展開一場激烈的閨讓戰，每段話都令人驚心動魄，卒之我方的代表把對方的女閨讓壓服。這是從蘇聯翻譯過來的，我不知征服有否讀過它。不過，「別後」的處理手法，就和「人約黃昏」有點相似的。

「別後」的內容描寫一雙愛人，分別兩年，男的進了商場，生活腐化，態度大變，還不自覺，以為女的會和他一致，結成夫婦，登門請求；女的見他完全和以前相反，像換了別個人般，自己生活態度依舊嚴肅，不恤他的所為，終于拒絕他的要求。本來，「話不投機半句多」，兩種生活思想互相水火的人物是不能拉在一起的，雖則雙方從前是對戀人，男的會知難而退或是另尋對象的。但寫劇本到底不同于小說，它有自己的方便，雖然對話整柄，也可以按步就班地寫下去。由于整個故事是關係在李為和與王葉綠兩人身上，而且，兩人都是思想行為對立的，所以作者在刻劃上同樣到了一定的深度。為和的可憎，反映出葉綠的可愛；為和的腐化，反映出葉綠的嚴肅。

李為和，一個徹底變壞的人，他以前也是進步過來的，他也懂得引用法國文豪羅曼羅蘭的話，不過，却成了他的墮落生活的道詞罷了。社會的考驗是無情的，他在社會混了兩年，完全變了，葉綠說：「在以前你不會抽煙，現在你煙不離手；在以前，你不會跳

舞，現在你常上舞廳。這些，難道不足以證明你變了嗎？」但在爲和却有一套辯詞：「你別着急，請聽我道來：我抽煙，那是爲了禮貌。在商場上應酬，敬人家一根煙，或是僅受人家一杯茶，都是爲了表示親善客氣。商場上有個絕訣，就是禮多人不怪，假如你接得了這個道理，談起生意來就順利得多！至于跳舞，也是爲了應酬。我現在在公司裏擔任的是外交職務，專門搞聯絡工作，碰上了些洋朋友，不得不跟他們去跳兩跳……」這種酒肉徵逐的生活，自然會影响到對集團生活觀念的，所以他聽到葉明參加志願工作隊，去建設勞動公園時，便譏諷地說：「……像他這樣一個白面書生，到底能做些什麼呢？重的，他搬不動；輕的，他也一樣挑不起。充其量嘛，只能拾幾塊小石頭，喝掉人家幾瓶汽水吧了！不過我會了解他的動機，大凡一些搖筆桿的人，很多犯上他的毛病。不信你等着瞧吧，今晚他回來了不是又可以寫篇文章去發表？這樣不但可以拿一筆稿費，而且還可以自命不凡，說是站在青年隊伍的最前線呢！」爲和的滑頭態度，這兩段話可以看出。雖然如此，在葉明面前，爲和便感到自己渺小，技窮了。葉明却以溫和友愛的態度對待他：「……我覺得你應該回到我們這裏來。在以前，你不是一樣地熱情嗎？只是你現在走進了商場，免不了會染上了一些商人的氣質。今天我去參加勞動隊

伍，使我得到了一個很好的啓示：我覺得人類的團結與合作的精神實在太可貴！工場上那種不分老少，同爲建設國家而努力的熱情，太使我感動了！」這種開導，在爲和聽來委實不耐煩，伸懶腰，打呵欠的，因爲他已是個無可救藥的人了。這樣發展下去，自然只有決裂了，這劇的對話修詞，是比較老練的，但使人有咬文嚼字之感，因爲有些實不應出自劇中人的口的。

「樓上人家」，是一個內容充實和極有意義的獨幕劇，作者把公寓裏的房客集中來描寫，把各人的臉相都雕刻得清楚浮凸，尤其是孫文賓與石可攻的塑造更覺成功。這裏有着三伙人，一伙是小報編輯孫文賓和他的助手羅星春，一伙是丁尚初和石可攻，一伙是殘廢工友江起波和他的老婆徐秀雲，此外便是女房東宋嫂。孫文賓是個黃色小報的編輯，文化界的敗類，他憑着這種地位專去揭發別人的陰私，敲榨別人的財產，姦淫婦女，是無惡不作之徒。他的卑劣醜態，已被石可攻暗中錄了音，成了「有錄音帶爲證」的：「所以我說嘛，靠着我們這銷路三萬份的小報，有那個歌女和舞女不給我們揩過油的？哈哈……這些出來跑碼頭的女人，有誰敢得罪我們？她們假如不識抬舉的話，靠着這支筆，我們有辦法使她遺臭萬年。……告訴你，老弟，我孫文賓有膽量做多大的事

情，就有多大的辦法。再說李安祥在社會上是有名譽有地位的人，假如他真的不給，那我們把他的臭空頭轟出去，這名譽上的損失，總比一千五百來得大吧？哈哈……」作者用這個方法來處置孫文賓的一部份題材，實在是很別緻很有効，孫文賓的可惡嘴臉，馬上在讀者面前浮現出來。作者又借他的房子石可攻的嘴說：「——只要我想起我姐姐臨死的那一番痛苦的掙扎，我就對這狗東西恨入骨髓。那個時候，我的姐姐難產，醫生老是搖頭說沒有希望了，我跑去夜總會找孫文賓，我把他的房門推開的時候，你想，我看到了什麼？哼，孫文賓這狼心狗肺的東西，他一手拿着酒杯，一手抱着一個女人在親嘴。我一見氣煞了，上前去猛力地拉着他要走，冷不提防他飛來了一隻狗腳，我一氣之下，把桌子推翻了，順手拿起了酒杯向他扔過去……你說，對這樣一個混蛋，我能寬恕他嗎？」不但如此，他還趁火打劫，誘姦江起波的老婆，刺死了江起波，最後雖則難逃法網，實在是死有餘辜的。羅星春本來是個有為青年，曾經有過積極表現，不幸意志薄弱，爲孫文賓所同化而墮落了，向初批評他道：「你當時被生活所迫，走投無路，所以我要贊同你暫時幹這份工作。但你別忘了，你當時告訴我，你只替他們寫新聞和校對，我並沒有贊同你去跟文賓胡作亂爲。現在聽你的口氣，好像你已跟他同流合污了！」但

忠言逆耳，星春反來教訓他道：「可是你別以爲石可攻的話，每一句都是對的。他這個傢伙就是犯上了嚴重的幼稚病。哼，今天反對這個，明天反對那個，一開口就喊打喊殺地，總有一天，他會跑到槍宣去吃咖喱飯！」星春就是這樣執迷不悟，貪圖一些小便宜，結果也落得和文賓同樣收場。

丁尚初和石可攻，都是富有正義感的知識青年，前者態度較溫和，後者却非常硬朗，倔強。尚初，是個越窮越堅定的人，他生活嚴肅，慷慨好義，自己失業快兩年了，沒有固定收入，還不時拿錢開濟江起波。他見江起波因殘廢生活困難，自己又沒有能力多多幫助他感到遺憾。他聽到起波的老婆跑去當酒吧女郎，感到痛苦，認爲太荒唐。當起波覺得活在人間沒有用處時，他會安慰道：「……這年頭大家都是苦的。可是，我們不應該消沉下去，這世間不知有多少人跟我們遭受同樣的不幸。我們應該爲爭取一個美好的將來而繼續堅持下去！」當秀雲眼看丈夫被害自己被害要去自殺，作者通過尚初的口說：「秀雲，你不應該死，要死的不是你，是孫文賓，是這個腐敗的社會！」尚初是作者所歌頌人物之一，他是正義的化身，可攻却是個硬漢子，他與孫文賓是勢同水火，後者表示要和他談話，他挖苦地說：「談什麼？到底是談歌女和舞女，還是談勒索

和敲詐？」對方要想討回錄音帶時，他諷刺地說：「怎麼會開玩笑呢？它不是反映了這個社會卑鄙醜惡的一面嗎？」後來，他眼見秀雲一家的慘運，更是義憤填膺了：「哼，孫文賓，你害死我姐姐，你姦污秀雲，你玩弄了世間多少女性，今天又殺死了起波，你這卑鄙下流，窮兇極惡的狗種，老子今天非給你一點顏色看不可了。」熱情青年的倔強性格，從可攻身上表現出來了，作者創造這些人物，是下過一番心血的。

「封鎖線」獨幕喜劇該是征雁初度的嘗試吧，一般劇作家很少寫喜劇的，因為喜劇題材不容易處理，也難寫得好，它不是胡鬧、滑稽，它在好笑中帶有眼淚的，古代希臘偉大喜劇家亞里斯多芬的作品，也不是供人發笑而已，其中是有着諷刺和反抗的成份的。即如十八世紀意大利的喜劇大家哥爾多尼的作品，何嘗不是如此。中國的喜劇作品委實太少，但曹禺的獨幕喜劇「正在想」都是很有份量的。在馬來亞可不同了，我們有一位喜劇大家李星可，他的「快艇」，「釣金龜」和「掛景」都是多幕喜劇，也是他的主要作品，獨幕喜劇也有過「大衆顧問」呢。征雁的「封鎖線」是寫得很輕鬆有趣的，自然，其中也有辛酸。內容簡單，描寫一羣因乏的中學生與女房東對立。他們沒有錢繳房租，女房東是隻雌老虎，沒想她是條封鎖線，難得越出雷池一步。作者把它用作書

名，看來是很喜愛這幕劇的。

劇裏寫的是四個高中畢業生，住在一起，但却找不到工作，遭到失業無錢的痛苦，他們雖各有理想和抱負，也無從實現。他們過饑餓的生活，徬徨苦悶，也能無可奈何地作自慰。一天上午，他們窮極無聊，互相調侃，自嘲來開心，却給女房東喝住了：「哼，一大清早就吟經，你們開心呀！房租欠了三個月還不還！開門呀，我要拿錢。」這一着果然把他們嚇住了。一個是賣過冰淇淋的，現在也不出去賣了，因為「沒有本錢了，還賣個屁！欠了老板兩三天的債，還好意思去嗎？」

一個是靠稿費來維持的，現在說：「別提了，我出那本書，稿費是一百五十塊。到目前為止，我已經拿了他兩百塊了。以前我去的時候，那老板還跟我稱兄道弟，現在我一去，他就知道我來意不善，老是板着一副棺材臉，只見口唇不見牙齒，你說，我還好意思開口嗎？」另一個比較有錢，在迷戀茶花女，找刺激，四維批評警告他：「我說你現在這種行為也未免太荒唐了，你家裏雖然有錢，但你總不能這樣胡鬧。你今年「南大」考不到，現在應該努力溫習一些功課，明年再考才有希望……」但貴州並非不知茶花女靠不住，而是不能自拔：「……老實說，我知道李愛利是不會就潔的，我知道她經常跟那

些狗東西鬼混。可是人的感情總是很奇怪，多少次我想把她忘了，可是我心裏頭老是有一種難助難助的感覺，就是食之無味，棄之可惜。……」還有一個是因為待遇太低，寧願餓飯也不幹，他說：「……那老板只答應給我三十塊錢一個月，他簡直把我們高中生當作小學徒！哼，高中畢業生，月薪三十塊，你叫我怎樣出去見人？」善天的思想是不正確的，誰也沒有叫一個高中生永遠做三十塊錢的職業，做低薪職業是一時權宜的辦法，所謂「馬死落地行」，沒有什麼見不得人。家興提醒他：「現在人浮於事，你不做，別人等着做。你不想想，多少大學畢業生，不是每天在量馬路？何況是我們這些半桶水的高中生？」而善天是甘願量馬路，挨餓的，他說：「……反正這是一個社會問題，責任不應該由我們來負。你想，讀了十多年的書，難道我們的生活不應該比那些沒有知識的人過得好一點嗎？哼，叫我一個月拿三十塊的薪水，我才不幹！」本來幹與不幹，各有自由，若是以為自己有了「一點知識，便應該比沒有知識的人過得好，那就不對了。所謂沒有知識的人，一般是指勞苦大眾，要是我們尊重勞苦大眾，懂得勞工神聖的道理的話，則這些人的生活應該比任何人都好才對，所以善天這個人，是充滿知識份子的劣根性的。後來雲青也指正他：「……你想要有出路，就得苦幹一番，我說你這種好享受的

思想簡直就是一個小資產階級。你看，你已經「摸街」了還要抽煙，這筆錢本來是可以省起來的。」在衆人的勸導下，終於也接受八十元待遇的夜學班教員職位了。最後，家興和景州要進大學，四維和善天去當夜學教員，總算有了一條出路。當然他們不再給女房東看成無賴，也能衝破她的「封鎖線」了。

也許是寫喜劇的原故吧？在對話條詞上也顯得活潑些，充滿幽默，諷刺，自嘲，挖苦，調侃等等令人發笑句子，而且，藝術方面也運用得不少，諸如我們這幾個難兄難弟，今天都「摸街」了，先拿一點錢來吃早點。」「告訴你們，住霸王屋沒這麼容易。」「呸，沒錢？帶女朋友去拍拖就有錢……」「那狗東西的肚子給我摔了兩下。」「呸，今天沒有我們，你的鼻子一定變成「鹹魚餅」！」全文幾乎全是笑料，作者又給其中幾個加上排骨，昆王，煙仙等綽號，這些都和笑料有關的。「一僕二主」的中國翻譯者說：「我在翻譯過程中，一面翻一面常忍不住失聲大笑。」我覺得在羅佈置這喜劇的笑料是煞費苦心的，我們讀下去也常常忍不住笑了出來，我倒希望作者能多創作這類喜劇。「一僕二主」的譯者又說：「要排此劇的意思是覺得中國的喜劇太少了，他希望在他離開中國以後，能把這愉快笑聲給我們留下來。」我相信這段話是適合馬華劇團去學

習的，讓我們注意喜劇，排演喜劇吧，給馬來亞觀眾帶來極大的喜悅與愉快的笑聲！

三 評小說散文及其他

征雁的小說集「寫途」，登載了「方唐」，「黃校長」，「李山的家」，「夢裏湖山」，「下鄉第一課」，「懷想」等六篇小說。份量雖不多，在馬來小說界上也是難能可貴的收穫。在這寥寥幾篇小說中，青年作家征雁已經隱約地閃露自己的藝術手法的光芒，當然，這只是雛形，還未到成熟的階段。老作家章叢的序文有說：「……在讀他的文章時，總覺得它多了一些什麼，令人很容易地將他的作品一口氣讀完，原來這是他的熱烈而坦率的筆觸，但同時又覺得像缺少了一些什麼，原來他缺之了的是嚴謹的藝術手法。」是的，征雁是有顆熱情的心，一支坦率而流暢的筆，所以他的作品令人很容易一口氣讀完，這是他的創作上底優點；至於缺乏了嚴謹的藝術手法一層，我以為，這一缺點，征雁會在未來的歲月中，很快地克服過來的。所謂缺乏，並不是沒有，而是程度問題，我說過征雁已閃露了他底藝術風格的光芒，而且，優點與缺點是互為消長的，優點長成反映出缺點的消除，這點，則有待于征雁底再努力！「文風」編輯告影說：「他的

作品有一種風格；沒有喧嚷，沒有火氣，也沒有情感的過刺，他，他有一支不慌不忙的敘事和敘情的筆。」如果說他的小說與散文，大體上是对的，要是指他的劇作，那就不對了。倘若他的劇作是「沒有喧嚷沒有火氣」的話，相信是沒有人去排演它的，更不用說上多少次了。

這幾篇小說的產生，我們可以先看作者的自白：「這小集子裏收集的幾個短篇，都是四五年前我在讀中學時的習作。那時候，我正生活在一個很單純的環境裏，生活圈子很小，年紀亦還輕，由于經歷有限，體驗不足，對一些問題的看法還不深刻；對某些題材的發掘亦未必正確。」所謂「經歷」，「體驗」，「看法」，「發掘」，「深刻」，「正確」等等，都與作者的世界觀有關的。如果作者的世界觀不正確，即使再加三十年的經歷，也不會寫出意識正確的作品，那麼，他的體驗也落了空，看法無論怎樣也不會深刻，發掘也不會正確的。試以港派某些作家而論，他們的著作可謂汗牛充棟，他們的經歷體驗等等，誰也不否認是豐富的吧！但我們敢肯定地說，他們的作品並非屬於我們傳統的嚴肅的正派的文學底範圍，他們不過是低級趣味的庸俗無聊的渣滓。一如摩登查舞曲不能與裴多斐的月光曲混為一談般。我上面說過了，征雁的世界觀無疑是正確

的，否則他的劇作也不會有人上演。那麼，經歷體驗等等，在時間歷程中會克服過來的。

「方唐」是作者用第一人稱的「我」來敘述接觸主角方唐的經過，三次的接觸，對方都有三種不同的生活方式，作者用旁人的態度平鋪直敘地勾出方唐的面相。方唐的身世是可憐的，作者透過第一人稱來說：「我已經多年沒有見過他了。在我依稀的印象中，他好像是小學還沒唸完，就跑到外頭來混的。聽說他父親死得很早，目前有個年老的母親，住在我們那個鄉間，生活過得很困苦。」

方唐離家之後，就好像把自家的母親也忘了，不但沒有回去看過她，就連錢也不會寄些回去過。方唐在社會上變成抗手小偷，旅館的老板茶房，都很注意他，有一次他換到旅店找機會，給人拘留，幸而這個「我」來解了圍，還給他兩塊錢回去。據方唐說，他本來有工做的，因為工廠要罷工，結果失了業。如果他的話可靠，便是為社會犧牲的。但他畢竟是個流氓，所以三個月後又因欠人賭債而求人擔保了，這個「我」便白白為他出了保金。後來又再碰頭了，真是「士別三日，刮目相看」，「他已經一改以前的那一幅可憐相。他戴起了黑眼鏡，頭上斜斜地套着一頂橘色的絨帽，嘴邊嚼着一根香煙，還穿着長褲，儼然像個來頭不小的人物。」他已做了暗牌，還換出手槍來示威。像

方唐這種人物，社會上有的。作者勾勒他是沒錯的，只是輪廓未夠細緻吧了。

「黃校長」一文也是用平鋪直敘第一人稱的方法寫的，作者目的是刻劃這個教育界的淫虫、欺騙，于是一節一節地暴露他的可惡，凡有女人都想找機會染指，還妬忌女同事與男同事的相好，盡情插足其間，干涉、破壞，而且振振有詞：「我認爲，你跟慧君又不是夫婦，但每天傍晚都並肩到市場上去散步，這個，的確有點不大好看。」同時，也顯很大方：「……本來嘛，我很贊成自由社交，自由戀愛，不過要有一個原則。再說教育工作是神聖的，我們教育下一代的，當然生活要嚴肅才可以。比如說，剛才你跟慧君躲在這房子裏，這種現象，老實說，恐怕會影響學校的名譽的。」但，給人回敬他：「你時常到公館去捉麻雀，一撿便撿到天亮。第二天回到學校提不起精神就伏在課室裏睡覺。這種現象，我想對學校的名譽也值得考慮吧！」這時，他只有支吾其辭了。他本身是個淫虫，曾經在南馬搞出風流案，作者借一個舊教員的口說：「那當子，他跟學校裏的一個女傭人搞上了，到頭來那女的懷了孕，老黃竟忍心把人家拋在一旁。後來事情揭穿了，鬧得滿城風雨，我們的黃校長不得不縮起尾巴，溜到這裏來。」假期來了，男同事大多回家，這就成了黃校長的偷香機會，不幸他沒有成功，還遺下拖鞋一隻給人做

把柄，挫了他的色狂銳氣，以後才稍稍斂跡。作者着意雕磨黃校長的神色惡態是對的，也相當浮凸。但作者的藝術手法實在太舊，以致整個故事缺乏真實性。一個老奸巨猾的色狼，他的像香手段不會如作者所寫的那樣。而且，以一校之尊的校長也絕不會容許他的下屬不停地挖苦他指斥他。

以「李山的家」來和「新的課程」比較，我是寧取後者的。但在小說而言，「李山的家」實是征雁小說裏最有份量的一篇。小說家韋景說：「讀完了『李山的家』後，我們只像看了一齣輕鬆的電影。」雖然如此，以青年寫作水準來說，是站立得住。李山是一個死了前妻而後來靠韓戰發了一筆財的小商人，維尼是一個追求享受而開窮丈夫跟李山同居的蕩婦，他們是對露水夫妻，感情建立在金錢上。照理，李山一破產她便要拋棄走路的，那裏還要做「迷西」來養家呢？因為李山不是惡霸不能把她壓服的。

這樣說來維尼早就會出走，決不會等到後來的，也不會做「迷西」來養家，倘若也有這種賢良品性也不敢跟李山同居了。李山也明知破了產便會失去維尼，因為他用金錢勾上對方的。所以破產夫妻，在李山來說，一點也沒有委屈。那末，這篇作品便會失去它的主題，也無寫作的必要了。一般青年寫作人，常常犯上這個錯誤，並不以征雁為

然。不過，這到底是作者藝術手法最露光芒的一篇，我們且看它開頭那幾段多麼動人：

林成成的巴士站只剩下最後一輛巴士，夜已經很深了。

「東方花園」在微風細雨中靜悄悄地睡著了。街道上一片寂靜，那巴士女郎抹去了面頰上飄來的雨絲，穿起了蓑衣，就按了一下鈴；那個坐在車頭打盹的司機，不耐煩地睜開了眼睛，便動起引擎來。

車子像隻咆哮的野牛，打破了深夜的沉寂。它來勢汹汹的繞過了五邊燈，就直向亞逸依淡開去。（三十六頁）在青年作家裏，像這樣清新細緻的描寫，是絕無僅有的。結尾一段也頗見匠心：「明早，當旭日從海面上昇起來的時候，山頭的霧氣是會煙消雲散的。那時滿山碧綠的光彩會把檳城點綴得更美麗。一羣羣的山鳥也將奮翅高飛，越過山峯，飛過海洋……」（五十頁）

「下鄉第一課」是寫一個恃才傲物的中學生，到鄉下教書得到一個最大的教訓，使他切實知道自己的學識原來是微不足道，一知半解，自己還要在現實面前上最實際的第一課。這篇小說對那些自認為了不起的中學生來說，是很好的教訓。有些考到什麼的中學生，就像文中老莫那樣，自命不凡，「面孔常常是冷冰冰而帶有幾分高傲的脾氣」，

什麼職業都不放在眼內，非高人一等不可。「老莫不到鄉村去，是很自然的。他出生在一箇中等家庭裏，一向過慣了嬌生慣養的生活。一想到下鄉去吃苦，他便躊躇不前了。再說他的父母親也認為他是個天資很高的青年，讓他到山芭去，實在有點不值得。」後來因為在都市裏找不到職業，又怕別人笑他吃不起苦，便「大材小用」地去鄉下教書，那裏料一天來了個農夫，求他寫付對聯，這一看幾乎當場出醜，因為對於這方面完全疏忽。幸而他靈機一動，第二天一早他就起身，到外頭去散步，一心一意地注視著家家戶戶門口的那兩行紅底黑字，……在黃土路上繞了一個大圈子之後，他總算挑中了一對比較滿意的，於是把它記熟了下來，回到學校後便立刻寫下，好容易地才應付過了這一關。」後來在咖啡店裏，老板請他看一張公班衙來的英文信，「老莫一看到是豆麥字，頭就有點發。但他却鼓起勇氣讀下去，可是讀到最後一個字之後，他還不懂信中說些什麼東西，因為他覺得滿紙都是生字。」沒有辦法，索性承認自己不大懂，把很多英文字都忘記。「聽了這句話，那個胖老板的臉上掛着一個很難叫人猜得透的表情！他裂開嘴微微地笑了，笑得很不自然，像在嘲笑他，又像在憐惜他。老莫看到這情景，心裏更加難過。」這些，都是給他最有用的再教育！

「懷想」是篇很成功的小說，內容描述巴崙先生在某中學任教的遭遇，雖然他四面楚歌，却還有個非常同情他的級長。作者盡力刻劃級長對他真情與關懷，也刻劃了巴崙先生的個性和不幸。巴崙先生是印度人，是個態度溫和的老師，他是研究化學的，很不幸那間中學缺乏的是數學教員，硬派他去教數學，「這一份職務，使他精神上蒙受了很大的痛苦。學生對他的卑視與無禮，曾經重重地創傷了他的自尊心。」

好在他是個很有耐性的人，要不然他是會因此氣得發狂的，他從不對學生發脾氣，當他們在教室裏無禮取鬧的時候，他只是站在那兒，望着他們，嘴邊還掛着一絲微笑。……「巴崙不會教數學，被學生譏笑，這不是他的錯，錯在學校當局。罵他「驕吃」，這是非常冤枉與無禮的。然而，全班裏面只有一個級長同情他。有一天，「巴崙先生照樣地懷着一種不得不迎接嘲笑和卑視的難堪的情緒踏進了教室，級長的心情也跟往常一般，他正爲了巴崙先生即將再遭到同學們的無禮對待而難過。」這種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心情實在一天也難忍受的，「當巴崙先生往黑板揮動他的粉筆時，嗚嗚嗚嗚倒彩的聲浪又起了！有人在敲桌子，有人在拍着馬單線紙製成的紙球，從這張桌子拍到那張桌子去。……忽然間，嘩的一聲，不懂是那個傢伙把一支粉筆頭丟過巴崙先生的頭，剛好打

中黑板的邊沿。」這樣胡鬧，他算是佛也會發火的，他終於忍不住了：「請你們不要這樣，假如你們不歡迎我的話，我隨時可以走！你們不要用太無禮的態度對待我。你們是人，我也是人，不要以為你們不能忍受的事，我就能夠忍受。……」到底巴崙不能不辭職了，他神色憔悴的對大家說：「我感到非常抱歉，因為這半年多來，我不能使你們的數學有所進步。作為一個教員，我是很慚愧的。現在我要走了，當然我不想再提起我們過去的不愉快的事情。我也是個做過學生的人，我明白你們現在的心境。但是，時間對你們是有益的，再過十年或是八年以後，你們不妨自己來批評一下你們現在的這種行為……」這臨別贈言，連最淘氣的幾個也難過了。最後，他留下一張字條給級長：「我已經決定捨今天傍晚啟程的輪船，回到我自己的祖國去，請不要把過去的不愉快的事記在心頭。忘了它吧！就當沒有這回事好了。今後，我將帶着一份榮耀，在那遙遠的印度洋之濱，望着你在學業和事業上的遠大成就……」巴崙老師確乎給學校級長一份深厚的友情。作者是下過一番心血刻劃的。我再說，這是征雁一篇成功的動人肺腑的小說。

「在船上」雖然編在征雁的散文集裏，實在是一篇小說，而且，也是一篇寫得很好，小巧玲瓏的小說。像中國東北作家蕭軍的「大連丸上」一樣簡潔，可愛。這是一篇很

成功的速寫小說，不是散文。船上的搭客們，查票員，駕駛員等等，都給作者一一攝下鏡頭，所取的角度，都是恰到好處的。內哥是寫一條客船要往木蓮山，一個貧窮的老太婆，帶着弱孫女，要往木蓮山醫院，探望垂死的兒子，希望查票員同情她，原諒她無票搭船，怎知不但船上職員大發火，有些搭客也極不耐煩地咒罵她。終於把這兩婆孫推上岸去，作者簡單幾筆鉤出了人間冷酷，無情：

「快點出去，船就要開了。」查票員大怒，要這老人上岸去。

「多麼多麼，我求你讓我坐這一次，以後我不會再來的。」

「快點，我說不可以就不可以，出去，出去！」

幾個娘惹又在咬耳朵：「你看，氣死人，船要開又不能開！」

「是呀，叫她出去又不去！」

一個客客插嘴說：「這種人不講理，不知羞恥，實在沒有辦法。」（二十六頁）
征雁的小說不多，但以「懷想」與「在船上」為最好，「李山的家」也是不錯的。

這幾篇小說在藝術手法上，佈局上，對話上，描寫景物上，都顯得較生動，自然，清新

的，沒有那種說教、死板直鉅的缺點。

征雁的散文集「後方的詩箱」，收集了幾篇散文和書評，雖然份量太少，却也不無可觀的。散文的寫作，似易而實難。馬華文藝界並非沒有散文家，而是他們創作得很少，同時作品上總覺得缺少某些因素。馬華散文家們，實在應該細心地向中國散文家學習。中國散文家如陸蠡、李廣田、羅尼、何其芳等等，都達到國語水準的，他們的作品，豈只是細緻美麗而已，也是有哲理的、有血有肉的。寫散文的困難，非局外人所知的曉的，征雁在「後記」有說：「但我曾經殫心瀝血，花了整整一個星期的時間，日思夜想，却寫不出一篇短短一千字的散文來。」從這點來看，則我們不能對馬華散文界要求過苛，是不能用別一種尺度去量它的。

「夜裏開動的火車」，該是作者最滿意吧？因為它從頭到尾幾乎每一個字都是經過雕琢出來的，也就是所謂耗費了不少心血，抒發了不加掩飾的情感吧。然而，我却感到作者上天下地的拖得太難了一點。如果要欣賞作者奔放的感情，就非看全文不可。在這裏還為舉例，以見作者耗費心血的一斑：今夜，我只想在車上找一位可以談心的伴侶，設使我的這個希望不能實現的話，那我會選擇一個比較安靜的角落，利用一整夜的時間

坐在那兒沉思遐想。要不然，我將打開車窗，在輪聲軋軋裏，望着這夜裏開動的火車，在遼闊的海岸上冒雨迎風。

你別擔心我在這漫長的旅途上會感到寂寞。只要我的心靈上那美麗的憧憬不會泯滅，縱使我去到了天涯海角，這種憧憬會是夜空中的一顆明亮的星，它會指引夜行者應走的方向，它會溫暖了流浪者那創傷的心。……（二十二頁）

「長堤夜話」一篇，是充滿着人情味的。字裏行間流露出作者真摯的情感，熾熱與關懷。絕非無病呻吟之類可比。朋友，尤其是知心朋友，實在難找。所謂「相識滿天下，知音能幾人？」彼此肝膽相照，有談不完的話：

我們經常喜歡坐在那座古老的炮臺旁邊的一張石椅上，在一陣陣迎面吹來的涼快的海風中，你顯得格外健談。我們時常會談上四五個鐘頭，而不覺得有點疲倦。我想，這是因為你在生活上有過太多的遭遇與感受，很想把你的委屈與憂鬱傾訴出來，但在流落他鄉的日子裏，你總找不到一個可以暢談的對象。一旦回到了自己的老家，找到了你多年的朋友，於是，你的牢騷就像缺口的江河滔滔不絕。這些人生旅途上的不平凡記錄，就是你訴之不盡，說之不完的夜晚資料。（十四頁）

我有時也會回頭來想一想，認為我不應該對你有過份的要求。但我們總希望你能振作起來，躍出這污濁的泥河，不要長此隨波逐流，永遠沒有翻身日子……（十六頁）

「誤解」是作者對友人與表示高度關懷，開導，規勸，與懇切的真情，懇求對方不要因為蒙受委屈而走上極端，應該拿出成績來，讓在周圍誤解的人有個機會重新認識作者道：

假如我們把社會當做是一個大灰爐，那麼，朋友，我們將帶着一份關懷的心緒，看着今天這塊投在熊熊火焰中的，到底是一塊真金，還是一塊爛鐵？（十二頁）

「驕傲初唱」是作者離開學校投身社會的一首別離曲。其實，除了失學者，有誰不經過這階段呢？它是一個舊的結束和一個新的開始，脫下校服，分嘗社會的苦酒。臨別依依的心情，在作者深厚的：

像是暮年體識着人生，又似黃昏依戀着白晝，今天，眼看着我們那同案一堂的學校生活即將結束，大家都會爲着時光的不再而感到無限依依……

這一段切確感應的日子，這一份真摯純潔的友誼，還有那一片關懷勉勵的熱忱，在我的生命史上是一頁最值得頌頌的詩章。只可惜這些我們所熱愛的，所珍惜的，都將隨

着歲月的逝去而留給我們一個美麗的回憶，一個永遠也不再回來的夢境。（八頁）

好了，夠了，舉出上面這些例，相信讀者們也會從中欣賞到作者情感的奔放和豐富藝術手法，到了什麼程度了吧？其詳，自有征雁的散文集在。

四 征雁的藝術觀及其藝術手法的成就

我們要知道，凡是文藝作品——作家通過藝術手法形象化地刻劃人物與故事——它必需具有一定的相當水準的藝術價值的，否則，那篇作品不能算是文藝作品，或者成爲公式主義的糟粕。如果文藝作品無需講究藝術技巧，則每天的新聞報導，已夠驚心動魄，不必作家去殫心血地加以創造了。要是一篇作品只注重藝術的加工，而作者的世界觀——立場、觀察力——不正確的話，那麼，它是喪失了社會價值，只是架空的唯美主義的東西。所以，一篇好的作品，是藝術價值與社會價值統一的作品，也就是一篇有份量的現實主義的作品。有些人很大意地只讀作品裏的藝術價值如何如何，這很容易使人誤會，而且，也會流於唯美主義的觀點。

作家征雁的世界觀，我前面說過了，是沒有問題的，換句話說，他的立場見解是正

確的。這個，從他的劇作，小說，散文，可以看出來的。現在，我們進一步研究他底藝術觀。綜觀征雁的作品，他的藝術手法完全受馬華作家的影響，他是繼承馬華作家的藝術手法而發展下去的。我們要知道，馬華文藝界自從自覺地明顯地走上自己的道路。這一新形勢與實踐顯示下，告訴我們馬華文藝不但取材當地而已，還須要有鮮明的強烈的地方性的色彩。否則，它不能積極地負起新時代所賦予的任務的。由於文藝作品是要用藝術語言來創造，於是吸收民間的具有共通性的大眾語，加以藝術的洗鍊和應用，是馬華作家的迫切工作，也就只有這樣，創造出來的文藝作品，才具有馬來亞的色彩。這樣的作品，才是馬來亞作風與馬來亞氣派的，也便是馬來亞人民所喜聞樂見的作品。由於征雁的藝術手法是受馬華作家的影響，所以征雁的藝術觀也和當代的馬華作家的藝術觀相同的。在「幾個口語的淺例」中，征雁有說：

這是無可否認的，作品中國語運用得恰當，描寫得活潑，足以提高它的藝術價值和真實感。鐵抗在他的一本遺作中說：「一大段關於人物性格的抽象說明，不如一兩句適當生動的對話來得真切。」可見國語的運用，在文藝創作中佔着一個很重要的地位。

我們生活在馬來亞，因此，我們作品中的口語應該發揚於馬來亞。這個地方因為是

各民族雜居的所在，有些口語是各民族所通用的，諸如頭家，估價，巴士等都是。假如我們現在這個句子說：「那個店東叫他的伙計搭公共汽車去收賬。」就不如這麼寫：「那個頭家叫他的估價搭巴士去收賬。」來得真切。或許你也常發現到此時此地的作品中的國語有些並非馬來亞民衆所慣用的，這有可能作者對人物不十分熟悉便濫用國語，也有可能是作者受了一些外來書籍的影響。舉個例子說：一個粗工在罵人的時候，說了一句：「他媽的」，這就會使讀者發生不真實的感覺，那倒不如用：「丟那媽，挨記媽」來得比較自然。

總之，口語的運用是艱難的，但我們不應該知難而退，既然要創作，就得逐步克服困難。所以，留心各階層人物的談吐，發掘他們在日常生活中所慣用的口語，是每位寫作者迫切需要的工作。

征雁的持論，和我們的見解相一致的，發揚光大的。可見新興的青年作家們，對這問題多麼的重視，掌握，和實踐了。現在，讓我舉出作者運用口語方面的成功處：

「高灣，可以開船了，已經就擱很久了，我們不能打汗。」

「這隻船不是他的，他是吃頭路的人，要是他讓你坐，給頭家查到了會被烏公，要

創出更大的功績。

割估埋工的。」

「幹令媽，今天真衰，碰到這個老傢伙！」

「威家創是她的，丟那星，叫她走還呆在那邊。」（以上「在船上」）

「哼，你這樣給他，你給他看聽。你不叫他跟令伯拿，現在他們再跟令伯攔，令伯馬上打一支給他夠。」（方唐）

「吳「打波」，你以後不會好死的！」

「……我這個壞命的「渣某」，在醫院裏做「迷西」，回到家裏還要做工……」（以上「李山的家」）

「是啦，這是一張羅地。」（下鄉第一課）

「他的父母，統統「馬地」了！」

「呸，「審密」，你不要把我講衰！」（以上「潮來的時候」）

「……去年我們要求加工錢的時候，他一分錢好像牛車輪那樣……」（夜渡）從這些對話看來，可見作者是很注意吸收民族方言的，而且，也運用得很生動，活潑。這便是他的藝術手法應一部份。此外，作者對於描寫風物的手法，也是很到家的：

三月將臨，是雨季，西海岸幾乎每天都落着清明雨。

一個傍晚，又是風蕭蕭，雨綿綿。窗內，已經漸漸地暗了下來，很淒清；窗外，遠遠地，一簇簇支離破碎的村舍，本來就有些暮氣沉沉，此刻在風雨中，那朦朧的輪廓愈顯得蒼老了……（黃校長）嘩嘩嘩嘩的海潮，老是連續不斷地湧上來，又退回去。每當一陣陣轟隆的澎湃聲响起的時候，那緊接而來的浪花便隨着四處飛濺……

他佇立在海堤上，褲角早已潮濕了，但他不曾移動他的腳步。他正把視線投向茫茫的大海，雖然他難得有機會到海邊來，但自從巴崙先生乘風歸去以後的這些日子，他總喜歡在勞碌的生活中，偷閒來到這印度洋之濱，帶着一份隱痛的心緒，對着無限的長空和漂游的海洋望風懷想。（懷想）

從這些描寫手法看來，足見作者是深受馬華名作家的影響。是的，要想寫出馬來亞作風與氣派的作品，只有認真地向當地名作家學習，以便吸收人家的成就，來豐富自己的筆觸，背出于藍地創造出更好的文藝作品，我欣喜地看到青年作家征雁的成就，也預感到馬華文藝勢將日漸強大，在世界文壇開花。然而，征雁的藝術手法並非沒有缺點，因為他還未達到爐火純青的地步。在人物對話，與人物心理的描寫，景物的刻劃上的修

詞等等，是尚須洗鍊的。比如作者常常有意無意地用了舊詞句，作為描繪的色彩，這是有害作者藝術情操的。如：

靈位上，輓軸橫掛，白燭高燒，香煙裊裊，悵悵，淚影交錯，淒涼。幾次三番把你的遺像仔細端詳，百般愁思在我的心中悵悵周轉，那滄桑往事，使我不堪回首，這傷情靈座，叫人難以消受！

你卸下了生活的荷負，帶着未竟的遺念，既往兩柯搜索；我負起了情感的巨債，追思你的遺愛，將向人海飄航。此去經年，重洋遠渡，難子作客他鄉；每年寒食，淡酒哀歌，誰人與我哭天涯？（情感的巨債）

……她們望望天，天蒼蒼；看看海，海茫茫，木蘆山，坐落那遙遠的彼方，很渺茫……（在船上）

這使人有讀舊詞之感。用這種修詞去寫散文，是失敗的。雖然在作者是花了很大的心力。

五 結 論

在馬華青年作家羣中，征雁的成就是很突出的。而且，是多才多藝的，劇本、小說、散文，都有了可觀的成績，尤其是劇本創作，更顯出作者的才氣磅礴，光輝燦爛。以這幾年青，而有如此的魄力與成就，實在難得的了。征雁在劇本上的優點，就是以遠寫的筆觸，很敏捷而聰明地把故事鉤動出來，這就是征雁自己獨有的藝術手法。征雁現在還很年青，前程無量。希望征雁珍重自己的藝術手法的優點，更進一步地加以洗鍊，提高，為馬華文藝創下不朽的業績。作為馬華文藝的忠誠擁護者的我，是興奮地殷切地期待着的。

征雁在「窮途」再版序言說：「現在，我已經告別了那個單純的環境，生活在個較為實際，不容我多作幻想的境況中，或許我將會看得較多，學得較現實，體驗得較深刻。而在寫作方面，我希望自己將會寫得較像樣一點。」態度謙虛的征雁，無疑前途是可以預卜的。小說家韋暈，也有語重心長的話希望于作者：「一方面能夠深入羣衆，學習與共同生活，這樣所產生的作品，才不致于平淡和表面化。同時更多的閱讀，和能夠接受前人的遺產，然後轉化了作品的藝術氣氛。」我也願所有青年作家們，能注意及之。

馬華文壇出現征雁，這證明馬華文藝的堅強與壯大；青年作家征雁，將為馬華文藝創出更大的功績。

[Faint, illegible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第二代之 恩前想後	(報告集)	劉柳著	叻九角
死亡地帶	(四幕劇，再版)	田波改編	港一元八角
新加坡屋頂下	(中篇小說)	方北方著	港一元八角
紅霧	(劇集，三版)	苗秀著	叻一元二角
沙河岸上的標歌	(短篇、再版)	征雁著	港二元
小城憂鬱	(中篇、五版)	馬陽著	港三元四角
近打河畔	(短篇、五版)	苗秀著	港一元五角
暹亮的早晨	(文藝列車)	華農編	港一元
文藝雜誌	(長篇、五版)	方北方著	港四元
後方的詩篇	(雜論集)	魏止著	叻八角
多彩的天	(散文、再版)	征雁著	港一元二角
生活的鞭子	(中篇、再版)	李叔鳴著	港一元六角
青春的光	(中篇、國版)	謝明著	港二元
新生的一羣	(短篇、三版)	芥原著	港二元四角
征服劇作集	(教育小說、改題：謝偉棠遺著)	謝偉棠遺著	港一元八角
新加坡河邊岸	(馬華新文藝創作選刊之一)		港五元
給孩子們	(小說集)	白雲著	港二元四角
赤道上	(四幕劇)	陳惜著	港一元五角
綠色的簾葉	(長篇小說)	魏天著	港三元八角
黑旗	(短篇、題版)	宋雅著	叻三角半
馬華作家二十八人集	(中篇、再版)	芥原著	港一元六角
江城夜雨	(小說專輯)	華農編	叻一元
太陽向東方沉落	(長篇小說)	方北方著	叻一元
方北方小說集	(短篇小說)	華農著	叻一元
獨媽	(馬華新文藝創作選刊)		叻一元
河上的生命	(劇作集)	劉翠英著	叻一元
半島沉雷	(短篇小說)	秋三著	叻一元
馬陽小說集	(中篇小說)	亦陽著	港一元七角
談詩歌的創作	(馬華新文藝創作選刊)		叻一元
抒情詩集	(詩集)	鍾祺著	叻一元
幸福的人	(短篇、再版)	羅林著	港二元
丘聖傑小說集	(馬華新文藝創作選刊)		叻一元
沒有作品的作家	(戲劇小說)	謝明著	叻一元
苗秀小說集	(馬華新文藝創作選刊)		叻一元
三年	(小說集)	梅拉著	叻一元
日軍侵馬痛史	(報告)	鄭文輝著	叻一元
出獄的人	(劇作集)	關新萬著	叻一元
海上的友誼	(短篇小說)	池荷著	叻一元

筆 房 一 間

六十年代馬華小說叢書，馬華新文藝創作選刊，馬華話劇叢書，海燕文藝叢書，海鷗文藝叢書

陸續出版，歡迎購買，歡迎索閱，歡迎批評，歡迎賜稿。

凡加*者均備有作者親筆簽名。欲購者直接函購紀念。

征雁剧作集

征雁 著

电子书制作人： 陈政欣

E-mail:

tcsin48@hotmail.com

制作日期： **2012 年 11 月 02 日**